我们

Мы

（俄）叶·伊·扎米亚金 著

顾亚铃 译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反乌托邦小说系列

插图珍藏版

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反乌托邦文学开山之作

直接影响《动物庄园》《1984》

王小波、村上春树致敬推荐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我们

Мы

（俄）叶·伊·扎米亚金 著

顾亚铃 译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反乌托邦 Dystopia 小说系列

插图珍藏版

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反乌托邦文学开山之作

直接影响《动物庄园》《1984》

王小波、村上春树致敬推荐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我们

作　　者　（俄）扎米亚金

译　　者　顾亚铃

责任编辑　刘佳　王一冰

监　　制　张应娜

特约策划　薛　婷

特约编辑　丛龙艳

版权支持　文赛峰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记事一
记事二
记事三
记事四
记事五
记事六
记事七
记事八
记事九
记事十
记事十一
记事十二
记事十三
记事十四
记事十五
记事十六
记事十七
记事十八
记事十九
记事二十
记事二十一
记事二十二
记事二十三
记事二十四
记事二十五
记事二十六
记事二十七

记事二十八
记事二十九
记事三十
记事三十一
记事三十二
记事三十三
记事三十四
记事三十五
记事三十六
记事三十七
记事三十八
记事三十九
记事四十

记事一

提要

公告。最英明的线。史诗。

这里，我仅将登载在今天《国家报》上的公告逐字抄录如下：

120天后，“一统”号[1]宇宙飞船即将竣工。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第一艘“一统”号飞船即将飞入太空。1000年前，你们英雄的祖先征服了全球，建立了大一统王国。现在，你们面临更为光荣的任务：你们的玻璃电动飞船，将喷射着火焰，腾空飞入宇宙空间。它将对宇宙的无穷方程式求得积分，大一统。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置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但是，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先使用文字语言。

在此，仅以大恩主的名义向大一统王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

凡有能力者，均有义务撰写专题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和其他形式的作品，对美好而伟大的大一统王国进行论述和歌颂。

这些作品，将由“一统”号首批载入宇宙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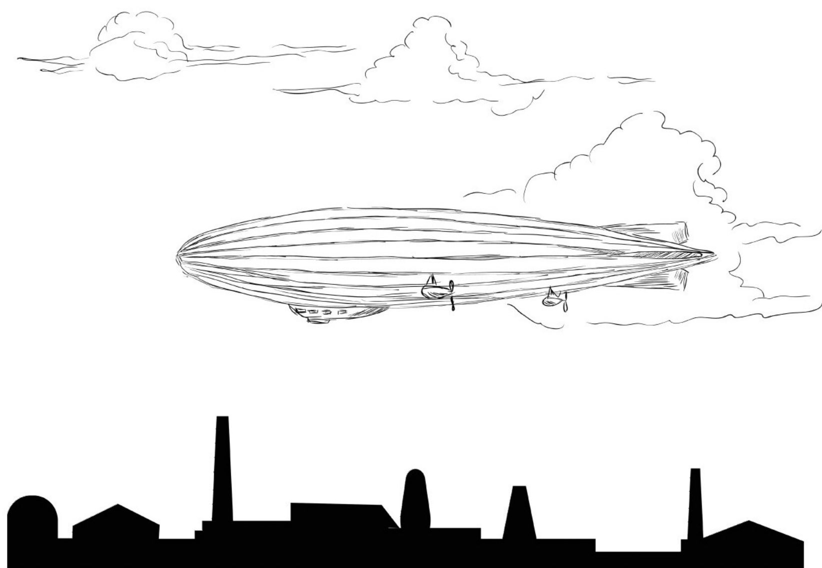
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

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式求得积分，实现大一统。是的，我们应该将不文明的曲线，按正切渐近线纠正过来，因为大一统王国的线是直线。而最英明的线就是伟大、完美、准确、英明的直线。

我是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只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数学家。我的这支写惯了数字的秃笔，创作不出悦耳而富于韵律的乐章。我只能将我的见闻实录下来，将我的思想，确切些说，将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的确是我们。好吧，就让我这部记事录也以《我们》来命名吧）。它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大一统王国数学般完美的生活所派生的一个导数。既然如此，它自然是一部史诗，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必将是一部史诗，对此我坚信不移。

在写这篇记事时，我兴奋得两颊飞红。也许，这就像一个女人初次感觉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胎动。这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将以我的精力、我的心血月复一月地滋养它，孕育它。然后，忍痛把它从躯体上撕扯下来，敬献给大一统王国。

我已准备这样去做，就像所有的号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号码）一样。我准备就绪。



记事二

提要

芭蕾舞。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X。

春天。从绿色大墙外面我们看不到的野地里，春风送来了甜蜜的黄色花粉。这甜蜜的花粉使人嘴唇发干，让你不停地想用舌头去舔它。看来，路上任何一个女性的嘴唇都是甜蜜的（当然，男性也不例外）。这多少有些妨碍我的逻辑思考。

但是，看天空！一片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古代人的鉴赏力真不可理喻。那种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团团雾气，多么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他们的诗人竟能从中获得灵感）。我只爱今天这样经过消毒的、完美无瑕的天空。如果我说我们只爱这样的天空，我相信绝没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用最坚固的、永世长存的玻璃烧铸成的，就像那道绿色大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它们至今无人知晓的令人惊叹的方程式，你可以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见到它们。

就以下述事件为例吧。今天早上，我在“一统”号飞船站工作。突然我发现眼前的机床十分清楚：车床的调速飞球不停地旋转着，一个个闭着眼睛忘我地转呀转；亮闪闪的曲柄扭来扭去地转着圈；平衡器神气活现地晃动着肩膀；钻头在无声的音乐伴奏下一升一降。在浅蓝色太阳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机械芭蕾舞”的全部美。

接下来必然会问，何谓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回答：因为这是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全部的深刻意义正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在于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在最富灵感的时候曾沉浸于

舞蹈中（例如，在神秘的宗教仪式和检阅仪式上），这只说明，自古以来人类就具有非自由的自然属性，而今天我们只是有意识地……

今天的记事来不及写完，只好以后再补写了，因为显示机咔嚓响了。我抬眼一看，显示机上闪现着O-90——当然是她啰。再过半分钟，她就会来这儿，和我出去散步。

可爱的O-90！我总觉得她长得像她的名字O。她的身高比母性标准矮10厘米，所以整个形体都显得圆滚滚的。她的嘴形也是一个粉红色的O，总是张大着聆听我的每一句话。此外，她手腕上还长着一圈胖乎乎的肉褶，就像孩子的手一样。

她进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逻辑飞轮还在嗡嗡地旋转，由于惯性作用，我只能和她谈谈我刚才思考出的结果，其中也谈到了我们（今人和古人）的机器和舞蹈。

“妙极了，您说呢？”我问道。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O-90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你瞧，春天！她说的是春天。女人家嘛……我不再往下说了。

下面大街上熙熙攘攘，因为碰到这样的好天气，我们都将午饭后一小时的个人时间用来散步。像往常一样，这时音乐机器的铜管齐鸣，吹奏着《大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个身着浅蓝色制服[2]的号码，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如沐春风，有节奏地在街上走。每个男号码和女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金色的号码牌。而我——我们，四人一排是这巨大洪流中的一股波浪。我左边是O-90（这篇记事，如果由1000年前我们汗毛浓密的某位祖先来执笔，他大概会可笑地称她为“我的”）；我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可爱，每个号码牌上映着一个小小的太阳，还有一张思想纯正、毫无邪念的面孔。不知你是否能明白……这里的光芒仿佛来自一种统一的、透亮的、含笑的物质。而随着铿锵的节拍声“特啦——嗒——嗒姆，特啦——嗒——嗒姆”，我们迈着统一的步伐在太

阳光的照射下越走越高，直朝向九重蓝天……

这时，又像早上在飞船站时那样，我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周围的一切：一条条街道非常笔直，玻璃路面铮亮，房子都是绝妙的透明平行六面体居室，还有那四方形的和谐的灰蓝色队列。我觉得，好像不是以前几代人，而是我战胜了古代的神灵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一座高塔，不敢挪动自己的胳膊，否则房墙、屋顶、机器都会坍塌……

转眼间，我的思绪回溯了好几个世纪，从正号跳到负号。显然，由于对比，我联想到了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油画：画面上是20世纪先祖们的一条大街，街上乱糟糟的，到处是人群、车轮、牲畜、广告、树木、禽鸟……五颜六色，颜色繁杂得使人发昏。可是，听说过去确曾如此。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立刻，右边像回声似的也响起了笑声。我扭过头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和两排洁白的牙齿，非常洁白的利齿。

“对不起，”她说，“您刚才打量四周的眼神充满了激情，就像神话中创世第七天的上帝。我想，您一定以为连我也是由您创造的吧。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话的时候毫无笑意，倒不妨说，还带着某些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但是我很纳闷，为什么在她眉头和眼睛里总有一种奇特的、撩拨人的未知数X，我怎么也捉摸不透，不知怎样用数字来表示。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发窘。我按逻辑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笑，可是话说得多少有些颠三倒四。我还说什么，显而易见，今天和20世纪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多么洁白的牙齿！）鸿沟上可以架上桥梁嘛！您设想一下。譬如，乐鼓、军队、队列，您想想，这些过去也曾有过，因此……”

“说得对，这明白无疑！”我大声说。

这是惊人的思想上的一致。她说的几乎与我散步前在记事中所写的一样。请注意，甚至思想也相同。这是因为，谁也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彼此何等相似……

她说：“您很肯定吗？”

我看见了她那两道在太阳穴旁挑起的尖尖的眉梢（就像符号X上端的两个犄角）。我不知怎的又慌了神，看了看右边，又看了看左边……

我右边的她，苗条，曲线毕露，身材挺拔、柔韧，就像一条马鞭。她的号码是I-330（现在我看清了她的号码）。左边是O-90，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身上一切都是圆的，手腕上还有一圈肉褶，像娃娃手上的。我们这排最靠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身体像条双曲线，就像字母S。我们四个人各不相同……

右边的I-330，看来已经觉察到我一脸茫然，叹了口气说：“唉……”

说实在的，这声叹气叹得正是时候。但是，她脸上或声音里，又透露出令人费解的东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没什么可以‘唉’的。科学在发展，如果现在不行，那么再过50年、100年……这是很显而易见的——”

“连大家的鼻子——”

“对，包括鼻子，”我几乎喊着，“如果有差别，就有产生妒嫉心的基础……既然我的是蒜头鼻子，而别人……”

“可您的鼻子倒可以说是古希腊式的呢，古时候的人都这么说。可是您的手……别抽回去，请您伸出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我最不愿意别人看我的手——手上满是汗毛，这是不成体统的返

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尽可能无所谓地说："像猴子的手呢。"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说："这可真是最最稀奇古怪的和弦了。"

她的眼睛打量着我，仿佛在掂量我的分量，眉梢又显出了X上面的两个角。

"他已登记了我。"O-90喜滋滋地张着粉红色的嘴说。

她还不如少说两句。总而言之，这个可爱的O-90……怎么说呢……她对语言速度的计算不准确。语言的秒速总是应该小于思想的秒速，而绝不是相反。

在大街尽头的蓄电塔上，钟洪亮地敲了17下。个人时间结束了。I-330和S形体的男性号码一起走了。他的脸令人肃然起敬。现在我发现这张脸很熟悉。在哪儿见到过呢？可就是想不起来。

分手的时候，I-330又高深莫测地对我微微笑了笑，说："后天有时间请来112号讲演厅。"

我耸了耸肩，说："如果正好是通知我去您所说的那个讲演厅的话……"

真让人奇怪，她回答得十分有把握："您会收到通知单的。"

这个女人令我反感和不快，仿佛她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很乐意能和可爱的O-90留下来单独待一会儿，尽管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挽着她的手走过了四条街。到了街口，现在她该向右拐，我——向左拐。

"我多么想今天去您那里，放下窗帘……今天就去，现在马上去……"O-90怯生生地抬起蓝莹莹的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可是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刚来过。她比我更清楚，我们的下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思想超前”的表现，就像给发动机超前点火一样，有时是有害的。

我俩道别时，我两次……不，应该精确，我三次吻了她美丽、湛蓝、没有一丝云翳的眼睛。

记事三

提要

男式上装。大墙。时间表。

我把昨天的记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内容不够清楚，也就是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明明白白，但是对你们来说就不然了。你们，我未知的读者们，将要收到“一统”号送去的我的记事。但是对伟大的人类文化史，你们也许也只读到900年前我们祖先看到的地方。很可能你们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例如，什么是守时戒律表，什么是个人时间、母性标准、绿色大墙、大恩主，等等。要我来谈这些，未免有些可笑，也使我感到为难。就像要一位20世纪的作家在他小说里解释什么是“男式上装”“套间”“妻子”一样。但是，如果将他的小说翻译给野蛮、未开化的人看，而不对“男式上装”做注释，那是行不通的。

我可以肯定，野蛮人瞅着“男式上装”，心里不免琢磨：“这有啥用？只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你们，自从两百年大战后，我们谁也没有走出过绿色大墙，你们也会像野蛮人一样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应该多少动动脑筋，这对你们有好处。众所周知，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由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历史。难道不应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吗？那就是，变动最少的定居生活方式（我们的），也是最完美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们在大地上东奔西跑，只是史前时代的情形。那时还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形形色色的贸易，并且还发现了两块美洲大陆。但是如今谁还需要这些？这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人类并非一朝一夕、轻轻松松地就能习惯这种定居生

活。在两百年大战期间，所有的道路都被破坏了，遍地荒草。城市被无法通行的绿色密林一个个隔开。开始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可能不方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在人的尾巴脱落之初，人并没有立刻学会怎样（不靠它）驱赶苍蝇。无疑，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没了尾巴而发愁。可是现在你们能设想自己有一条尾巴吗？或者，你们能想象自己光着身子，不穿“男式上装”在街上走吗？（可能你们还不穿衣服散步呢！）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不能设想哪座城市可以不围上绿色大墙，我不能想象没有庄严的数字守时戒律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守时戒律表……此刻它正挂在我房间的墙上，金底红字，既威严又亲切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为“圣像”之物，不禁想要吟诗或祈祷（两者都一样），唉，为什么我不是诗人呢，否则我就可以对你做一番光荣的礼赞。啊，守时戒律表！啊，大一统王国的心脏和脉搏！

当我们孩童时代在学校念书时（也许你们也如此），我们都读过古代文学中那篇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的文献：《铁路时刻表》。但是如果把它和我们的守时戒律表放在一起，你们就会发现，一个是石墨，另一个则是金刚石，虽然它们都是元素C——碳构成，但金刚石光彩夺目，晶莹剔透，价值永恒。当你们急匆匆地哗啦哗啦翻阅《铁路时刻表》的时候，你们谁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守时戒律表真正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伟大史诗中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几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准时：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里，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里，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里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里出去散步，然后去讲演厅、去泰勒[3]训练大厅，最后回去睡觉……



我可以完全直言不讳地说，关于幸福的命题，我们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统一的巨大机体，一天中有两次（16点到17点，21点到22点）分散为单个个体细胞：这些时间就是守时戒律表所规定的个人

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你们可以观察到，有些人房间里的窗帘被慎重地放了下来，另一些人步伐整齐地在洪亮的进行曲伴奏下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书桌旁写东西。任人叫我理想主义者也罢，幻想家也罢，我坚信，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在我们的总公式中，这些时间会占一席之地，一天86400秒全都会纳入守时戒律表。

我曾从书本上看到，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古代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当时他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野蛮的状态下。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还不成熟，怎么会允许人们的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没有必要的散步，对用餐时间不做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甚至谈到，当时街上灯火彻夜不灭，行人车马来来往往，通宵达旦。

对此，我实在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智慧有限，但他们总应该明白，这样的生活是真正的全民性大屠杀，只不过是慢性的、日积月累的。国家（出于人道主义）有禁令不准杀害某一个人，但是没有禁令把数百万人弄得半死不活。杀死一个人，是从整体人口寿命中减少50岁，这是犯罪行为；使整体人口寿命减少5000万岁，却不构成犯罪。你们瞧，这难道不可笑吗？这则数学道德演算题，我们任何一个10岁的号码半分钟就能演算出来。他们却不行，把他们的康德都请出来也不行，因为没有哪个康德会想到要建立科学伦理体系，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科学伦理体系。

这个国家（竟敢自诩为国家）对性生活放任自流——这岂非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都随心所欲，完全不按科学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地随便生孩子。真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我们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他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他们没有按逻辑程序发展到最后一级——婴儿生育学，没有考虑要制定我们的母性标准和父性标准。

多么可笑，多么离奇！我写下这些，又感到担心：你们这些我未知的读者，会不会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恶作剧，你们会不会以为我只

不过是想嘲笑你们，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一些荒唐透顶的事？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擅长开玩笑，因为任何玩笑总隐含着谎言的成分；其次，大一统王国的科学已经证实，古代人的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王国的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再说，如果人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即处于野兽、猴群这样的畜群状态，国家的逻辑水平从何谈起呢？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在汗毛浓密的号码内心深处，也时而能听到猿猴野性的回声。怎么能苛求古代人呢？！

幸好这种回声仅仅是偶然现象，只是无足轻重的机器零件故障，易于修复，不必中断整台机器伟大而永恒的运转。如果要卸掉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大恩主熟练的铁腕，我们有护卫局人员训练有素的眼睛……

哦，附带写一笔。现在我想起来了：昨天见到的那个双曲线的S，我好像有一次见他从护卫局里出来。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怀有一种本能的尊敬，而当举止奇怪的I-330当着他的面……我觉得有些尴尬。应该说，这个I-330……

睡觉铃响了。22点半。明天见。

记事四

提要

有晴雨计的野蛮人。羊角风。假如。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大概我常爱用“明白”这两个字，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我糊涂了。

第一，我真的收到了一张去112号讲演厅的通知单，就像她那天说的那样，虽说可能性只是1500/10000000，也就是3/20000（1500是讲演厅的数目，10000000是号码的数目）。第二……还是依次叙述为好。

讲演厅。这是个巨大的半圆形建筑，用又厚又沉的玻璃砌成，满屋都是太阳光。一圈又一圈尊贵的圆球似的光亮脑袋坐在厅内。我不无激动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大概是想看看，在这片蓝制服的海洋里会不会有O-90那粉红色的月牙儿般的双唇。咦，我看到一口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倒像……哦，不，不对。今天晚上21点O-90要来我这里。我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她，这才完全合乎情理。

铃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王国国歌》。接着，在讲演台上出现了一位录音讲演员[4]，扩音机表面闪着金光，幽默俏皮地说道：

“尊敬的号码们！不久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本20世纪的书。那位幽默作家在书中谈到了野蛮人和晴雨计。野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的指针停在‘雨’字上的时候，就会下雨。野蛮人正想求雨，就把晴雨计中的水银弄出来些，使晴雨计的指针正好停在‘雨’字上”（屏幕上放映着一个带着羽毛饰品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台下一阵哄笑）。

“你们觉得可笑。难道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更可笑吗？

欧洲人和野蛮人一样，也要求‘雨’，但这里的雨是特殊的雨，是代数意义上的雨。可是他只会可怜巴巴地站在晴雨计前，一筹莫展。野蛮人至少比他多一些勇气、干劲儿和逻辑性（虽说是野蛮逻辑），因为他做出了判断，知道结果与原因之间是有联系的。他把水银弄出来，也就使得他在那通向伟大的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我坐在讲演厅里，可是有一阵子我已听而不闻（我再次重申：我一切都如实记录，没有任何隐瞒），尽管录音讲演员讲得生动有趣，滔滔不绝。突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来这里。（为什么“没有必要”，既然给了我通知单，我能不来吗？）我觉得讲的都是废话，空洞无聊。我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转回到录音讲演员身上，这时他已开始讲主要问题——谈论我们的音乐和它的数学结构（数学是因，音乐是果），开始介绍不久前发明的音乐创作机。

“……只须简单地摇动手柄，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小时内生产出三支奏鸣曲。可是，你们的祖先作曲时非常艰难。为了进行创作，他们要使自己的‘灵感’被激发出来，就像犯了羊角风。现在，请你们来听一段他们创作的音乐吧，这是非常可笑的音乐，作曲家是20世纪的斯克里亚宾[5]（这时台上的帷幕拉开了，台上放着一件古老的乐器）。这个黑色大箱子，他们称之为大三角钢琴，或称之为皇室乐器。这件乐器也说明了，他们的音乐水平有多……”

录音讲演员下面的讲话内容，我又没记住，很可能因为……得了，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因为这时候I-330走到了“钢琴”跟前。大概她的突然出现，令我大吃一惊吧。

她身着稀奇古怪的古代服装。黑色的长裙紧裹着身子，将她裸露的双肩和前胸衬托得分外白皙。随着呼吸，她胸前那道暖融融的、埋在……之间的乳沟也随之起伏……还有那口白得耀眼、几乎亮得刺眼的牙齿……

她的脸上漾起一个微笑，就像射出一根尖刺。她坐了下来，开始演奏。音乐是野性的、疯狂的、光怪陆离的，就像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丝理性。我周围的人都笑了，当然他们笑得有道理，只有少数人例

外……可是为什么我也……我——我怎么啦？

嗯……羊角风——精神病——疼痛……我被蜇了一下，感到一阵轻微的、甜蜜的疼痛，但愿蜇得深些，厉害些。现在，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但这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透过玻璃墙砖的光线均匀的蓝莹莹的太阳。这个太阳是野性的太阳，它转动着、燃烧着，要把身上的一切都甩下来，砸得粉碎。

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号码，斜睨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模样我记得很清楚：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唾沫星子出现在他嘴唇上，破了。这个唾沫星子一下子使我清醒过来。我——又是原来的我了。

我和大家一样，听到的只是敲打琴键的不成体统、匆促杂乱的叮叮当当声。我笑了。我又变得很轻松，很单纯。那位天才的录音讲演员把野蛮时代描绘得太生动了——不必再多费口舌。

最后，为了进行对比，演奏了当代音乐。当我欣赏我们的当代音乐时，真感到妙不可言。厅里回响起水晶般清亮的无穷无尽的半音音阶，它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流淌着泰勒制和麦克劳林[6]公式的综合和音；振荡着毕达哥拉斯的短裤[7]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低回着滞缓振荡的忧郁的旋律；还可听到随着休止的夫琅禾费[8]谱线变换（行星光谱分析）的鲜明节奏……多么伟大的音乐！它的规律坚如磐石！而古代人恣意妄为、自由不羁的音乐，除了狂野的妄想，别无其他，他们的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像往常一样，大家又排成四人一排，整整齐齐地走出玻璃讲演厅宽大的门。我身旁闪过一个熟悉的双曲线身影。我彬彬有礼地向他行礼致意。

再过一小时，可爱的O-90就该到了。我很激动，是一种愉快而有益身心的激动。回到家，我赶紧跑到办事处，把一张粉红色的票子交给值班检票员。她给了我一张放下窗帘的证明。我们只有在性生活日才有权放下窗帘。平时，生活在四壁透明、仿佛由空气织成的玻璃房

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此外，这样也可以减轻护卫局人员光荣而又繁重的劳动难度。否则，少不了会惹麻烦。可能，正是古代人那奇特、不透亮的住房造成了他们可怜、狭隘的个人心理。“我的（sic！）[9]房子是我的堡垒。”真亏他们想得出！

22点，我放下窗帘，正巧在这个时候，O-90微喘着进来了。她迎面送过来粉红的小嘴和一张粉红色的票子。我扯下票根，而我的嘴却没法从她那粉红的嘴唇上扯开，直到最后一分钟——22点15分。

后来，我给她看我的记事本，还和她谈了一会儿。好像谈得挺不错，什么正方形和立方体之美呀，什么直线之美呀。她听着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玫瑰色红晕——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掉下一滴眼泪，接着一滴，又一滴，正好掉在我打开的稿页（第7页）上。蓝墨水化开了——没办法，我得重抄一遍。

“亲爱的Д，只要您愿意，我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什么呀？又是她想要个孩子这个老话题。也许要说什么别的新话题，要说那个女人？虽说好像……不可能，这未免太荒唐了。

记事五

提要

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又有益的功能。

又不对了。我未知的读者们，我和你们谈着谈着，好像你们也是……比方说，你是我的老朋友R-13。他是个诗人，嘴唇厚得像黑人，谁都认识他。可是你们生活在月球、金星、火星和水星上，谁也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是些什么人。

你们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活生生的、绝妙的正方形。它需要谈谈自己，谈谈自己的生活。你们也明白，正方形最少想到的是要去谈论自己的四个角是相等的：它压根儿就看不到这些，因为天天见，习以为常，也就视而不见了。我也总是处于这种正方形的状态之中。就拿粉红票子和与它相关的那些事来说吧，它们对我来说，不过是正方形四角相等现象；但对你们来说，可能比牛顿的二项式定理更难理解。

听我往下说。古代有位哲人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当然是偶然说出的）：“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εrgo[10]，人想统治世界，就应该控制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征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两百年大战，即城市和乡村的战争。大概出于宗教的偏见，野蛮的基督徒牢牢抓住自己的“面包[11]”不肯放手。但是，在大一统王国建立前35年，就发明了我们目前的石油食物。的确，（经过战争）地球上只有2/10的人活了下来，地球表面倒因此清除了千年的垃圾，变得光洁明亮，这2/10的人在大一统王国的琼楼玉宇里过上了好日子。

欢乐和嫉妒不过是幸福这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这是很明白的。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引起嫉妒的缘由，那么在两百年大战中

无数人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嫉妒的根由还存在，因为还有蒜头鼻子和希腊式鼻子之分（上次散步时我们曾谈到过），因为有的人有许多爱慕者和追求者，有的人却没有人爱。

不言而喻，大一统王国制伏饥饿之后（代数角度的饥饿，达到外在物质福利的总和），就开始向世界的另一个主宰——爱情宣战。最后这种本能也被战胜，也就是说，它被组织起来，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于是，300多年前颁布了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Lex Sexualis[12]。按此法典，“每个号码享有将任一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权利”。

至于具体办法，那就是技术性问题了。先由性管理局的化验室对号码们做全面检查，精确确定其血液中性激素的含量，据此制订出相应的性生活日期表。然后你们就可以提出申报，自己在哪些日子里愿意和某个或某些号码发生性关系，并有权得到一本粉红色的票本。至此万事大吉。

这样就清楚了：不再存在任何嫉妒的理由，幸福分数的分母变成了零，而分数变成了绝妙的无穷大。对古代人来说，曾经酿成无数极其荒唐悲剧的爱情，在我们时代已成为和谐、愉快又有益于身体的生理功能，像睡觉、体力劳动、吃饭、排泄等其他功能一样。由此可见，逻辑的伟大力量能够使它所涉足的一切得到净化。啊，如果你们，我未知的读者们，也能来体验一下这奇妙的功能，如果你们也能听从它的指引，那该多好！

……奇哉怪哉！今天我笔下所写的是人类历史的巅峰成就，呼吸的是高山最清新的思想空气，可是我的心里乌云密布，像蒙上了蛛网一样，还压着交叉的四只爪子的未知数X。也许，这就是我的爪子，因为我那两只毛茸茸的手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不愿意谈起它们，也不喜欢它们——这是野蛮时代留下的痕迹。莫非在我身上真的还有……

我想把这些都划掉，它们超出了我提要的范围。但是后来我又决定予以保留。就让我的记事像最精确的地震仪一样，把我脑子里最细微的震颤也记录下来，因为，有时正是这种震颤预兆着未来的……

这可真是胡言乱语，真应该把它涂了去，因为一切自然力量和本能都被我们纳入了轨道，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刚才我之所以感到奇怪，都是因为我所处的正方形状态，关于这一点，开头我已谈到过。而在我心里并不存在X（这不可能）。我只是为你们担心，我未知的读者们，会不会有什么X盘踞在你们的心上。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苛求我。我相信，你们会体谅我，知道我很难下笔。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比我更为难。有的作家为同时代的人创作，有的作家——为了留诸后世，但从未有过哪位作家为祖先写作，或为那些和远古祖先同样蒙昧的生物写作……

记事六

提要

意外事件。该死的“明白”。24小时。

我再次重申：我认为毫无隐讳地创作是我的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在此遗憾地指出：我们的生活，连定型化、固定化都还没完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离理想境界还有一段距离。理想境界——就是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我们生活里……瞧，真让人无可奈何，今天我在《国家报》上竟读到一则消息，说两天后将在立方体广场举行审判大典。一定又是哪个号码破坏了伟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又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没有预先计算出来的意外事件。

除了上面所说的意外事件，我也出了点儿意外。虽说事情发生在个人时间内，也就是说发生在专门为意外而安排的时间内，但还是……

16点左右（准确些说，是16点差10分），我在家里。突然电话铃响了。

“您是Д-503吗？”是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您有空吗？”

“有空。”

“我是I-330。我现在马上坐飞船去找您一起参观古宅，您同意吗？”

I-330……这个I总使我恼火，我讨厌她，几乎有点儿怕她。但正

因如此，我对她说，我同意去。

5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飞船上了。5月湛蓝的天空就像彩釉一样。明亮轻盈的太阳坐在它自己金灿灿的飞船里，跟在我们后面，嗡嗡响着，不超过我们，也不落下。但在我们前方，飘浮着瀑布般的云朵，胖乎乎的模样怪可笑的，倒像古代丘比特的脸颊。这云朵也令人不安。飞船前舱的舱门开着，风吹得你嘴唇发干，你不由得老想去舔，还不断地想到嘴唇。

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大墙外面远处的一块块模糊的绿地。接着，不由自主地感到心里微微发紧。我们在下降，下降，再下降，仿佛正从陡峭的山坡上往下滑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古宅门前。

这是一所奇特的、没有窗户的破旧屋。整所宅子都被盖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如果不这样，它肯定早就坍塌了。玻璃门旁有个老太太，她满脸皱纹，嘴巴四周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褶子，嘴唇已经瘪了进去。嘴好像已被皱纹封死，简直没法相信她会张口说话。可是，她真的说起话来了。

“怎么啦，亲爱的，你们想看看我的房子？”她的皱纹都放出了光芒（这里的意思大致是，她的皱纹都是呈放射状的，所以让人觉得皱纹“放出了光芒”）。

“是的，老奶奶，又想来看看呢。”I-330对她说。

皱纹又亮了起来：“多好的太阳！瞧见了吗？嘿，真淘气！嘿，真淘气！我可知道，我明白！得了，你们自己去吧，我还是在这儿晒晒太阳舒服些……”

嗯……看来我这位女伴常来这里。我总觉得心里想摆脱什么东西，可是又摆脱不掉，有什么东西在碍事——大概还是那块浮在蓝色彩釉天幕上的云朵总在我眼前萦绕不去。

当我们爬着宽阔、幽暗的楼梯上楼时，I-330说道：“我爱她——这位老奶奶。”

“爱她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爱她的嘴巴。可能没有什么道理，爱她就是了。”

我耸了耸肩。

她还在往下说，带着些微的笑意，也可能根本没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很明白，不应该‘为爱而爱’，而应该‘为某理由而爱’。一切自然本性都应该……”

“很明白……”我正想往下说，可是我马上发现自己说了“明白”这两个字。我偷觑了I-330一眼，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

她的眼睛朝下望着，眼睑像窗帘似的放了下来。

我脑子里浮现出夜晚的情景：22点左右，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见，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方格之中有一些是放下窗帘的黑方格——在窗帘后面……那么在她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她要打电话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咯吱一声推开了一扇沉重的不透明的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昏暗、乱糟糟的住处（这是古人所谓的“套间”）。里面有一台以前见过的最奇形怪状的“皇室”乐器，还有杂乱、疯狂的色彩和线条——就像那次我听到的音乐一样。上面是白色的天花板，四周是深蓝的墙壁，摆着五颜六色书皮的古旧书籍——有红的、绿的、橙黄的；还有黄铜枝形烛台、铜佛像；家具的线条歪歪扭扭的，像发羊角风似的，没有一条线能列入方程式。

我简直难以忍受这种混乱的情景。但是我的女伴看来心理素质比我强许多。

“这是我最喜爱的套间……”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露出一个蜇人的微笑和一口洁白锋利的牙齿，“应该说，这个套间是这些套间中最荒诞不经的。”

“也许说它是王国更确切，而不是什么套间，”我更正她说，“是无数个永远充满战乱的残忍的微型王国中的一个，就像……”

“嗯，很明白……”显然她说得很严肃。

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那里放着几张儿童床（在那个时代，孩子也归私人所有）。前面，又是一个个房间、亮晶晶的镜子、阴沉沉的柜子、色彩花里胡哨得令人受不了的沙发、硕大的“壁炉”，还有一张红木大床。在这里，我们现代的透明的永久性优质玻璃，只被用作不起眼的、易碎的方窗玻璃。

“真难以想象，在这里人们竟为爱而爱，他们爱得发狂，为爱情而受折磨……（她的眼睑又垂下了）人类的精力如此消耗，实在太不明智。我说得对吗？”

她好像在替我说话，说的都是我的想法，但在她的微笑中总流露出一个刺激人的X。她的眼睑后面好像总有些什么，可是我又弄不明白。我快按捺不住了。我真想和她争论一番，大声地朝她嚷嚷（真的要这样），但是我不能不同意她的说法，不可能不同意。

我们在镜子前停了下来。这时候，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两只眼睛。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其实人的构造也和这些荒唐的套间一样，够怪的，人的头是不透明的，只开着两扇小小的窗户——眼睛……她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朝我转过脸来。

“瞧吧，这是我的眼睛。怎么样呢？”（这些话她当然没有说出来。）

我眼前是两扇黑幽幽的窗户，里面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生活。我只看到火光，是那里一个壁炉的熊熊炉火，还有人影在晃动，好像是……

自然，我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不自然，感到陌生（显然，周围的环境使我感到压抑）。我明显地感到恐惧，好像被人逮住并关进了奇怪的笼子里。我仿佛被古代生活狂野的旋风卷进了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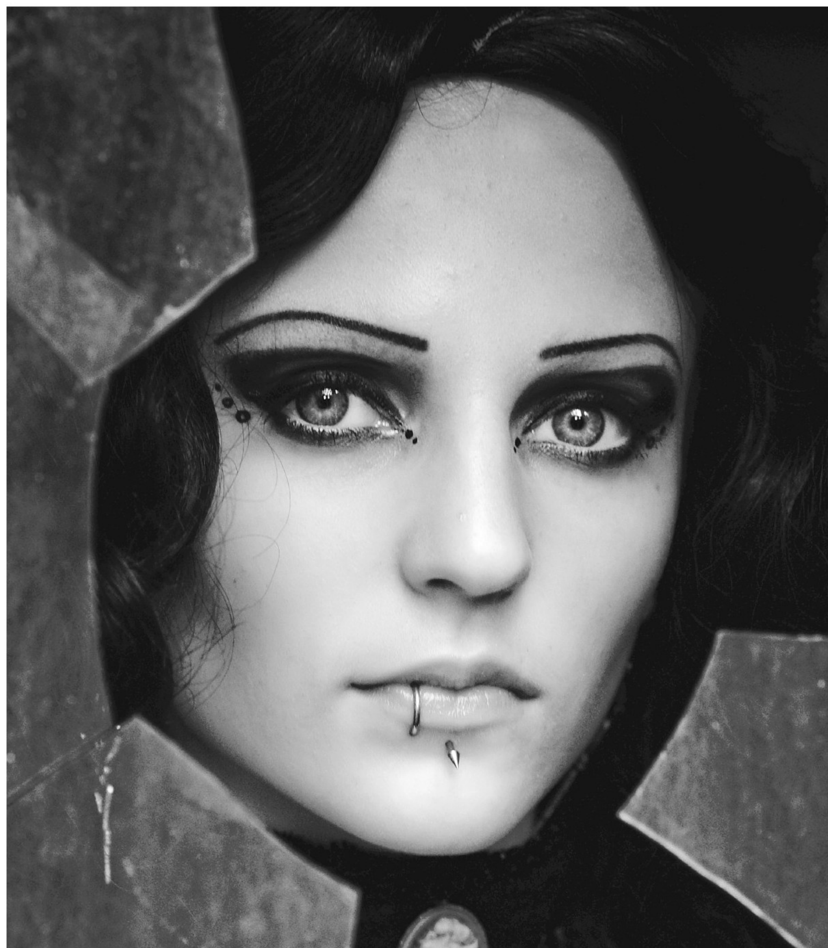
涡。

“怎么样，”I-330说，“请您到隔壁房间去待一会儿？”她的声音是从黑幽幽的眼睛后面生着壁炉的那个地方传出来的。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坐下。墙上一个架子上有一个古代诗人的头像（好像是普希金），不匀称的脸上长着个翘鼻头。他直勾勾地看着我，似笑非笑。我干吗坐在这儿，老老实实地看着他半笑不笑的模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怎么竟落到如此荒唐的地步？这个刺激我、令我反感的女人，这个莫名其妙的把戏……

她那个房间里的柜子门砰地响了一声，隐约听到丝质衣服窸窸窣窣的响声。我真想跑到她那里去——到底要去干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想狠狠地骂她一顿，可是我总算忍住了没去。

她已经从房间里出来了，身上穿着一件古雅的明黄色短裙，头戴一顶宽边黑色呢帽，脚上穿着黑色长筒袜。裙子是薄绸料的，所以我看得很清楚，袜子很长，高过膝头一大截。她的脖子裸露着，还有那道在……之间的乳沟……



“显然，您是想别出心裁，但是，难道您——”

I-330打断了我的话：“很明白，别出心裁就是与众不同。因此，别出心裁意味着打破平衡……古代人愚蠢地称之为‘甘居平庸’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履行义务’。因为……”

“说得对！正是这样，”我忍不住了，“您何必……”

她走到翘鼻子诗人头像前，又垂下眼睑，遮住了眼睛那两扇窗户里面野性的火光。她又开口说话了。这次她态度很严肃（也许想让我变得平静些），讲得头头是道：“过去的人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诗人？

您不觉得奇怪吗？他们不仅容忍这种人，还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奴才思想！我说得对吗？”

“很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这令人讨厌极了的“明白”！）

“嗯，我懂。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比皇帝更为强有力的主宰。可是那些皇帝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消灭掉？在我们国家……”

“是啊，在我们国家……”我还没说几个字，她就突然哈哈大笑——我只是看见她在笑：那是一条激越、高昂、像鞭子一样柔韧的笑的曲线。

我记得，当时我浑身发颤。我想揪住它——但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我需要干点儿什么。当时，我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金色号码牌，看了看表：17点差10分。

“您不觉得该走了吗？”我尽可能彬彬有礼地问。

“如果我想请您和我一起留在这儿呢？”

“您听我说，您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10分钟以后，我必须到讲演厅去……”

“……所有号码都有义务修读艺术和科学必修基础课程……”I-330说出了我要说的话。然后，她拉起窗帘——抬起眼，黑幽幽的眼睛里面壁炉仍火光熊熊。

“卫生局有个医生登记了我。如果我去求他，他会给您开病假条证明您病了。怎么样？”

我懂了。现在我才明白她这个把戏的目的何在！

“原来是这样！告诉您，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老实说，应该立刻去护卫局，并且——”

“如果不老实说呢？”又是一个蜇人的微笑，“我非常想知道，您去

不去护卫局？”

“您不走？”我伸手捏住门把手。它是铜质的，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铜质的。

“稍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走到电话机旁，拨了一个号码。当时我太激动，竟没记住这个号码。她大声说：“我在古宅等您。对，是的，就我一个人……”

我拧动了冷冰冰的铜把手：“您能允许我用飞船吗？”

“哦，那当然！请吧……”

门口，老太太坐在太阳光下打瞌睡，就像一株植物。她那密不透风、被皱纹封死的嘴又张开了，我又不禁暗暗称奇。

她说：“您的那位……怎么……她一个人留下了？”

“一个人。”

老太太的嘴又合上了。她摇了摇脑袋。看来，连她那已经开始衰退的脑子都明白，这女人干的事是荒唐的、危险的。

17点整，我已经在听课了。这时不知怎的，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对老太太说了谎：I-330现在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我并非有意，却骗了老太太。大概正是这件事使我难受得都没法集中精力听课。是啊，她不是一个人在那儿——问题就在这儿。

21点半以后，我有一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今天就可以去护卫局报案，但经历了这件荒唐事之后，我觉得十分疲倦。再说，只要在两昼夜之内去报案，就是合法的。明天去也不迟，还有整整24小时呢。

记事七

提要

一根眼睫毛。泰勒。天仙子和铃兰。

夜。周围有绿的、火红的、蓝的各种颜色，还有一件红色的“皇室”乐器和黄色短裙。过一会儿，又看见一尊佛像，突然它抬起了铜眼皮，从佛眼里流出汁液来，黄色短裙也渗出汁液来，一滴滴汁液在镜面上流淌着，大床也往外渗汁液，还有儿童床……现在我自己也……感到一阵甜蜜得要命的恐惧……

梦醒了。屋里满是柔和的浅蓝色的光。玻璃墙、玻璃椅子、玻璃桌子都在闪闪发光。这使我平静下来，心不再怦怦狂跳。汁液、佛像……怎么这么荒诞不经？很明白：我病了。以前我从不做梦。据古代人说，做梦是最普通、最正常的现象。可不是嘛，他们整个生活中都可怕地旋转着五光十色的东西：有绿的、棕红的，有佛像，有液体。可我们认为梦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也知道，在此之前，我的脑子是一台被调得十分精确、纤尘不染的闪亮的机器，但现在……真的，现在我确实感到脑子里进了异物，就像眼睛里掉进了一根很细的眼睫毛。你感到全身都正常，可是那只落进了眼睫毛的眼睛——你一秒也忘不了……

床头响起了清脆响亮的铃声：7点，该起床了。透过左边和右边的玻璃墙望出去，我仿佛看见了我自己、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服和重复过上千次的动作。看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你会感到振奋。整齐划一的手势、弯腰、转身——多么准确的美啊！

的确，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中去，推广到整整24小时中去。他没能把他的体系从1小时到24小时

都进行一统化处理。不管怎么说，虽然康德他们写了整整好几个图书馆的书，但是人们总算发现了泰勒这个预见到10个世纪之后的世界的先知。

早饭结束了。众人齐声唱完《大一统王国国歌》。然后，四人一排整整齐齐地向电梯走去。耳朵里响着马达轻微的嗡嗡声——人很快地往下降，下降，下降，心微微有些发紧……

这时，不知怎的，眼前突然又浮现出那个荒诞的梦，也许是梦留下的模糊印象。哦，对了，昨天在飞船上也曾有过同样的降落。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结束了。我对她的态度很坚决，毫不犹豫，我做得很对。

我坐在地铁的车厢里，急急赶往“一统”号。典雅端庄的宇宙飞船停在装配台上，还没有点火。它岿然不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闭目思考着公式，又一次心算着飞船飞离地球时所需的初速。每一秒的最小数值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统”号巨大质量的变化，由于燃烧，原料不断消耗。反应式非常复杂，数字庞大。

当我正沉浸于严谨的数学世界中，朦朦胧胧觉得有人在我旁边坐下，他轻轻地碰了我一下，说了声“对不起”。

我微微睁开眼。开始时（因“一统”号而产生的联想），我似乎看见有个东西急速地向远处飞去：那是个飞动着的脑袋，因为它支棱着两只粉红色的招风耳。然后又看见后脑勺自上而下的曲线和双曲线的驼背——像字母S……

透过我代数世界的玻璃，我又感觉到了那根眼睫毛。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今天应该去……

“没关系，没关系，不必介意。”我对坐在旁边的人笑了笑，点头致意。他胸前的金色号码牌上闪现着“S-4711”几个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把他和S联系起来了——那是无意识的视觉印象）。他炯炯的目光朝我投来一瞥，射出两根尖利的芒

刺，飞快旋转着朝我钻来，越钻越深，眼看就要钻到最深层了，到时他就会看到那些我对自己都不敢……

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根眼睫毛就是护卫局人员。现在可以来个快刀斩乱麻，不再拖延，我马上就把事情全告诉他。

“我，是这么回事，昨天去了古宅……”我的声音很怪，又扁又平。我想咳嗽几下清清喉咙。

“这有什么关系，挺好嘛。从那儿的材料里，可以得出很有意义的结论。”

“可是，您明白吗，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陪I-330去的，所以……”

“I-330？我为您感到高兴。她是个很有才气、很有意思的女性。崇拜她的人不少。”

……哦，对了，那次散步时不是也有他吗，也许，他登记的就是她？不，不能对他说，绝对不行——这是很明白的。

“您说得对，正是这样！确实如此！很对。”我微笑着，脸上的笑容愈堆愈多，样子越来越蠢。我觉得脸上的微笑令我无所遮挡，丑态百出……

他那两根芒刺一直钻到我心底，然后飞旋着退了出来，回到他的眼睛里。S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向我点了点头，很快到了门口。

我用报纸挡着脸读着报（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很快就忘记了眼睫毛、芒刺和其他——报上的一则消息令我十分激动，其中有一小段这样写着：“根据可靠情报，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至今尚未查获的组织的线索，此组织的目的在于从大一统王国仁厚恩德的枷锁下获得解放。”

解放？真奇怪，人类犯罪的本能竟如此有生命力。我称它为“犯

罪的本能”是有道理的：自由和犯罪密不可分……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一样。飞船速度等于零，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我们刚刚得到解放（从宇宙范畴来说，几个世纪不过是“刚刚”而已），竟又突然冒出这种可怜的白痴来……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立即——昨天——去护卫局。今天16点以后非去不可……

16点10分，我上了街，马上在街口看见了O-90。她见到我，高兴得满脸粉红。“嗯，她的头脑是个简单的圆环。我正需要这样。她会理解我、支持我的。”……不过，也不必：我不需要别人支持，我已经拿定主意。

音乐机器的铜管齐声吹奏着进行曲，就是那支每天重复的进行曲。在“每天的”“重复的”“明白如镜的”这些概念中蕴藏着多少难以言传的魅力啊！

O-90抓住了我的手。

“散步去吧。”她那两只圆圆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我。这是两扇蓝色的通往内心的窗户。我可以畅行无阻，长驱直入，因为里面空空如也，也就是说，那里不相干的、不应有的东西一概没有。

“不，不去散步。我需要去……”我告诉她我要去哪儿。

她的模样令我大吃一惊：那粉红的圆嘴变成了一弯粉红的弯月，嘴角往下耷拉着，好像吃了什么酸倒牙的东西。我一下子就火了。

“我看，你们这些女性号码，都被偏见害得无可救药了。你们完全不会抽象思维。请原谅，这简直就是麻木。”

“您要去找特务……呸，不说了！可是我刚才在植物馆给您采了一枝铃兰……”

“您为什么要说‘可是我’，为什么要用‘可是’这两个字呢？真是女人气。”我愤愤地（我承认自己不对）夺过她的铃兰，“这就是您的铃兰？您闻闻，香吧，是吗？您哪怕多少有一点儿逻辑头脑也好。铃兰有香气，嗯，是这样。可是你不能就气味谈气味，不能就气味的概念来说好或坏。您不能这样说吧，嗯，是不是？有铃兰的香气，也有天仙子的臭气，两者都是气味。古代国家有过特务，我们国家也有……特务——我不怕说这两个字。但是事情很明白，那时候的特务是天仙子，现在我们国家的特务是铃兰。的的确确是铃兰！”

她那粉红的月牙儿般的嘴瑟瑟发抖，像是要笑。现在我才明白，这只是我当时的感觉。可是当时，我确实以为她要笑了。于是我的嗓门提得更高了：“对，是铃兰。这有什么可笑的，没有什么可笑的！”

一个个光球似的脑袋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又回过头来看我们。

O-90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说：“您今天怎么有点儿……您是不是病了？”

梦……黄色……佛像……这时我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去卫生局。

“是的，我确实病了。”我说，心里非常高兴（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那您现在就该去看医生。您当然也明白，您必须是个健康人。”

“亲爱的O，您说得当然对，绝对正确！”

我没有去护卫局，因为没办法，我得去卫生局。在那里一直耽搁到17点。

而晚上（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晚上护卫局那里已经关门下班），晚上O-90来我这里。窗帘没有放下。我们演算着一本古老的习题集上的算术题。这样能使脑子安静下来，达到净化的目的。O-90坐在那里，在练习本上演算，向左歪着脑袋，舌头顶着左颊，正冥思苦想。她满脸孩子气，真让人着迷。这时我感觉自己很好，什么都明明白

白，简简单单……

她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深呼吸了两口气（临睡前深呼吸对健康极为有益）。突然，我意外地闻到一股香气，它使我想起某件极不愉快的事……很快我就找到了藏在被褥里的铃兰。顷刻间，我感到五内翻腾，情绪奔涌。她这样做简直太有失检点，怎么能偷偷地把铃兰放在这儿？是的，我没去护卫局。可是，我病了，这不是我的过错。

记事八

提要

无理根。R-13。三角形。

我第一次碰到$\sqrt{-1}$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还在上小学。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在一间明亮的球形大厅里，坐着几百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前面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普利亚帕[13]。普利亚帕是我们给它取的外号，因为它实在太旧了，机体都松了。每次值日生在它背上插上插头时，扩音机开始总是“普利亚——普利亚——咝……”地响一阵，然后才开始讲课。一天，普利亚帕讲授无理数。我记得，我用拳头捶着桌子哭喊着：“我不要$\sqrt{-1}$！把我脑子里的$\sqrt{-1}$揪出去！”这个无理根就像陌生的、可怕的异物，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它使我痛苦至极，我弄不明白它，没法制伏它——因为它是得不出ratio[14]的，是除不尽的。

现在又碰到了这个$\sqrt{-1}$。我翻阅了自己的记事本。我明白了，仅仅为了避开这个$\sqrt{-1}$，我耍花招，欺骗自己，什么生病，都是一派胡言。如果事情发生在一星期以前，我会去那儿的，我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为什么现在……为什么？

今天又是这样。16点10分整，我已经站在亮晶晶的玻璃墙前面了。头上那块护卫局牌子上的字母，在黄灿灿的太阳光下锃亮。透过玻璃墙往里瞧，只见里面远远地排着一列穿灰蓝色制服的长蛇阵。他们的脸部发出幽幽的蓝光，就像古代教堂里点着的长明灯。他们来这里都负有重大使命：他们来向大一统王国敬献忠心——献出自己心爱的人、自己的朋友，甚至自己。而我也急着要去他们那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然而，我又做不到，两只脚与下面的玻璃板牢牢地焊在了一起。我站在那里，傻呆呆地望着，一步也挪动不了……

“喂，数学家，想得出神啦？”

我吓得一哆嗦。眼前是一对乌黑锃亮、闪着笑意的眼睛，还有黑人般的厚嘴唇。是诗人R-13，我的老朋友，和他在一起的是粉红色的O-90。

我生气地扭过头去。我想，要不是他们来碍事，我最终会把脑袋里的那个$\sqrt{-1}$连血带肉地揪出来——走进护卫局。

“与其说想得出神，还不如说欣赏得出神。”我毫不客气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您还不如不当数学家，当诗人！真的，加入我们诗人的队伍吧，怎么样？您要愿意，我三两下就帮您办好，怎么样？”

R-l3说话像放连珠炮，从两片厚嘴唇里噼里啪啦地往外喷，到处是唾沫星子，每逢说到送气的辅音字母，口水溅得活像喷泉。

“我是做学问的，将来也是这样。”我皱着眉头说。我不喜欢开玩笑，也不懂这一套，而R-13偏偏有好开玩笑的坏毛病。

“那算什么学问！您的学问本身就是胆怯。没说的，的确如此！您不过想用一道墙把无限大围起来罢了，而不敢探出头去望望墙外。是啊，您要是看看外面，您都不敢睁开眼睛呢。真的！”

“墙是一切有人性的东西的基础……”我议论了起来……

R-13扑哧喷出一口唾沫，O-90也笑得圆中透出粉红色来。我甩了甩手：“你们笑去吧，我无所谓，我顾不上这些。”我需要往脑子里填点儿东西，把这个可恶的$\sqrt{-1}$压下去。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继续往下说，“咱们一起去我那儿坐坐，做几道算术题（我想起了昨天那宁静的时刻，也许今天也能这样）？”

O-90看了看R-13，眼睛睁得圆圆的，看了看我，意思很明白，脸颊上微微泛起一层温情脉脉、令人心醉的粉红色，就像我们票子的颜

色。

“可是今天我……今天我的票子登记的是去他那儿，”她朝R-13点了点头，“不过他晚上有事……所以……”

R-13湿润的、亮晶晶的嘴唇，憨厚地翕动着：“那有什么关系，我和她有半小时就够了。O-90，是这样吧？我对您的算术题兴趣可不大，还不如上我那儿去坐坐。”

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也许确切地说，我害怕和新的我待在一起，他对我而言是陌生的，仿佛只是由于奇怪的巧合，也用了我的号码Д-503。于是我去了R-13那里。其实，他既缺乏科学的精密，也缺乏诗的音韵，他的逻辑是颠倒的、可笑的，但我们还是朋友。3年前，我和他同时选择了这个可爱的、粉红色的O-90，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在学校时代更亲密。

后来，我们到了R-13的房间。他那里的一切和我房间里一模一样：守时戒律表、玻璃椅子、桌子、玻璃柜子和床。但是，R-13一进屋，就挪动了一把圈椅，接着又挪动了一把——房间里的平面图形发生了移位，一切都偏离了原来规定的模式，破坏了欧几里得几何定理。R-13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要是用泰勒管理法和数学来衡量，他总是个劣等生。

我们回想起了老普利亚帕。那时我们这帮男孩子常常在它的玻璃腿上贴满表示感谢的字条（我们很爱普利亚帕）。还想起了法学课老师[15]。我们这位法学课老师嗓门儿特别大，扬声器里总送出一阵阵风来。我们这些孩子扯着喉咙跟着他念课文。有一天，天不怕地不怕的R-13，往喇叭里塞了些揉皱的纸团（每次念课文时，从喇叭里就飞出纸团来）。R-13当然受到了惩罚，他干得也太糟了。可是现在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三人都笑了。

“要是它像古代人那样是个活人，那会怎么样？那就会……”R-13说到这儿，两片厚嘴唇噼里啪啦又喷出一阵唾沫……

太阳透过天花板和四壁照进房间。上面，左右两侧都是阳光，下面是阳光的反光。O-90坐在R-13的膝盖上，她的两只蓝眼睛也闪着太阳小小的光点。身上的冷气被赶跑了，我不再心烦，$\sqrt{-1}$也平静了下来，不再动弹了……

“您的‘一统’号怎么样了？我们很快就要飞到别的星球上，去启蒙那儿的居民了吧？赶紧吧，快点儿吧！要不然我们诗人会给你们写下许多许多诗，连您的‘一统’号也载不动啰。每天8点到11点……”R-13笑了笑，挠了挠后脑勺——他的后脑勺像只捆在后面的四四方方的小手提箱，使人想起古代的一幅画——《在马车上》。

我又活跃起来：“哦，您也在为‘一统’号写诗？您说说都写了些什么？就说今天吧。”

“今天，没写什么。我去忙了别的事……”他说到这儿，又喷了我一脸唾沫。

“什么别的事？”

R-13皱起了眉头：“您一定要问，我就告诉您吧，嗯，是写一份判决书，用诗的形式写的，被处决的还是我们的一位诗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白痴……两年来一直待在你身旁，相安无事。突然把你吓一跳，他说什么：‘我是天才，天才高于法律。’还胡乱写了不少东西……唉！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R-13的厚嘴唇耷拉下来，眼里的光泽也不见了。他倏地站起来，转过身，眼睛朝着玻璃外面凝视着。我看着他后脑勺——那只紧锁着的小箱子，心想，这会儿他在那只小箱子里翻腾什么呢？

接着，我们很不自然地沉默了片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得其中是有原因的。

“很幸运，出现类似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其他作家的太古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故意提高嗓门儿说。

R-13转过脸来，他的话又像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向外喷涌着，但我觉得，他的眼睛已失去了快活的神情。

“您说得对，我亲爱的数学家，我们很幸运，很幸运啊！我们是最幸运的算术平均数……就像我们所谓的：从零到无限大，从愚人到莎士比亚进行积分化，一统化……就是如此！”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号码，想起了她说话的口吻。在她和R-13之间连着一条很细的线（什么线呢）。这时想到这些，真不是时候。我脑子里的$\sqrt{-1}$又开始活动了。我打开号码牌看了看：16点25分。他们的粉红票子上的时间只剩下35分钟了。

“我该走了……”我吻了吻O-90，和R-13握手告别后，就朝电梯走去。

在大街上，我横穿马路走到对面时，才回头看了看那幢在夕照中明亮的玻璃大楼。现在它们都一块块放下了不透明的灰蓝色窗帘——一律的泰勒式的幸福小方格。我的目光在七层楼找到了R-13的小方格，那里已经放下了窗帘。

亲爱的O……亲爱的R……在R-13身上也有（不知为什么我要写上这个“也”字，听其自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他身上也有某种我不太明白的东西。反正，我、他和O-90——我们构成了个三角形，虽然不是等边三角形，但确实是个三角形。我们，如果用我们祖先的语言来说（这种语言，也许对你们星球的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我们是个家庭。有时能在这里休息一下，把自己关进这个简单牢靠的三角形内，避开外部的一切……哪怕时间很短，也令人欣慰。

记事九

提要

大祭。抑扬格和扬抑格。铁手。

这是盛大而又明媚的日子。这一天，你会忘记自己的弱点、不精确性和疾病，一切就像我们崭新的玻璃那样，透明、坚实，永恒不变。

立方体广场。广场上有66个同心圆形的观众台，坐着66排号码，他们的脸上泛着安详的光，眼睛里映着天光（也许是大一统王国的光辉）。那鲜红似血的花，是女号码的嘴唇。前几排，紧挨着立方体高台的，是一个个娇嫩的花环，那是孩子们的脸。四周静谧、深邃、严峻，仿佛充满了哥特式建筑的肃穆气氛。

据流传下来的材料判断，古代人的祈祷仪式与我们的祭典有相似之处。但他们膜拜的是他们那个荒唐、不为世人所知的上帝，而我们膜拜的是不荒唐、十分明确的上帝。他们的上帝除了让他们永无止境地痛苦探索外，什么也没恩赐给他们，他们的上帝只是莫名其妙地牺牲了自己，舍此别无更好的办法。我们奉献给我们大一统王国上帝的却是平静、深思熟虑的理性祭品。这是大一统王国最盛大的祭典，是对两百年大战残酷岁月的回忆，是全体对个人、总和对个人取得胜利的庄严节日……

现在，在洒满阳光的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号码。他脸色苍白……甚至不能说苍白，而是没有颜色，如同玻璃一般，还有玻璃般的嘴唇，唯有两只眼睛黑洞洞的，仿佛连那个即将来临的可怕的世界，他的双眼也要吸入、吞噬。他胸前的金色号码牌已被摘除。两只手被用火红的带子捆住（这是古代习俗，看来只能这样来解释：古时候，并不是以大一统王国名义进行这项活动，被判罪的人当然觉得有

权反抗，所以他们的手一般用铁链锈着）。

在立方体高台上，在死刑机旁边坐着一个岿然不动、仿佛由金属铸成的身躯，他就是我们的大恩主。从下面朝上看，他的脸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严厉、肃穆、方方正正的脸部轮廓。但是他的两只手……由于离得很近，看起来很大，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它们吸引了过去，把其他一切都挡住了——照片上有时也是同样的情景。这双沉甸甸的手，眼下还安详地放在膝盖上，很明显，这是两只铸铁巨手，膝盖有点儿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

突然，一只巨手慢慢抬了起来，缓慢又沉重地做了个手势。于是，观众台上的一个号码遵照手势发出的命令，走上了立方体高台。他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诗人，今天将荣幸地向大祭庆典献上自己的诗歌。接着，全场回响起美妙的黄铜般铮铮有声的诗句，句句都指向那个嘴唇像玻璃一样的狂人。他正站在台阶上，等待自己狂妄的终局。

……一片火海。在激越的诵诗声中，房屋摇摇欲坠，腾起黄色火焰，墙垣倒塌了。绿色的树干在烈火中痉挛，流淌出滴滴汁液……最后只剩下一些焦黑的枯枝和残垣。但是普罗米修斯降临了（当然是我们），于是：

火焰被锁住，被赶进机器，被铸进钢铁，混沌的世界在法律的锁链中凝固。

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一切如钢似铁：钢铸的太阳、钢铸的森林、钢铸的人……突然来了个狂人，“打开锁链放出了火”，于是世界又开始遭殃……

很遗憾，我总记不住诗。我只记得，没有比这里的意象更完美、更有教育意义的了。

那只沉甸甸的铸铁巨手又慢慢地做了个手势。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又出现了一个诗人。我差点儿没欠起身来，难道这是真的吗？但眼前确实是他那黑人般的厚嘴唇，是他……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负有如

此伟大的使命……他的嘴唇瑟瑟发抖，变成了灰色。我能理解，因为他正站在大恩主面前，站在护卫局全体人员面前，即便这样，也不必如此激动嘛……

扬抑格的诗句急促、干脆，就像用利斧砍削出来的一样。诗中述说的是闻所未闻的罪恶，他竟写了亵渎大恩主的诗篇，称他为……不，不，我不敢在这里重复这些话语。

R-13脸色苍白，目不斜视地走下台来，坐下（我没想到他竟如此腼腆）。在他的脸旁突然闪过另一张脸，是一个尖尖的黑三角，它只出现了一秒内最小的微分时间，就立刻消失了。此时，我的眼睛以及数千双眼睛，都向上，投向了死刑机。那只非人的铁手第三次做了个手势。只见……囚徒好像在劲风中摇晃着，往立方体高台上慢慢走去。他跨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现在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步。他到达了生命终结的安息之地，头向后仰着，脸望着苍穹。

像命运一样沉重的大恩主，在死刑机四周绕了一圈，把巨手放在操纵杆上……全场鸦雀无声，四面八方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这只巨手。作为相当于几十万伏电压的工具，他感受到火焰般强烈的情感，他负有多么伟大的使命！

这一秒长得无法计算。巨手压下操纵杆，电流通了。明晃晃的锋利的刀刃，仿佛只颤动了一下，死刑机管道里发出极其轻微的咔嚓声，一股青烟笼罩着这个摊开双手的身躯。眼看着他以骇人的速度消融着，顷刻间灭绝，只剩下一摊具有化学成分的洁净的液体。仅仅一分钟前，这摊液体还是心脏里涌动着的鲜红血液……

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不过是物质的分解，不过是人体原子的分裂！但是它每次都奇迹般地彰显着大恩主非人的伟力。

在立方体高台上，面对着大恩主的是十个女号码红通通的脸，她们都激动得半张着嘴……还有一些在微风中拂动的鲜花[16]。

按照以往的习惯，这十个女号码在大恩主身上那件血渍未干的制服上饰上鲜花以示庆贺。大恩主像最高祭司那样，庄严肃穆地慢慢跨下台阶，缓缓地从观众台上走过。他所过之处，女人们都高举着玉臂欢迎他，万众齐声欢呼。然后，人们又向护卫局全体人员同样欢呼致敬。现在他们正坐在观众台上，就坐在我们身旁，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谁知道，也许古代人所幻想的未来人类正是这种护卫局人员——既体贴又严厉的大天使，每个人一出生，他们就伴随左右，不离不弃。

整个祭典仪式，有些像古代宗教仪式，又像雷雨和风暴一样能使人得到净化。有幸读到我的这段描绘的人，不知你们是否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们还未曾领略过的话，那么我认为你们是很可怜的……



记事十

提要

信。音响振动膜片[17]。毛茸茸的我。

昨天对我来说是一张滤纸，就是化学家们用来过滤化学液体的滤纸。所有的悬浮粒子、所有的无用物质都被滤层截留在纸面上。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时觉得自己被蒸馏过，干干净净，纯正透明。

楼下前厅里，小桌后面坐着一位女检票员，她不时看看表，登记着进来的号码。她的名字叫Ю……不过最好还是别写她的号码，因为我担心会写下她的什么丑闻。其实，她是个很令人敬重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唯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她的两颊有些下垂，活像鱼鳃（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她的笔吱啦一响，我一看：纸上写下了“Д-503”，旁边还滴了滴墨水。

我刚想提意见，她突然抬起头来朝我甜甜一笑——朝我也洒了个墨滴。

“有您的信。嗯，亲爱的，您会收到的。是的，您会收到的。”

我知道，她读过的信，还应该送到护卫局（我想，这个程序的必要性不言而喻），12点以前我会收到信的。但是，她那甜甜的微笑令我很不自在。她洒来的墨滴，把我身上纯正透明的液体搅浑了。这对我的干扰竟如此厉害，以致我在“一统”号施工现场工作时，无论怎样都无法集中思绪，有一次甚至把数据算错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12点，我又看见了棕红色的鱼鳃和甜腻的微笑。最后，信到了我的手里。不知为什么，我没在那儿看信，而是揣进了口袋，然后急忙

回了房间。拆开信封，我用眼睛很快地溜了一遍，然后才坐了下来……这是份正式通知，上面写着，I-330登记了我，今天21点我应该去她那里。下面是地址……

不对，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在此之后，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再说，她还不知道我是否去过护卫局，因为她无从知晓我病了——反正我没能去成……尽管……

我脑袋里像有台发电机在转动，嗡嗡响。佛像、黄色、铃兰、粉红的月牙儿……对了，还有呢，还有件事：今天O-90要来我这儿。能给她看这张与I-330有关的通知单吗？我想，她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不相干，我完全是……（确实很难让人相信）。但我相信，我们之间肯定会有一场十分费劲儿、荒唐、绝对无逻辑的对话……不，千万别这样，还不如采取机械的办法——干脆寄给她一份通知单的复印件。

我急匆匆地把通知单塞进兜里——这时我瞅见了自己那只怕人的猴子般的手。我记得，那次I-330和我散步时曾拿起我的手看过。难道她真的……

21点差15分。白夜。四周是绿莹莹的玻璃世界。可这不是我们的那种真正的玻璃，是另一种脆性玻璃，一种薄薄的玻璃罩。罩子下，一切都在旋转、疾驰、嗡嗡作响……如果现在讲演厅的圆顶盖像团团烟雾似的慢慢飞升，已经不年轻的月亮（就像今天早上坐在小桌后面的那个女人那样）像洒墨水滴一样嫣然一笑，所有房间里的窗帘都马上唰唰地落下来，而窗帘后面……这一切都不会使我惊奇……

真奇怪，我觉得自己的肋骨是一根根铁条，挺碍事，简直妨碍了我的心脏，挤得它都没地方了。我正站在一个玻璃门前，上面写的是金色号码“I-330”。I-330背对着我，正伏案写着什么。我进了房间……

“这是票子……”我递过去一张粉红票子，“今天我接到了通知，所以来了。”

“您很认真嘛！稍等一下，可以吗？请先坐一坐，我这就写完。”

她又垂下眼写信。垂下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再过一秒，她会说些什么，要干什么呢？这怎么能知道呢，怎么能计算出来呢？因为她自己就来自那个梦幻中的野蛮古代世界。

我静静地看着她。肋骨像一根根铁条，把心脏挤得厉害……每回她说话的时候，她的脸就像飞速转动着的闪亮车轮，令人很难看清轮上的辐条。可是现在轮子没有转。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线条结构：两条高高挑向太阳穴的黛眉，构成一个嘲讽的尖三角，从鼻端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法令纹，构成一个角尖朝上的三角。这两个三角相互对峙着，在整个脸上画上了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大叉，一个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X。

轮子开始转动了，辐条转动着连成一片……

“看来您没去护卫局？”

“我……我没能去，我病了。”

“哦。我就知道，总会有什么事使您没去成，至于是什么事，倒无所谓（露出尖利的牙，微微一笑）。现在您可落在我手里了。您还记得吧：‘任一号码如果48小时内隐情不向护卫局报告，将被认为是……’”

我的心猛地一跳，肋骨的铁条都被挤弯了。我简直是个孩子，傻得就像个孩子，上了她的当。我呆立在那里，一声不吭。我觉得自己落进了一张网里，用手扯用脚踹都无济于事……

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她按了一下键，墙四周的窗帘轻轻地咔咔响着垂了下来。我和外界隔开了——只单独和她待在一起。

I-330站在我背后的柜子旁，窸窸窣窣地脱下制服——我听着，全神贯注地听着。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不，它只是一闪念，只出现了0.01秒……

不久前，我受命计算过一种新型街道音响振动膜片的曲率（现在这些外观精美的膜片已在所有的街道上为护卫局服务——将人们的街谈巷议录音）。我记得，安装在里面的粉红色振动薄膜是一只奇特的耳朵。现在我正是这样的膜片。

现在她领口的按扣儿吧嗒一声扯开了，接着是胸上的，然后再往下。玻璃丝织品簌簌响着，滑过她的肩膀、膝盖，落到地板上。现在我听见（这比用眼看更清楚）从那堆浅灰蓝的丝质衣服里跨出一条腿来，然后跨出另一条腿……

绷得紧紧的膜片在微微发颤，记录着这里悄无声息的一切。不，记录的是心脏一下下撞击在铁条上的当当声。我听见——我看见：她在我背后思忖了一秒。

现在是柜门的声音，又有个什么盖子碰响了，接着又是丝质衣服在窸窸窣窣……

“好了，请吧。”

我转过身去。她穿着一件杏黄色的古式衣裙。她穿上这件衣服，比不穿衣服要可恶1000倍。薄薄的衣服后面耸起两座尖峰，像火力微弱的两块煤，泛出粉红的颜色，还有两个圆圆的柔嫩的膝盖……

她坐在一把低矮的软椅里。她前面的那张方形小桌上有一个盛着绿色毒液的小瓶和两只高脚小酒杯。她含着一根细细的纸管，嘴角喷着烟——古时候称之为抽烟（现在管这叫什么，我一时记不得了）。

膜片还在不停地震颤着。胸膛里的锤子敲击着烧得通红的铁条。我清晰地听到每一下撞击声……她会不会也听到了呢？

可她只是神态安然地吸着烟，不时静静地瞥我几眼，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抖落在我的粉红票子上。

我尽量冷静地问她道：“我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登记我呢？干吗让我来这儿？”

她仿佛没听见，拿起小瓶往杯里斟酒，呷了一口。

“真是好酒。您来点儿？”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酒。突然，昨天的情景又在脑海中闪现出来：大恩主那只冷冰冰的铸铁巨手、炫目的亮闪闪的利刃，还有立方体高台上那个仰面摊手的躯体。我感到一阵战栗。

我对她说：“您听我说，您不是不知道，凡是吸食尼古丁，特别是喝烈酒的人，大一统王国可不轻饶……”

两道黛眉高高地挑到太阳穴——一个嘲讽的尖三角。

她说：“痛快地杀掉几个人比让许多人自我毁灭、堕落等要英明些。这样做是正确的，正确到不顾体面的地步。”

“对……到了不顾体面的地步？”

“要是有人把这些赤裸裸、光秃秃的真理放到街上去……您想想吧……就拿我那位最忠实的追求者来说吧（此人您也认识），如果他把遮丑的外衣全都脱下，以真实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您想想吧……哎呀呀！”

她笑了起来。但我清楚地看到：她的脸下端从嘴角到鼻子的那两道深沟，显出了一个悲伤的三角形。看着这两道深沟，我不知怎的就明白过来了，那个双曲线的招风耳驼子把她搂在怀里时，她就是这副模样……他……

话又说回来，这里我不过是尽量想把当时我不正常的感觉描述出来。现在写这些的时候，我的意识很清醒：一切都应该如此，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也有享受生活乐趣的平等权利，否则就不公平……这是很清楚的……

I-330笑得很古怪，笑了很久。然后，她神情专注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一直钻透我的心：“我和您在一起很放心，这很重要。您太可爱

了，哦，我深信，您不会去护卫局告发我，说我喝酒、抽烟。您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很忙，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此外，我相信，现在您会和我一起喝下这迷人的毒酒……”

她那嘲讽的口吻多么放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现在又要恨她了。不过，为什么要说“现在”呢？我一直都恨她。

她把一满杯绿色毒液都倒进了嘴里，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杏黄色衣裙下面透出粉红的肉色，在我的软椅后面站住了……

突然，她搂住了我的脖子，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不，不是贴在上面，还要深些，还要可怕些……我敢发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只是因为……因为我不可能（现在我更是十分明确），我不可能对后面发生的事主动提出要求。

嘴唇甜得发腻（我想，这是酒的甜味）……我的喉咙里被灌进一口又一口浓烈的毒液……

我离开了大地，像一颗独立的行星，疯狂地旋转着，沿着一条谁也没有计算过的轨道，向下飞快地坠落……

下面我只能写个大概，只能用多少与之近似的比喻来描述。

我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但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生活在地面上，下面是埋藏在地心的红通通的沸腾的火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一旦我们脚下薄薄的外壳变成玻璃的，我们突然看到了……

我成了玻璃人，我看到自身的内部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过去的Д-503，号码Д-503，另一个……以前他只是从躯壳里稍稍探出两只毛茸茸的手，可是现在他整个人都爬出来了，外面的躯壳出现了裂缝，马上就会变得四分五裂……

那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拼命想抓住根救命稻草——我抓住了软椅的扶手，我想听听过去的我的声音。我问她：“从哪儿……您从哪儿弄来这……这毒酒？”

“哦，这个，很简单，有个医生，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我的一个’什么人？”

另一个我突然跳出来大声嚷道：“我不答应！只能有我，不能有别人。谁要是……我就杀了他……因为我爱……我爱……”

我看见他用毛茸茸的手搂住了她，撕开了她身上的薄丝裙，用牙咬住她不放。我记得一清二楚，他就是用牙咬住的。

不知怎的，I-330竟挣脱出来了。现在她的眼睛又遮上了那层令人讨厌的不透亮的窗帘。她斜倚着柜子站在那里，听着我说话。

我记得，当时我跪在地上，抱住她的腿，吻着她的膝盖，哀求着说：“现在，就现在吧，马上……”

她露出了锋利的牙齿，眉毛挑起了尖刻、讥讽的三角形。她弯下腰来，默默地摘下了我的号码牌。

“啊！亲爱的，亲爱的。”我手忙脚乱地扒下身上的制服。可是，I-330还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地把号码牌上的表送到我眼前。表上显示22点25分。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明白，这就是说，等我到街上时，已经过了22点半。刚才那股狂热一下子消散得无影无踪。我仍旧是我。只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恨她，恨她，恨极了！

我没向她说声再见，就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跑，一边跑一边匆忙地把号码牌别上，从备用楼梯（我怕在电梯上碰见人）一步几级地蹿到了空荡荡的大街上。

一切都照旧：简单，普通，正常。眼前都是亮着灯的玻璃房子，玻璃般白茫茫的天穹和绿莹莹、波澜不惊的夜。但是，在静悄悄、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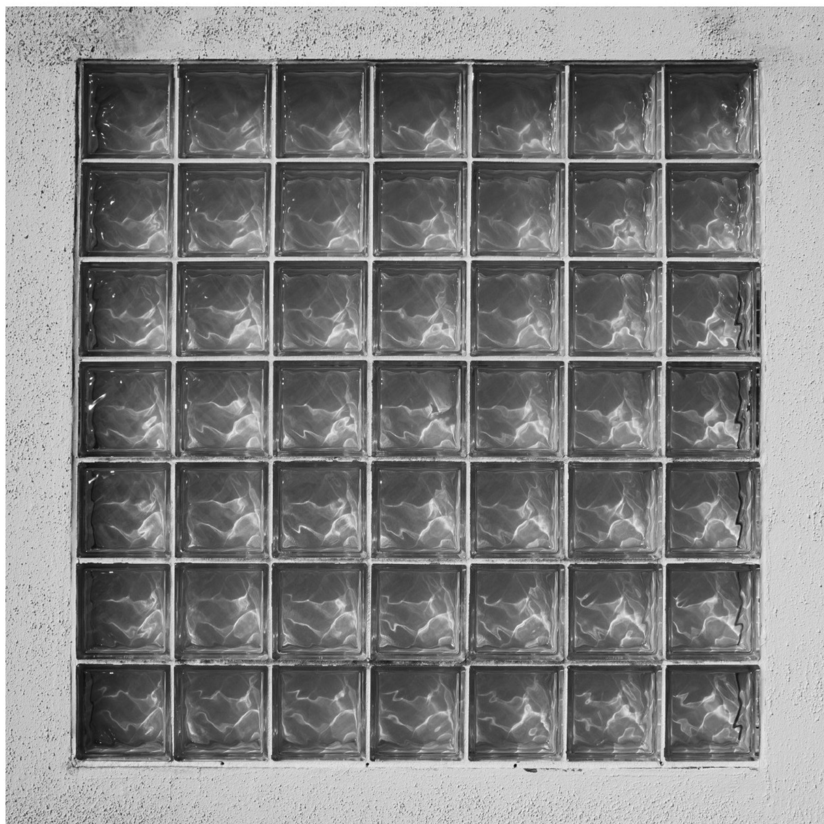
冰冰的玻璃下，一种狂暴、鲜红、毛茸茸的东西在无声中奔突。我气喘吁吁地奔跑着——可不能迟到啊！

突然，我发觉刚才急急忙忙别在胸前的号码牌脱钩了，叮当一声落在人行道的玻璃路面上。我弯腰去拾——这时有一秒的静止。我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扭头一看：有个不高的弯腰驼背的身影正从街角那边拐过来——至少当时我觉得确实看见了他。

我拼命跑了起来，只听得风在耳旁呼呼地响。跑到门口，我停了下来，表上是22点29分。我侧耳细细听了听，后面没有人。这一切显然是荒唐的幻觉，是毒酒的作用。

夜是很难熬的。我躺的那张床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降下去，又再升起来——沿着正弦曲线上上下下地浮动。我劝诫自己："夜里号码们应该睡觉，这是义务，就像白天应该工作一样。为了白天能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夜里不睡觉是犯罪……"可我还是睡不着，无法入眠。

我完了。我无法履行对大一统王国的义务……我……



记事十一

提要

……不，我不能。就不写提要吧。

傍晚，薄雾。天空蒙上了一张金灿灿的乳白色幕布，所以看不到更高、更远处有些什么。古人以为，那里是上帝——他们最伟大的孤独的怀疑主义者的居所。我们知道，那里不过是一片晶蓝，光秃秃的，一无所有。现在我不知道天上有什么，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坚信知识的正确，这就是信念。我坚信自己，我了解自己的一切。可是现在……

我站在镜子前，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明白、清醒地看到了自己。我惊奇地发现，我好像是某个“他”。我就是这个他：两道浓黑的剑眉，中间是一道刀疤似的垂直的皱褶（我不记得以前是否也有），浅灰色的眼睛四周围着因失眠而起的黑圈。在浅灰色眼睛后面……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我一直不知道那里有些什么。我从“那里”（这个“那里”既存在我身上，同时又存在于无限遥远的地方）望着自己，也就是看着他。

我可以肯定，那个有两道浓黑剑眉的他，不是我，是别人，我不认识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他相遇。而我是真的，我不是他……

别写了，到这儿打住吧。所有这些都是扯淡，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不过是昨天中毒的后果和呓语……是中了绿色毒酒的毒，还是中了她的毒？反正都一样。我写下这些，目的是要让大家看看，一个思想极为精密、机敏、理智的人，竟会莫名其妙地神魂颠倒、晕头转向到如此地步。而他原来的头脑，即使对付连古代人都怕三分的无穷大，也不在话下……

显示机响了，显示出了“R-13”。让他来吧，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要是此刻我一个人独处……

20分钟以后

在这张纸上，在这个平面的二维世界里，一行行字排列着，但在另一个世界，我对数字的感觉正在消失：这20分钟，可能是200分钟，也可能是20万分钟。

当我平静、有条不紊、字斟句酌地把R-13在我房间里的情形记下时，我的感觉真奇怪，仿佛一个坐在床旁圈椅里的人，跷着二郎腿，好奇地看着躺在床上抽风的人——他自己。

R-13进屋时，我已完全平静正常了。说起他写的诗歌形式的判决书，我感到心悦诚服，赞扬他写得十分成功。我还说，那个狂人主要是被他诗句的扬抑格置于死地的。

“……甚至，如果他们提议让我为大恩主的死刑机做示意图，我必定（非如此不可）要想办法用上你的扬抑格的诗韵。”我说。

突然，我发现R-13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嘴唇灰白。

“您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嗯……很简单，我腻烦了：到处在谈判决书，判决书。我不想再谈它了，够了。我不愿意！”

他皱起眉头，揉着后脑勺那只小箱子，那里装的是另一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两人都默不作声。过一会儿，他在小箱子里找到了什么，拿出来，展示出来……他的眼睛又闪亮起来，充满笑意。他倏地站了起来：“我要为您的‘一统’号写首诗，一定要写！这样的诗值得一写！”

这又是过去的R-13。他嘴唇噼里啪啦地喷着唾沫星子，话又滔滔不绝地往外涌：

“您听我说（啪啪地喷水），古代有个关于天堂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真的！您好好想想。上帝曾经让天堂里那两位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没有第三种选择。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那还用说，明摆着的——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脚镣手铐想得好苦。您明白吗，对脚镣手铐的渴望——这才是世界性的悲哀。有好几百年啊！只有我们才重新认识到如何使幸福回归……不，您再听我往下说！那时候的上帝和我们待在一起，坐一张桌子旁。真的！是我们帮助上帝，才彻底制服了魔鬼——就是他撺掇人去犯禁，去偷吃那害人的自由的禁果。他是阴险毒辣的蛇。可是我们抬起脚，用大靴子照它脑袋一踩……好了，天堂重现。于是我们又像亚当、夏娃一样，无忧无虑、纯洁无瑕。我们不必费脑筋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一切都很简单，像天堂一样美好，像儿童一样单纯。大恩主、死刑机、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局人员——这一切都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和纯洁。因为这一切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只有古代人才爱没完没了地论证，苦思冥想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好了，就这样，总之，写一部这样的天堂史诗很不错吧，对吗？而且，语气应该非常严肃……您明白吗？很不错吧？”

怎么会不明白呢？我记得，当时我曾这样想过：“别看他其貌不扬，脑袋倒真好使。”难怪他和我——真的我——很要好（我至今还是认为，过去的我是真我，目前的一切都是病态的）。

显然，R-13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他搂着我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啊，您呀……亚当！对了，顺便提一下夏娃的事……”

他在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看了一下，说：“后天……不，不，两天以后，O-90有一张来这儿的粉红票子。您怎么样？还和以前一样吗？您愿意让她……”

“那还用说，这很明白嘛。”

“我就是这么对她说的。要不然，您知道吗，她自己还不好意

思……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她对我只不过按粉红票子行事罢了，可是对您……但她又不明说是哪个第四者插进了我们这个三角形。风流汉子，您坦白吧，她是谁？”

我心里的帘子哗的一下掀了起来——我又听见了丝绸的窸窣声，看见了绿色的酒瓶，她的嘴唇……突然，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要是忍住了不说该多好）：“告诉我，您尝过尼古丁和酒的滋味吗？”

R-13抿了抿嘴唇，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我听得一清二楚：“虽说你是我的朋友……可还是得……”

他回答我：“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尝过。可是我知道有个女人……”

“I-330。”我喊了出来。

“怎么……您，您也和她有来往？”他哈哈大笑，都喘不过气来——马上要喷唾沫星子了。

房间里的镜子挂在桌子那边，我坐在软椅里，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额和眉毛。

这时，我——真的我——从镜子里看见两道剑眉的直线歪扭着，颤个不停。那个真的我还听到一阵野性的嗥叫：“‘也’是什么意思？您说，‘也’是什么意思？您说，我要求您说！”

R-13的两片厚嘴唇紧紧抿了起来，眼睛也瞪得圆圆的……我——真的我——狠狠地扭住另一个我的衣领，就是那个野性的、满身毛发、气喘吁吁的我。真的我对R-13说：“看在大恩主的分上，原谅我吧。我病得厉害，睡不着觉。我这是怎么啦，我都糊涂了。”

厚嘴唇上掠过一丝笑意：“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能理解！这些我都不陌生……当然，是从理论上讲。再见吧！”

走到门口，R-13像个黑球似的又转身回过来，走到桌子跟前，朝桌子上扔下本书，说："这是最近写的……专门带给您的，差点儿忘了。再见……"说着，又喷我一脸唾沫星子，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许应该准确些说：我和另一个我单独在一起。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软椅里，好奇地看着我（我自己）在床上抽风。

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我和O-90整整三年生活得如此和睦，而现在突然只要有一个字提到那个I……难道爱情、嫉妒这些疯狂的东西不仅仅存在于古人愚蠢的书里？主要是我出了问题！方程式、公式、数字，我都明白，对这些疯狂的东西却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明天就去找R-13，告诉他……

不，那不是真心话。明天也罢，后天也罢——我永远不会去。我不能也不想见到他。完了！我们的三角垮了。

我独自一人。傍晚，起了薄雾。金灿灿的乳白色幕布遮住了天空。要是能知道那里——高处——是什么该多好！但愿我能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人。

记事十二

提要

对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我总觉得，我会好起来的，我能恢复健康。近来睡眠不错，不再做那些梦，也没有别的什么病痛。明天可爱的O-90要来看我。一切都将是简单、规矩、有限的，就像一个圆圈。我不怕“有限”这两个字，因为人最理性的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要对无穷大不断地限制，在于将无穷大化小至灵活方便、易于接受的微分。我热爱的数学无与伦比的美也正在于此。而她（那个女人）正好对这种美缺乏理解。不过，这仅仅是偶然的联想而已。

这些都是我坐在地铁车厢里，在车轮有节奏的轰隆声中想到的。伴着轰隆隆的车轮声，我抑扬顿挫地低声吟诵R-13昨天送我的《诗集》中的篇章。这时，我感觉到背后有个人小心翼翼地探过身子，越过我的肩膀，低头看着我打开的那页诗。我没有回头，只用眼睛的余光就瞟见了那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和双曲线身影……是他！我不想打扰他，装出无所察觉的样子。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进车厢时，他好像并没有在里面。

其实，这是件小事，却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可以说，使我信心倍增。当你感觉到有双警惕的眼睛随时爱护地关注着你，不让你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让你寸步不偏离正轨时，你会感到多么愉快。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多情，但是我脑子里总浮出这样类似的比喻，例如，把护卫局人员喻为古人曾幻想过的守护天使。古人许多美好的憧憬，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觉到背后站着一个天使般的护卫局人员时，我真的感受到了十四行诗《幸福》的魅力。我想，如果说这首诗是兼具诗意美和思

想深度的珍品，这样的评价准没有错。下面是开头的四行：

二乘二是永恒相恋的数，

不离不分融进四，

炽热相恋的男和女，

正是二乘二永不分的数……

下面的诗句，也都是关于明智、永恒、幸福的乘法口诀表。

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无疑都应该是哥伦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这块大陆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但只有哥伦布发现了它。在R-13以前，乘法表早就有了，但只有R-13能在数字的原始丛林中发现新的黄金国[18]。确实，哪里还能找到比在这里更睿智、更美满的幸福？钢铁会生锈。古代上帝创造了古代人，也就是说，创造了会犯错误的人——当然，这么一来上帝自己也犯了错误。乘法表比古代上帝更聪明，更准确可靠些。因为乘法表从来（请注意）不出错。按乘法表严整、永恒的规律生活的数字是最幸福的。这里没有犹豫，也不会发生迷误。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路也只有一条。真理就是四，正确的道路就是二乘二。如果这两个幸福、完美地互乘的二也考虑什么自由（换句话说，它们明显地想得不对头），难道这不荒唐吗？R-13抓住了最重要、最……对此我绝不须再加以论证。

这时，我的后脑勺感觉到了护卫局的天使呼出的暖融融、柔和的鼻息，接着又转到了左耳。显然，他发现我膝头的书已经合上，而我自己早已遐思联翩。其实，即使他要我打开脑子里的书页，我也乐于立即从命，这样做使人感到平静和愉快。我记得，当时我还回了一下头，眼睛定定地、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可是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也不想弄明白什么——他一句也没问我……我未知的读者们，我只能向你们来倾吐这一切。现在你们对我来说，也像当时的他那样，无比珍贵，既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我由一个个人——R-13扩展开去，想到了宏伟的整体——我们国

家的诗人和作家学院。我曾想过，古代人怎么没有发现他们的文学和诗歌是极度荒诞可笑呢？文艺无比巨大的力量，竟被他们白白地浪费掉了！作家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简直可笑！同样滑稽、荒唐的是，在古代世界，海洋竟毫无目的、不舍昼夜地拍激海岸，那潜藏于水中的巨大能量只用来激发恋人的爱情。而我们却从海浪的絮絮情语中索取了电力。我们把如野兽般狂啸发威的海洋变成了温驯的家畜。对狂野不羁的诗歌，我们也如法炮制，驯服了它。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无所顾忌的啼鸣，而是国家的工具，诗歌应带来效益。

我们有几部著名的《数学诗歌》，试想一下，没有它们，我们在学校里能如此真诚、如此诚挚地爱上算术四则运算吗？《玫瑰花刺》是经典作品，其中，护卫局人员就像玫瑰花刺一样保护着娇嫩的国家之花，以防人们粗野的触摸……当孩子们喃喃诵读诗句“顽童顽童采玫瑰，花刺尖尖扎得疼，顽童失声嗷嗷叫，吓得急忙往家逃”时，看到孩子诵读时天真虔诚的神情，任谁铁石心肠，也会感触万千。还有那本《大恩主日日颂》，谁读过后不会对这位最伟大的号码的忘我劳动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部猩红得瘆人的《法庭判决书集萃》、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的人》，以及案头必备《性事卫生诗抄》！

我们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美，都被永恒地镂刻在金子般的诗歌语言中了。

我们的诗人已经不再生活在幻想的天国，他们降临人间。他们和我们一起踩着音乐机器播放的进行曲那严肃、机械的节拍，步调一致地踏步前进。他们的诗的灵感来自早晨电动牙刷的唰唰声，来自大恩主的死刑机火星飞溅时可怕的咔嚓声、《大一统王国国歌》庄严肃穆的回响、晶亮的夜壶里不堪入耳的哗哗声、窗帘垂下时使人耳热心跳的咔咔声，还有最新烹饪指南轻松快活的语言和街上膜片极其微弱的震颤——它们都是诗的灵感的泉源。

我们的众神就在这里，在人间，与我们同在；他们在护卫局，在厨房，在工厂作坊，在厕所。众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了，apro[19]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未知的星球读者们，我们就要去你们那里，要使你

们的生活变得和我们一样无比理智、准确、划一……



记事十三

提要

雾。你。荒唐透顶的事。

天蒙蒙亮，我就醒了，一睁眼就看见一大片玫瑰色的霞天。一切都很好，圆圆满满。晚上O-90要来。我的身体当然已经好了。我微微一笑，又睡着了。

起床铃声响了。我穿衣起床。再一看，天气大变：从天花板和四壁的玻璃望出去，左右前后，到处都弥漫着云雾。雾气缭绕，一片混沌，狂乱的云层越来越厚，然后又变薄，越来越近。天地之间已茫茫无界线，一切都在飞快地运动、溶化、坠落，什么也抓不住。房子看不见了，玻璃墙在迷雾中消失了，就像晶盐在水中溶化一样。如果站在街上，你会看到屋子里黑影憧憧，就像浸在荒诞的奶液里的悬浮粒子，有的沉在低处，有的高些，有的再高些——在十层楼。一切都烟雾腾腾——也许那里是一片悄然无声的大火。

到11点45分的时候，我有意看了看表，想抓住几个数字，让它们来救我一把。

按守时戒律表，11点45分应该是体力劳动时间。出去劳动之前，我急匆匆回房间一趟。突然，电话铃响了。那边说话的声音像一根长长的针慢慢扎进我心里：“哦，您在家啊！我很高兴。请在街口等我。咱们出去一次……就这样，到那儿，您就会知道去哪儿。”

“您明明知道，现在我要去劳动。”

“您明明知道，您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再见，两分钟以后……”

两分钟以后，我已站在街口。我来这儿是为了告诉她，我听命于

大一统王国，而不是她。还说什么“按照我说的去做”……听她的声音，还很自信。好吧，现在我要严肃地跟她谈谈……

一件件潮雾织成的灰制服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然后马上溶化在雾中。我盯着表，我变成了那根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分，10分……12点差3分，差2分……

不消说，去劳动，我已经迟了。我真的恨透她了。可是，我应该让她知道……

在街口的蒙蒙白雾中，露出了两片血红的嘴唇，就像用尖刀拉开的口子一样。

“我好像耽误了您的事。不过，也无所谓。现在您已经晚了。”

我不作声地看着她的嘴唇。所有的女人都是嘴唇，只是两片嘴唇。有一个女人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圆圆的，富于弹性，是个圆圈，是可以阻挡整个世界的柔软的围墙。而这个女人的嘴唇，一秒以前还不存在，就是刚刚用刀拉开的，还淌着甜蜜的鲜血。

她挨得更近了，肩膀倚在我身上。我们融成了一个人，她慢慢地融进我的躯体——我知道，需要这样。我的每一条神经、每一根头发、每一下甜蜜得作痛的心跳都明白，需要这样。对这种“需要”，我俯首听命、喜不自胜。大概，一块铁也同样乐意服从必然的、科学的规律——紧紧吸附在磁石上。抛向天空的石块必定会有一秒的犹豫，然后急速地往下坠落。人也这样，经过弥留状态，呼出最后一口气，才一命呜呼。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笑了笑，没话找话：“雾……挺大。”

“你喜欢雾？”

这个“你”是古代统治者对奴隶的称呼，早已被人遗忘。它缓慢地，尖刺似的钻进了我的脑子：对，我是奴隶，而这也是“需要”，也很好。

“是啊，很好……”我自言自语出了声。接着我又对她说：“我讨厌雾。我怕雾。”

“那就是说，你喜欢。你怕它，因为它比你强；你恨它，因为你怕它；你爱它，因为你不能使它屈服于你。因为人们只爱不顺从的对象。”

言之有理。正因如此，所以——正因如此，所以我……

我们俩走着——是一个整体。透过雾霭，远远地可以听到太阳低声的歌唱，到处都生机勃勃，金黄的、玫瑰色的、红艳艳的，都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整个世界是一个完整博大的女性，而我们正在她的腹中，还没有出生，我们正在欢乐地成长。我很明白，我绝不会糊涂：这一切——太阳、雾霭、那玫瑰色的和金黄色的，都为我而存在……

我没有问我们要去哪里。何必问呢，但愿能这样不停地向前走，让我们不断地发育成熟，越来越丰满茁壮……

“到了……”I-330在门口停下，“今天在这里值班的正好是……上次在古宅里我曾说起过他。”

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正在成熟的萌芽，只用眼睛读了读牌子上的那几个字：“卫生局”。我全都懂了。

这是一个弥漫着金色云雾的玻璃房间。玻璃顶棚上放着各种颜色的瓶子和罐子，拉着电线。管子里闪烁着蓝色的火花。

房间里的那个人身体很单薄，仿佛是个纸剪的人，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我看到的都只是他的侧影。鼻子是亮闪闪、尖削的刀刃，嘴唇是两片剪刀片子。

我没听见I-330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只看见她在说话，我觉得自己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医生的剪刀片子嘴唇忽闪了一下，说道：“哦，是这样。我懂了。这种病最危险，据我所知，没有

比它更危险的……”他笑了起来。薄纸似的手很快写了几行字，然后把字条递给I-330，又写了一张，递给了我。

这是两张诊断书，证明我们有病，不能干活儿。我偷盗了大一统王国的工作时间，我是个窃贼，应该受到大恩主的死刑机的惩罚。但这对我来说很遥远、无所谓，就像是书本里的东西……我没有丝毫犹豫，接过了字条。我（还有我的眼睛、嘴唇、双手）知道需要这样。

在拐角处空荡荡的车库里，我们坐进了飞船。I-330又像上次那样，坐进了驾驶舱，把启动器推到前方，我们就飞离地面，朝前缓缓地飞去。金色的雾、太阳和医生那尖削如刀刃的侧影（突然，他变得非常亲切可爱）——这一切都跟在我们的后面。以前，一切都围着太阳转，现在我知道，一切都缓慢地、幸福地闭上了眼睛围着我转……

在古宅门口又看到了那位老太太。她那张可爱的长着光线般皱纹的嘴又闭拢了。大概，这些日子嘴巴一直闭合着，只是现在才张开。她微微笑了笑，说：“啊，你真不守本分！你不跟大家一起去干活儿……既然来了，就算了！要是有什么事，我就赶紧去告诉你们……”

那扇沉重的不透亮的门咯吱一声关上了，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心带着疼痛打开了，越开越大，最后完全敞开了。她的嘴唇……我的嘴唇，我吸吮着，吸吮着；我放开她，默默地望着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看着我的眼睛……于是又……

房间里半明半暗，有蓝色的、杏黄的，还有墨绿的山羊皮，金灿灿的佛像堆着微笑，镜子在闪闪发亮。我又重温旧梦，现在我已能理解，一切都浸润着金灿灿的琼浆，它快要漫溢和喷射出来……

已经成熟了。我紧紧地吸附在她身上，就像铁块吸附在磁石上一样，我甜蜜地陶醉其中，听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的支配。没有粉红票子，不必计算时间，不再存在大一统王国，我已化为乌有。只有两排紧如列贝、温情脉脉的利齿和望着我的睁得大大的金光闪烁的眼睛——我往这双眼睛里慢慢地、越来越深地走进去。四下里静悄悄的，

只有屋角的洗脸池里有滴水声。那水滴好像来自几千海里以外的远方。而我是整个宇宙，漫长的时代和纪元在水滴声中流逝……

我披上制服，向I-330俯下身——我最后一次贪婪地看着她。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知道你……”I-330轻声说。她很快下了床，穿上了制服，脸上又浮现出惯常的尖刻得像刺一样的微笑。

“得了，堕落的天使，现在您可完了。您不害怕吗？好，再见吧。您一个人回去，怎么样？”

她打开镶着镜子的大柜门，侧头看着我，等我出去。我听话地走出了房间。可是，我一跨出门槛，就感到我需要她再紧紧依偎在我身上，哪怕只有一秒，我别无他求。

我急忙转过身去。可能她现在还站在镜子前扣制服纽扣。我跑进房间一看，愣住了：柜门上钥匙的老式圆环还在晃动（我看得很清楚），可是I-330已不在了。她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呢？房间里只有一扇门，可是她的确不在。我搜遍了各个角落，甚至打开柜子，把那里花里胡哨的古代衣裙都摸索了一遍——什么人也没有……

我的星球读者们，给你们讲这荒诞的故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不过，你们每天从早到晚的生活中不是也都充满了荒诞吗，不也都像做梦（古代人的疾病）吗？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了，不过是荒诞大小有异罢了。此外，我确信，或迟或早我会将所有荒诞不经的现象都纳入某种三段逻辑论。这又使我坦然了，希望也能解除你们的疑虑。

……我感到很充实！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充实！

记事十四

提要

“我的”。不准许。冰冷的地板。

下面写的还是昨天的事。昨天临睡前的个人时间里，我忙着别的事，所以没写成记事。可是那些事在我脑子里都像刀刻斧凿般清晰，很不一般，大概永远也忘不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令人冷得难受的地板……

晚上，O-90应该来我这儿，今天是她的时间。我下楼去办事处领取放下窗帘许可证。

“您怎么啦？”值班检票员问，“您今天怎么有点儿……”

“我……我病了。”

从实质上说，这是真话。我当然病了。这一切都是病态。我马上想了起来，可不是吗，我还有医生证明呢……我伸进口袋摸了摸：证明在那儿，还簌簌作响呢。这么说，那些事都发生过，确有其事……

我把粉红票子递给值班检票员，感到两颊发烫。我没看值班检票员，可我觉得她正奇怪地望着我……

21点30分。左边房间里已放下了窗帘。在右边房间里，我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看书。俯首在书页上的是他疙疙瘩瘩的秃顶和额头——一个很大的黄色抛物线。我挺苦恼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出了那些事以后，我和O-90该怎么办？我明显地感觉到从右边向我投来的目光，清楚地看到他额头的皱纹——一行行字迹不清的黄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里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22点差15分。我的房间里卷起了一阵快活的粉红色旋风，两只粉红色的胳膊紧紧围住了我的脖子。后来，我感觉到围住我颈脖的圈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最后完全松开了。她的两只手垂了下来……

“您不是以前的那个……您不是我的！”

“‘我的’，多么不开化的用语。我从来也不是……”我一时木讷：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倒确实不属于谁，可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不再生活在我们这个理性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荒诞的古代世界里、$\sqrt{-1}$的世界里。

窗帘慢慢放下。右边房间里，邻居的一本书从桌上掉了下来。在窗帘马上要碰到地板的一瞬间，透过窗帘和地板之间窄窄的缝隙，我看见一只蜡黄的手捡起了书，而我又多么想拼命地攥住那只手啊……

“我以为……我希望……今天在散步的时候遇到您……我有许多话……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可爱又可怜的O-90！她那粉红色的嘴——粉红色的月牙儿耷拉着两个角。可是，我不能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也不妨这么说，我不告诉她，是免得她成为我的同谋。因为我知道，她是没有勇气去护卫局的，这样必然会……

O-90躺在床上。我慢悠悠地吻着她，吻着她手腕上那圈孩子般的胖胖的肉褶。她的蓝眼睛闭着，粉红色的月牙儿般的嘴慢慢绽开了，有了笑意。我吻遍了她全身。

突然，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一切都已耗尽。我不能，我不可能，应该——可是不可能。我的嘴唇一下子冷了下来……

粉红色的月牙儿颤动起来，失去了色泽，痛苦得变了形。O-90把床上的罩单披在身上，裹住了身体，然后把脸埋在枕头里……

我坐在床旁的地板上。地板冰冷彻骨。我默不作声地坐着。下面冒出逼人的寒气，不断地往上升。大概，那蓝色的无声的星际空间也

和这里一样沉寂寒冷吧。

“您要理解我，我并不愿意……”我嘟囔着，“我千方百计……”

这是真话，我——那个真的我，并不愿意。可是我怎么对她说呢？我怎么向她解释：铁块并不愿意，可是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必然的……

O-90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对我说：“您走吧。”因为她在哭，这个“走”字听起来像“抖”。这个莫名其妙的细节，不知为什么却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浑身凉透，四肢麻木地出了房间，来到走廊里。玻璃外面飘浮着一片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薄雾。到了夜里，大概又会降下漫天大雾。夜里会出什么事吗？

O-90从我身旁悄悄地溜了过去，进了电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等一等！”我喊了一声，因为我感到害怕。

但是，电梯嗡嗡响着，一直下降，下去了……

她夺走了我的R。

她赶走了我的O。

然而……然而……

记事十五

提要

气钟罩。明净如镜的海面。我命该永远心急如焚。

我刚走进“一统”号飞船站，第二设计师就迎面走了过来。他的脸总是圆圆的，像个白瓷盘，一说话，就像在瓷盘里给你端来了馋人的美味。

“您前不久生病了。这儿没了您，没了领导，昨天，可以说出事了呢。”

“出事了？”

“是啊！铃响了，工作结束了，大家开始离开飞船站。您知道怎么着？清场时抓到了一个没有号码的人。可是他是怎么混进来的，真叫人弄不明白。把他送进手术局了。在那儿，亲爱的，会让他开口的：他为什么来，又是怎么来的……”接着，他又送来一个微笑——甜美无比……

在手术局里工作的都是我们经验丰富、手术高明的医生，由大恩主直接领导。手术局拥有各种器械，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台尽人皆知的气钟罩。其实，它很像古代学校里做实验用的仪器：把耗子放在玻璃罩里，用空气泵将罩里的空气慢慢抽掉……气钟罩当然是相对完备得多的器械，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气体。另外，气钟罩当然不是为了折磨可怜的小动物，它负有崇高的使命，那就是保障大一统王国的安全，换句话说，保障数百万人的幸福。大约在500年前，当时手术局还在初创阶段，居然有些糊涂人把手术局和古代宗教裁判所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实在太荒唐，就像把做气管切开术的外科医生和拦路割喉抢劫的强盗混为一谈。他们手上可能同样有把刀，两人干的事也一

样，都要切开活人的喉咙。但是归根结底，一个是为了救人，另一个则是犯罪，一个是带“＋”号的人，另一个是带“-”号的……

这一切简单明了，我只需一秒，逻辑推理机器只要转一圈，就可以解决，但是机器的齿轮一下子钩住了“-”号，头脑里反映的是另一幅图景：柜子上钥匙的圆环还在轻轻晃动。显然，门刚刚匆匆关上，可是I-330已经不在了，消失了。转到这儿，逻辑推理机怎么也转不过去了。是梦吗？可是我现在还感觉到右肩那难以言传的甜蜜的疼痛——I-330曾紧倚着我的右肩，和我一起在迷雾中行走。“你喜欢雾吗？”是的，我也喜欢雾……一切富有生机的、新鲜的、奇特的，我都喜欢。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我脱口说了出来。

“很好？”那双瓷眼瞪得圆圆的，“您指什么，这里有什么好的？如果这个没有号码的人得逞的话……看来，哪儿都有他们，周围都有，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就在这儿，在‘一统’号附近，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您明白吗？我总有这种感觉。”

“您听说过没有，好像发明了一种切除幻想的手术？”（最近我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嗯，听说了。这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会去请他给我动手术。”

那张瓷盘脸上显出一副吃到柠檬般酸溜溜的神情。他多么可怜，对他来说，即使很间接地暗示他可能有幻想，他也会不高兴。……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我在一星期以前也会生气。可是现在，现在就不然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我的脑子里有幻想，我知道自己有病。我还明白我并不想治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不愿意。我们踩着玻璃台阶往上走。下面的一切，我们都看得十分清楚……

我的读者们，不管你们是谁，你们都生活在太阳下。如果你们过去也曾像我现在这样生过病，你们就会知道早晨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是粉红、透明、暖融融的金子。连空气也微微带些血液，一切都被太阳柔和的血液浸染了。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石块是有生命的、柔软的，铁是暖融融的、活生生的，所有的人都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在微笑。然而，再过一小时，可能一切都会消失。一小时以后，粉红色的鲜血将会流尽最后一滴——但是现在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看到“一统”号躯体内的玻璃血液在涌动，在闪闪发光，“一统”号正在思考自己伟大而可怕的未来，在思考它将带给宇宙

的沉重的载重——必将到来的幸福。我未知的读者们，它将带给你们幸福——你们一直在寻求而又没有得到过的幸福。你们会找到的，你们将成为幸福的人，你们必然成为幸福的人。这已指日可待。

“一统”号船体基本竣工。长长的椭圆形船体显得高雅端庄，通体用的是我们的玻璃——它像金子一样长存不朽，像钢铁一样坚韧。玻璃船舱内架着的条条横向加强肋是隔框，纵向加强肋是纵桁，尾部是装载巨型火箭发动机的基座。每隔3秒就发生一次爆炸，“一统”号巨大的尾部就向宇宙空间喷射出火焰和气体。这艘幸福的火焰喷射飞船，将向太空不停地急速飞驰……

在地面上，人们就像一台大机器上的一个个操纵杆，正按泰勒管理法有规律地、迅速而有节奏地、不停地弯腰、直腰、转身。他们手执闪亮的割炬，喷着火切割，焊接着玻璃板、弯管接头和托板。一辆辆透明玻璃大吊车，正在玻璃轨道上慢慢滑动。它们也像人们一样驯服地转动、弯曲，把吊车上的物体送到“一统”号船体内部。他们也都是一样的，是人化了的机器和机器化的完美的人。这是最高层次摄人心魄的美、和谐的乐章……

让我快些下去，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和他们肩并肩地在一起，钢铁般的节奏使我激动、兴奋。丰满红润的圆脸颊，镜子般明净、没有非分之想的额头，都在有节奏地运动着……我在这明镜般的海洋里浮游。我得到了休息。

突然，有一个人转过脸平静地问我：“怎么样，还可以吧？今天好些了？”

“什么好些了？”

“昨天您没来。我们还以为您出了什么危险的事……”他额头明亮，朝我微微一笑，天真得像个孩子。

血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脸。我不能，我不能面对这样的眼睛撒谎。我没说话，心在往下沉……

舱门口里探出一张白瓷圆盘脸：“喂，Д-503，刚性悬臂架的中心力矩怎么不对头……请快些上来！”

还没听他说完，我就赶紧朝上面跑去——我很不光彩地逃跑了。我没有勇气抬起眼睛，脚底下的玻璃台阶发出耀眼的光芒，弄得我头晕眼花。我越往上走，越觉得没希望：我是个有罪之人、中了毒的人，这里没有我的位置。以后我再也不能和这里准确划一、机械的旋律融合在一起，不能在这平静如镜的海面上浮游。我命该永远心急如焚、东奔西走，寻找一个可以让我不再抬眼见人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力量摆脱……我将永远……

一个冰冷的火花穿透了我的心，我一阵发冷。我已无所谓，随便怎样都可以。但是她会被告发，她也会被……

我从舱门口爬出来，站在甲板上。我不知道现在该去哪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抬头望了望天。被正午的暑气折磨得暗淡无光的太阳已升到中天。下面静卧着“一统”号灰色的没有生命的玻璃身躯。粉红色的血液已经流尽。我很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这里，一切依然故我，同时又很明白……

“您怎么了，Д-503，耳朵聋了？我喊了您半天……您怎么啦？”这是第二设计师的声音，他简直是趴在我耳朵上喊，看来已经喊了很久。

我怎么了？我失去了方向盘。马达轰隆隆地响，飞船颤动着飞速向前，但是没有方向盘。我也不知道在往哪里飞，如果往下飞，就会马上撞在地上，也许该往上飞——飞向太阳，飞向火海……

记事十六

提要

黄颜色。一个二维影子。不可救药的灵魂。

我已经很多天没写记事。不记得有多少天，因为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这些日子都是单一的黄色，就像干燥至极、晒得火辣辣的黄沙，没有一点儿荫蔽，没有一滴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沙。我不能没有她，而她自从在古宅莫名其妙地消失以后……

从那以后，我只在散步的时候见到过她一次。两三天前，还是4天以前？我记不清，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是一个日子。她一闪而过。在那一刹那，黄沙般的、空茫的世界又变得充实了。和她挽着手一起走的是那位只到她肩膀的双曲线S，还有那个单薄得像纸一样的医生，除了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号码——我只记住了他的手指，手指特别细长、苍白，好像是从制服袖里射出来的一束光。I-330抬起手跟我打招呼。她隔着S的脑袋伸过头去，与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的人说话。我只听见"'一统'号"几个字。四个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一转眼，他们已消失在灰蓝色的海洋里，眼前又是那黄沙般干燥至极的道路。

那天晚上，她有一张来我这里的粉红票子。我又爱又恨地站在显示机前祈求着，希望显示机快些响，快些显示出I-330的数字。电梯门响了，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个号码，有高个儿的，有脸色苍白的、粉红的、黝黑的……四周的窗帘纷纷落下。但没有她。她没来。

也许，在22点整的此时此刻，她正闭目侧肩依偎着某个人，同样对这个人说："你爱我吗？"她会对谁说呢？他是谁？是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的号码，还是口水四溅的大嘴R，难道是S？

S……为什么这些天来，我耳边总是听到他扁平的吧唧吧唧的脚

步声，仿佛踩在水洼里的响声？为什么这些日子他总像影子似的跟踪我？总有一个灰蓝色的二维影子出现在我前面、旁边、后面？人们踏着它过去，或是踩着了它，它还是待在这儿，待在你身旁，好像有一根无形的脐带把它和你拴在一起。也许，这根无形的脐带就是她I-330？我说不上来。也许，护卫局人员已经知道，我……

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的影子看得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看得见你，你懂这个意思吗？于是，你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你觉得两只手不是你自己的，它们净碍事。我也突然发现，我的两只手挥动得很滑稽，和脚步不协调。或者，突然觉得非回头看看不可，可是又不能回头，怎么也不行，脖子僵硬，动不了。我就跑了起来，越跑越快。这时我的后背感到那影子也快步跑了起来，我怎么也躲不开它，无处藏身……

终于，回到了我的房间里。最后总算只有我一人了。但是房间里有台电话——这样又有事了。我又拿起话筒："对，请找一下I-330。"话筒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有人在那边走动，从走廊经过她的房门，过去了。没人说话……我扔下了话筒，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我要去找她！

这是昨天的事。我急匆匆地去找她。在她住的那幢房子外面，我从16点到17点转悠了整整一小时。号码们列队一排排从我身旁走过，就像只万足巨兽。几千只脚有节奏地踩在地上，晃动着身躯，慢慢地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风浪抛到了荒凉的孤岛上。我还在寻找，在灰蓝色的海洋中寻找……

现在，也许立刻会看到那个辛辣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和黑洞洞的眼睛，里面正炉火熊熊、人影憧憧。我要径自往里走，并且对她用"你"，一定用"你"，我要说："你很清楚，我不能没有你。你为什么这样？"

但是她——不说话。我觉得静极了，突然传来了音乐机器的乐声。我知道已经过了17点，大家早已走了，我——只有我一个人，我——迟到了。四下里是一片沐浴着黄色阳光的玻璃荒漠。我可以看见

那倒映在玻璃镜面上的上下颠倒地悬挂着的晶亮屋墙和可笑地倒悬在那里的我。

我需要尽快离开，马上赶到卫生局去，去要一张诊断书，证明我有病，否则我会被抓走……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走，待在这儿，安静地等他们来发现我，把我送去手术局——这样，一下子全都结束了，什么罪恶都勾销了。

有一阵轻微的声响传来，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个双曲线的影子。我不是用眼睛看到而是感觉到的，两只尖利的灰色钢锥很快地朝我身上钻来。我强作欢颜，说（这时候应该说点儿什么）：“我……需要去卫生局。”

“为什么？您干吗站在这儿？”

我荒唐地倒立着，脚朝上地挂在那里。我没吭声，臊得全身发烫。

“跟我来。”S的声音很严厉。

我乖乖地跟着他走，毫无必要地甩动着两只不属于自己的手。我抬不起眼睛来，所以总是走在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里：这儿的机器也是基座朝上，人也和机器一样脚贴在天花板上站着；再往下是凝固在马路玻璃面里的天空。我记得，当时使我最难受的是，我生活中最后一次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不是它真正的样子。可是，我抬不起眼睛来。

我们停了下来。我面前是台阶。只要向前跨一步，我就会看见那些穿着白色手术服的医生和巨大的无声的气钟罩……

我使出机械传动般的力量，好不容易才把眼光从脚下的玻璃上移开。猛然间，映入我眼帘的是“卫生局”几个金灿灿的大字……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儿来，而没去手术局呢？为什么他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其实当时我根本顾不得想这些。当时我向上一蹿，蹦过几级台阶，砰的一声，就把门紧紧关上。这时，我才喘过一口气来，好像今

天我从一大早起还没有喘过气，也没有心跳，只是这会儿才喘了第一口气，才打开了胸中的闸门……

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个头矮墩墩的，两只眼睛从下往上打量着病人，好像要把人挑到犄角上去；另一个精瘦，两片嘴唇是闪闪发光的剪刀片子，鼻子尖利如刃……不就是那个医生吗！

我冲他奔了过去，仿佛见到亲人一样，径自往那锋利刀刃上扑，和它们讲起了我的不眠之夜、我的梦、影子和黄色的世界。两片剪刀片子闪着光——它们在微笑。

“您的情况不妙！看来您已经有了灵魂。”

灵魂？这是个奇怪的、古老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词。我们有时也说什么“心心相印”“漠不关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可是，灵魂……

“这……很危险……”我喃喃道。

“不治之症。”剪刀片子说得斩钉截铁。

“可是……症结究竟何在？我怎么……不明白。”

“是这样……这怎么对您解释……您是个数学家吧？”

“是的。”

“比方说，平面，表面，就像这个镜面。我和您就站在这个平面上，不是吗？这里阳光耀眼，我们眯着眼，这儿闪烁着割炬的蓝色火花，那边还有飞机闪过。但只是发生在表面上，只是瞬间的存在。但是您设想一下，这层坚硬的表面由于受到火的灼烤，突然变软了。它的表面塌陷了，不再是平滑的，一切往里凹陷，落入了一个镜子世界。我们像孩子一样好奇地往里窥视。您要知道，好奇的孩子并不愚蠢。这样，平面变成了容积、物体、世界。而在镜子内部（在我们内部）有太阳、飞机螺旋桨带来的旋风，有您颤抖的嘴唇，还有别人

的。您也明白，冰冷的镜子的作用是反映、反射，而这个镜子世界能容纳、吸收，一切都能在这里留下永久的痕迹。比如，一天您看见某人脸上有一道刚能察觉的皱纹，以后它就永远留在您的记忆中了。有一天，您听到寂静中水的滴答声，您现在还觉得余音在耳吧……”

“是的，正是这样……”我抓住了他的手。现在我又听见洗脸池里水龙头在静静地滴水。我熟悉这声音，永远忘不了。可是怎么突然有了灵魂呢？以前一直没有啊，可是现在突然……

“为什么别人没有，而我却……”

我更紧地捏住了他瘦削的手，害怕丢掉这个救生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羽毛，没有翅膀，而只有翅膀底下的肩胛骨呢？因为翅膀已经没有用处，有了飞机，翅膀只会碍事。翅膀为的是飞翔，我们还能往哪儿飞呢？我们已经飞到目的地，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说得对吗？”

我心慌意乱地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接着是一阵尖厉的笑声，像手术刀一样锋利。另一个医生听到我们的谈话，迈着粗粗的短腿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那双眼睛先把我那位薄纸般的医生挑到了犄角上，接着又挑了我。

“怎么回事？什么灵魂？你们在谈什么灵魂？真不像话！这样下去快要流行传染病了。我对您说过（他又把薄纸般的医生朝上一挑），我对您说过，应该摘除所有人的幻想……摘除幻想只需要外科手术，只有外科手术……”

他戴上一副硕大的X光眼镜，围着我来回转了半天，一边透过我的颅骨仔细检查着我的脑子，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异常，十分异常！您听我说，您同不同意用酒精消毒呢？您这种情况在大一统王国是很不正常的……酒精消毒可以预防传染病……当然，如果您没有什么特殊理由的话……”

“您不知道吧，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认为，这样做当然会破坏……”

“哼！”矮个子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又迈着短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

留下了我们两个。他那薄纸般的手亲切地轻轻搭在我的手上，侧着脸靠近我，低声说：“我只悄悄地告诉您，有这种情况的，不止您一个。我的同事说它是传染病，不是没有根据。您回忆回忆吧，难道您自己没有发现别人也有类似现象，十分相像、十分相近的情况？……”

他盯着我的眼睛。他暗中指的是谁？是什么？难道……

“我告诉您……”我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是他已经提高嗓门说起了别的事：“……至于您的失眠症和您做梦的毛病，我只能建议您多散步。您可以马上去做，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散步……比方说，也不妨去古宅走走。”

他的眼光又把我看透了，他的脸上露着难以察觉的笑容。当时我觉得，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藏在他淡淡笑容里的字母——也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名字……这些会不会又都是幻想？

我好不容易才等他给我开了病假条：今天和明天两天的病假。我默默地又一次紧紧握了握他的手，跑到了外面。

我的心载着我，像飞船那样轻盈飞快地腾飞了。我知道，明天有很快乐的事等着我。它会是怎么样的呢？



记事十七

提要

透过大墙玻璃。我死了。长廊。

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昨天，正当我以为一切都豁然开朗、所有的X都已解决的时候，我的方程式里又冒出了新的未知数。

这件事的坐标原点，当然是那所古宅。过原点引x—x′轴、y—y′轴、z—z′轴，由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不久前是我生活的全部。现在我沿着x—x′轴（第59大街），朝原点步行过去。在我的脑海里，昨天发生的一切又像五彩缤纷的旋风一样翻卷起来：那倒挂的房子和人，我那两只不属于自己的胳膊，还有亮闪闪的剪刀片子和洗脸池里清晰的滴水声（以前我听到过一次），这一切都在烤软而塌陷的镜面内部，也即灵魂所在之处，飞速地旋转着，连血带肉地撕扯着灵魂。

遵照医生的建议，我有意不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而沿着直角边走。现在，我已经拐过直角上了第二道边线，也就是紧挨绿色大墙墙根的那道坡。大墙外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从那里涌来一阵阵树根、树枝和花叶的旷野气息，这气浪铺天盖地而来，眼看就要把我吞没，我就要从一个人，即一个最最精细、最最精密的机器变成……

但幸运的是，在我和荒野的绿色海洋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大墙。啊，墙和障碍物的限制功能多么强大！啊！这是最最伟大的发明。当人筑起第一道大墙时，人才不再是野性的动物。当我们筑起绿色大墙时，当我们用这道大墙把我们机械而完美的世界与树木、禽鸟、动物的世界——不理智的、乱糟糟的世界——隔绝的时候，那时人才不再是野蛮人……

大墙那边，有一头野兽，面目模糊不清，隔着玻璃正痴呆地望着

我，它那双黄眼睛一直表达着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意思。我们彼此瞪了好久，就像平面世界和非平面世界两口相对而望的深井。我脑子里生了个念头：“别看这黄眼睛的家伙在又脏又乱的绿树林里过日子，也没日没月，没准儿比我们还幸福呢。”

我举手一挥，黄眼睛眨巴了一下，然后就朝后退去，消失在绿叶丛里。可怜的家伙！他比我们幸福——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也许比我幸福，这倒是有可能，但我是个例外，我有病啊。

再说，我也不错……现在我已经看见了古宅的朱红色院墙，还有那个老太太合拢着的可爱的嘴。我迫不及待地朝老太太奔去。

“她在这儿吗？”

合上的嘴慢慢张开了：“她？指的是谁呀？”

“嘿，还能是谁？当然是I-330啰……那次就是她和我一起坐飞船……”

“哦，是这样……是这样……”

她那张瘪嘴的条条皱纹张开了，那双狡黠的黄眼睛投射出一束光，朝我身上钻进来，越钻越深……最后她才说：“好吧，告诉您吧……她在这儿，刚进去一会儿。”

这时，我发现，在老太太脚旁长着一丛银白色的苦艾（古宅是史前风格博物馆，一切都保存得很完好），一根枝条搭在老太太手上，她抚弄着枝条，膝盖上还映着一道金黄的阳光。在这一瞬间，我、太阳、老太太、苦艾、黄眼睛——我们是一个整体，仿佛有某种血管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血管里涌动的都是同样热情的、最美好的血液……

现在我觉得不好意思往下写了。可是，我保证过，我的记事是绝对坦诚的。这时，我低下头，吻了吻老太太那张合拢的毛茸茸的软嘴。老太太用手擦了擦嘴，笑了……

我噔噔噔地踩着地板，跑过了那几个熟悉的堆放着不少东西的房间。不知为什么，我直奔卧室而去。我已经到了门口，手已握住了门把手，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她不是一个人在里面呢？”我停下脚步，侧耳听了听。但是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不过，我的心不在我胸膛里，而是在旁边什么地方怦怦地跳。

我进了房间，只见一张被褥整齐的大床、一面镜子，还有一面镶在柜子里的镜子，锁眼里还插着一把带着古香古色的圆环钥匙。一个人也没有。

我低低地唤了一声：“I-330！你在这儿吗？”接着又是一声，声音压得更低。我闭目屏息，仿佛已经跪在了她面前：“I-330，亲爱的！”

悄无声息，只听见水龙头在朝白色洗脸池里滴水，声音匆促。我听着觉得很不愉快，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于是，我拧紧水龙头出来了。她不在这儿，这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她在别的套间。

我从昏暗的宽楼梯上跑下来。我伸手拉了拉第一扇门、第二扇门和第三扇门，但都锁着。除了我们的那个套间外，其他套间的门都锁着，而那里——没有人……

于是，我又回到了那里，也不知道要去那儿干什么。我慢慢走着，步履艰难，鞋底突然成了铁铸似的。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想法：“地心引力不变一说有误。这么看来，我那些公式也都……”

想到这儿，思绪突然被打断了：最底层的那扇门砰的一声响了，有个人踩着石板地进来了。我又觉得身子轻快了，简直是身轻如燕地飞到栏杆旁。我正想俯下身来大喊一声“你——”仅这一个字，就可以把我心里的一切都倾吐出来。

突然，我愣住了。楼下，我看见在方窗格的阴影里飞快地闪过S的脑袋和两只扇动着的粉红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耳朵。

我脑袋里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不能，绝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只是一个没有逻辑前提的结论（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结论的

前提）。

我踮起脚，紧贴着墙往楼上悄悄地溜去，想躲进那间没有锁门的套间里。

我才到门口一秒，S已经上楼了。但愿门别出声！我祈求着，可门是木头做的，咯吱一声！屋子里那些绿的、红的和金灿灿的佛像都从身旁飞快地闪过——我跑到柜子的玻璃镜前：镜子里是我那张苍白的脸、凝神谛听的眼睛和嘴巴……我听到血液在涌动……听着听着，我又听见门咯吱一声……是他，是他！

我一把抓住了柜门上的钥匙，那上面的圆环晃动起来，提醒了我："那次I-330……"脑子里又闪出了一个没有前提的结论——应该说是没头没尾的一闪念。我赶紧打开柜门钻进去，又把门严严实实地关上。现在，我在黑漆漆的柜子里。我跨出了一步——脚底下一晃悠，身体开始慢慢地、轻轻地往下坠落，眼前一片漆黑。我死了……

后来，当我有可能来记述这一段奇遇时，我曾苦苦回忆当时的情景，也曾想在书本里寻找答案。现在，我当然明白了，那是暂时的死亡现象。古代人明白这道理，而我们，据我所知，却对此毫无概念。

我不记得自己死过去多久，很可能是5至10秒。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复活了。我睁开了眼睛。周围昏天黑地，我感到自己在不停地往下落，往下落……我伸出手想抓住个东西。可是飞快向上升的粗糙的墙面蹭着了我，我的手指流血了。很明显，眼前这一切并不是我病态的想入非非。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听到自己发颤的呼吸声，仿佛在抽噎（我真不好意思写出来，这一切太突然，太莫名其妙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我继续往下落。最后，下面轻轻往上一顶，我脚下那块东西不再往下坠落。在黑暗中，我摸到了个把手，使劲儿一推。门打开了，半明半暗的光线透了进来。我再一看：我背后的一块方形小平台很快往上升去。我赶忙扑了过去，但为时已晚。我被截在这儿了……"这儿"是哪儿？我不知道。

这儿有一条长廊，静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像有1000普特的重量压着你。圆形拱顶下是一长串望不到头的小灯，灯光明灭、摇曳不定。这里有点儿像我们地铁的隧道，但要窄得多，也不是用我们的玻璃建造的，用的是另一种古代材料。我突然一闪念：难道是古代的地下通道……好像在两百年大战期间有人在这里避难……顾不得这些了，我得走。

我估计走了有20多分钟，然后向右拐。这时，走廊变宽了，灯也亮了些。我听到了嗡嗡的声响。也许是机器声，也许是人声，不好说。不过，当时我正站在一扇沉重的不透亮的门旁——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我敲了敲门。再使劲儿重重地敲了敲。门里的声音静了下来。里面当啷一声，笨重的门朝两边慢慢地推开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那位我认识的鼻薄如刃、瘦削如纸的医生！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谁比谁更惊愕。

“您？在这儿？”说完，他那两片剪刀片子啪地合上了。

而我好像根本听不懂人话似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对我说了什么。很可能他在说，我应该离开这儿。因为后来他用那扁扁的薄纸肚皮把我挤到走廊上比较亮的地方，又朝我背上推了一把。

“请问……我想……我以为她，I-330……可是后面有人跟踪我……”

“您在这儿等着。”医生打断了我的话。他走了……

最后，我总算见到了她！她终于来到我身旁，到了这儿。现在这儿是哪儿已经无所谓了。眼前是我熟悉的杏黄绸衣裙、尖刺般的微笑、垂下眼帘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我的膝盖都在颤抖，而我脑子里的想法更愚蠢：“振动产生声音。颤抖应该是有声的。我怎么听不见呢？”

她的眼睛朝我洞开着，我走到了里面……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刚才在哪里？为什么……”我直勾勾地看着她，目光一秒都移不开。我好像在说梦话，忙不迭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也许只是我的思想，还没有说出来：“有个影子……跟在我背后……我死过去了……从柜子里……因为您的那个剪刀片子说我有了灵魂……是不可救药的……”

“不可救药的灵魂！我可怜的人儿！”I-330纵声大笑。她的笑声淋了我一头，我的梦呓被浇没了，四下里都是一短截儿一短截儿的笑声，熠熠闪光，发出银铃般的声响。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拐角处又冒出了那个医生。啊，多么好、多么可爱的薄纸般的医生。

“怎么回事？”他站在她旁边。

“没什么，没什么！我以后再告诉您。他这是偶然……告诉他们，我就回去……再过15分钟吧……”

医生在拐角一转身就不见了。她等着，听那边的门重重地关上。这时，I-330把一根甜蜜的尖针慢慢地、越来越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她的肩膀、手和整个身子紧紧依偎着我。我和她一起走，我和她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不记得我们在哪儿拐进了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踩着台阶往上走，没完没了地走啊走，谁也不说话。我没看见，但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仰着头，抿着嘴唇静听着音乐——静听我身上发出的低微的颤音。

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古宅院内的一个隐蔽角落里（院里这种地方难以计数），旁边有一道围墙，地面上戳着断壁残垣留下的光石条和高低不平的黄砖。她睁开眼说：“后天16点。”说完，她就走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后天就都清楚了。活生生的痕迹只有一个：我右手指尖上的皮都蹭掉了。但是，今天在“一统”号飞船上工作的时候，第二设计师千真万确地对我说，他似乎亲眼看见我无意中被砂轮蹭着了手指。嗯，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我说不上来。我糊涂了。

记事十八

提要

逻辑的迷宫。伤口和膏药。从此洗手不干。

昨天我一躺下，就沉入了梦的海底，就像一艘超载的船翻船沉了底。四周是沉寂的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水。我从水底慢慢地浮了上来。浮到水中央，我睁开眼一看：这里是我的房间！当时正是湖绿色的静谧的早晨。玻璃镜柜门上映着太阳的一块光斑，直射我的眼睛，使我无法准确地按守时戒律表规定的时间睡足。要是能把柜门拉开就好了。可是，我整个人好像陷在蛛网里，无法动弹，起不来，连眼睛上也蒙上了蛛网。

最后我总算起来了，把柜门拉开——突然，从玻璃镜柜门里面冒出个全身粉红的I-330，她正在拽下身上的衣裙。我已经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哪怕是最神乎其神的事。我记得当时自己毫不吃惊，什么也没问，就赶忙进了柜子，把背后的门砰地关上。我气喘吁吁，用手胡乱摸着，迫不及待地和I-330联成了一体。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透过黑暗中的那道门缝，我看见一道耀眼的阳光像闪电似的，晃动着，映在地板上、柜面上，再往上去——这道闪着凶光的光刃落在了I-330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子上……我感到毛骨悚然，忍不住大喊了一声——我又睁开了眼睛。

还是我的房间。还是湖绿色的静谧的早晨。柜门上映着一块太阳的光斑。我正躺在床上。刚刚是个梦。可是我的心还怦怦直跳，它在战栗、在振荡；我的手指尖和膝盖微微作痛。事情肯定发生过。而我现在弄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在毫无疑问、习以为常和三维空间的一切事物中，都冒出了无理数，原来光滑的平面变得毛糙、凹凸不平……

离响铃还有一段时间。我躺在床上思考着，脑子里开始了非常奇特的逻辑推理。

曲线和物体在平面世界都有相应的方程式和公式。但我们不知道无理数公式和我的$\sqrt{-1}$对应的是什么物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可怕的是，这些无形的物体是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在数学里就像显示在屏幕上似的，我们看到了它们奇怪的、带钩刺的身影——无理数公式。数学和死亡不会有错。如果在我们的世界——平面世界看不到这些物体，那么，它们在非平面空间，那里必然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巨大的世界……

我没等起床铃响，就急急忙忙下了床，在屋里急促地来回踱步。迄今为至，我的数学是我脱轨的生活中唯一坚实可靠的安全岛，但是现在它离开了河床，漂浮着，在水里打起旋儿来。这不可思议的灵魂究竟是什么？难道也像我的制服、我的靴子（它们都在玻璃镜柜里放着）那样实在吗？如果靴子不是病，那么为什么灵魂是病呢？

我思索着，不知怎样才能从这荒唐的逻辑迷宫里走出来。这是一座神秘莫测、可怕的密林，就像绿色大墙那边奇怪的、不可理解的、没有语言而能说话的生灵一样。透过厚厚的玻璃，我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无限大同时又无限小的$\sqrt{-1}$。那里有个蝎子般的东西，长着一根随时让你感觉到的带“-”号的尖刺……也许它不是别的，正好是我的灵魂。它也像古代神话中的蝎子那样，心甘情愿地豁出性命去蜇自己……

铃响了。白天到了。上述的一切并没有死亡，也没有消失，只是披上了日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到了夜里，它们并没有死亡，只是罩上了夜的黑色。我脑袋里轻雾缭绕。透过雾气，我看见一张张长玻璃桌和一个个不声不响的圆脑袋正有节奏地慢慢地咀嚼着。远处，一个节拍机穿过云雾传来嘀嗒声。在这熟悉亲切的音乐伴奏下，我和大家一起机械地数数——50下。50是咀嚼一块食物的规定次数。然后，我机械地、有节拍地迈步下楼，和大家一样在登记离场人数的本子里，在自己的名字上做个记号。可是我总觉得自己并没有和

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只是独自一人；一堵隔音的软墙挡住了我，墙里面是我的世界……

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那又何必在这本记事里费笔墨呢？何必在这儿写那些荒唐的梦、柜子和没有尽头的长廊呢？我很遗憾，没有写颂扬大一统王国的诗韵严谨的数学长诗，却写了一部幻想惊险小说。啊，但愿它真的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现在的生活——充满X、$\sqrt{-1}$和堕落的真实生活。

不过，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未知的读者们，很显然，和我们相比，你们不过是儿童罢了（因为我们是大一统王国哺育大的人，当然已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你们是儿童，只有这样，你们才可能乖乖地吞下这丸精巧地包裹着惊险小说厚厚糖衣的苦药……

傍晚

不知你们是否也曾有过如下的体验？当飞船在蓝空盘旋上升，舷窗开着，呼啸的狂风扑面而来时，你们会觉得大地消失了。你们也忘记了它，因为它就像土星、木星和金星一样，离你们无比遥远。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狂风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我忘记了大地，忘记了可爱的粉红的O-90。但是，大地依然存在着，迟早我要在大地上降落，我只是闭眼不看登记着O-90的那张性生活日期表罢了……

今天晚上，遥远的大地提醒了我它的存在。

遵照医嘱（我真心诚意，确实希望恢复健康），我在那条直线形的空寂的玻璃大街上散步，用了整整两小时，而此时大家都按守时戒律表坐在玻璃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从实质上讲，这是反常现象。试想，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啊！一根孤零零的手指（从一只手的整体上割下的）在玻璃人行道上弯曲着身子，连蹦带跳地前行。这根手指就是我。最奇怪、最反常的是，这根手指完全不想和其他手指一起待在手上。它愿意这样孤身独处，或者……是啊，我已不必隐瞒，或者和那个她待在一起，通过她的肩膀，通过紧紧相握的手

指……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她的身心。

我回到家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晚霞玫瑰色的余晖映在房间四壁的玻璃上，映在蓄电塔的金色尖顶上，笼罩着迎面而来的号码们的声音和笑脸。真奇怪，即将燃尽的阳光和早晨初升的阳光的角度完全一样，其他的一切却迥然不同，连玫瑰色的霞光也各具异彩：晚霞宁静而略带苦涩，而早霞——又将是响亮和悦耳的。

楼下前厅里，检查员Ю从一堆映着玫瑰色霞光的信件里抽出一封，递给了我。我再次说明一下，这是一位很值得人们尊敬的妇女。我确信，她对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

可是，每当我看见那挂在脸颊上的鱼鳃，不知为什么，就是感到不愉快。

Ю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把信递给我时，叹了口气。但是这声叹息，仅仅微微拂动了一下隔在我和这世界之间的帷幔，因为当时我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这封在手中微微发颤的信上——我确信这信是I-330写的。

这时，Ю又发出一声叹息，声音有两道加重线，太明显了，我不得不把目光从信封上移开。在鱼鳃和羞涩低垂的眼睑之间，露出一个温情脉脉、使人目眩、膏药般的微笑。然后，她说："您真可怜，真可怜啊！"又一声叹息，是有三道加重线的叹息，接着她朝信微微地点了点头（她当然知道信的内容——这是她的义务）。

"不，其实我……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不，亲爱的，因为我比您自己更了解您。我早就开始观察您了。我觉得，您生活中需要一个能和您手挽手一起走的人，需要一个对生活已有过多年研究的人……"

我觉得全身都贴满了她的微笑。这是治疗创伤的膏药，而这些创伤会来自我手上这封颤抖着的信。最后，她透过羞答答的眼睑，悄声说道："我再想一想，亲爱的，我再想一想。您可以放心，如果我有足够勇气的话——不，不，首先我还是应该再想一想……"

伟大的大恩主啊！难道我命中注定……难道她想对我说……

我眼花了，眼前好像有成千上百条心弦曲线，信在手里颤得要跳起来了。我走到玻璃墙旁光亮处。阳光渐渐暗淡了，在我身上、地板上、我的手上和信上，洒下越来越浓重的伤感的绛红色霞光。

信封拆开了。赶紧先看谁写的——我的心被扎了一刀：不是I-330，不是她，是O-90。在信纸右下方还有一团化开的墨水渍，这里滴了一滴墨水——这又是一道伤。我最讨厌墨水渍，不论墨水渍或者别的什么，我都受不了。我知道，要是在以前，这团墨水渍顶多使我不高兴，令我心烦而已。可是现在这灰不溜丢的墨水渍像片乌云，而且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黑，这是为什么？也许又是灵魂在作祟？

信：

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我现在也没法好好地写信——这些我都顾不得了）。现在您知道，没有您，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再有晨光，不再有春天，因为R对我来说只是……当然，这对您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这些日子里如果没有他，我一个人真不知怎么办……这些日日夜夜多么漫长，它们仿佛是10年，也许是20年。我的房间好像不是四方形的了，它成了圆形的——没有尽头，我走了一个又一个圆圈，都是一个样，连一扇门都没有。

我不能没有您，因为我爱您。我知道，我明白，现在世界上除了那个女人，您谁也不需要。您知道，正因为我爱您，我就应该……

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把破碎的自己弥合起来，能多少恢复得像过去的O-90。然后，我会自己提出申请，撤销对您的登记。这样对您会好些。您会觉得很好。以后我不再来了。请原谅。

不再来。这样当然再好不过，她做得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记事十九

提要

第三级数的无限小。蹙额的人。越过栏墙。

她对我说过“后天见”。这句话她是在哪儿说的？是在那亮着一串颤悠悠的暗淡小灯的奇怪的长廊……也许不是那儿？不对，不是那儿。是后来，在古宅院子一个荒凉的角落里。这个“后天”就是今天。一切都长了翅膀，时间在飞，我们的“一统”号也已经长了翅膀，火箭发动机的安装工程已经结束，今天已经做了无负载运转试验。那轰鸣是多么美妙动听，多么雄壮威武！对我来说，每一声轰鸣都是对我唯一的她的敬礼，是对今天的敬礼。

火箭发动机喷口下面，有十多个飞船站工作人员站在那儿——他们太粗心大意了。当第一声轰鸣响起时，他们立即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渣子和黑焦炭。此刻，我不无骄傲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此有分秒的停顿，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震惊。我们和我们的机器继续着自己的直线和圆周运动，没有些微偏差，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十多个号码只不过是大一统王国人口的一亿分之一。如果用应用数学计算，这不过是三级数的无限小。由于缺乏数学概念而产生的怜悯和同情心，只有古代人才有，我们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昨天我居然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灰溜溜的污点，为一团墨水渍而伤神（甚至写进了记事）。这都是平面软化的表现，而平面应该像钻石一样坚硬，像我们的墙一样，“豆子蹦上去也要弹回来”，即“徒劳无益”——古人谚语。

16点。我没有去第二次补充散步。她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正好这时想来呢？因为这时太阳光下的一切都在铮铮作响……

我——玻璃大楼里几乎可以说只有我一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我可以向左、向右、向下看得很远；到处都是一个个悬在空中，像镜子照出来那样一模一样的空荡荡的房间。只有在浅蓝色的投射着太阳阴影的灰暗楼梯上，一个单薄的灰色影子正慢慢往上走着。听，都听见脚步声了。透过门往外看，我感到一个膏药似的微笑朝我贴了过来。过一会儿，这个影子走过去了，从另一道楼梯下去了……

显示机咔嚓一声响了。我紧张地奔到机器前，那个白色狭长的显示屏上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号码（是辅音字母开头）。电梯嗡嗡响了，门啪地关上了。我眼前是一个人的额头——一顶不经意地歪戴着压得低低的帽子，而眼睛……他给人的印象很奇怪，仿佛紧蹙眉头下的那双眼睛在说话：“这是她给您的信（声音从紧蹙的眉头，从帽檐下发出的）……她请您一定……一切按信中说的去做。”

他紧蹙眉头，从帽檐下向四周扫了一眼。没有人，什么人也没有，快点儿给我吧！他又打量了一下四周，把信塞给我，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信封里有一张粉红票子，还有一股她的淡淡的香水味。是她，她要来，要到我这儿来。快些看信，要亲自看过信才能真的相信……

什么？不可能！我又看了一遍，简直一目十行：“这儿有票子……并请您一定放下窗帘，好像我真的在您房间里……必须让他们以为我……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我把信撕得粉碎。我在镜子里瞥见自己皱起折断了的剑眉。我拿起票子，也想把它撕碎，就像她的信那样……

“她请您一定一切都按信中说的去做。”

我的手软了下来，手指松开了。票子落到桌子上。她比我强，看来我会按照她说的去做。不过……不过还不好说，再看看吧，因为晚上还早……票子留在了桌上。

镜子里，我的两道愁眉紧锁着。为什么今天我又没有医生证明呢？要不然就可以出去走走，沿着绿色大墙不停地散步，然后往床上一倒——沉沉睡去……可是，我应该去13号讲演厅。在那儿我必须牢牢地控制自己，还要一动不动地坐上两小时……可这时我想做的是大声喊叫，使劲儿跺脚……

演讲正在进行。非常奇怪，今天那台闪闪发光的机器发出来的不是平时的金属声音，而是软绵绵的、毛茸茸的、青苔般的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女人的模样，她弯腰驼背，矮个头，就像古宅门口的老妇人。

古宅……一提到它，欲望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就像喷泉一样。我需要竭尽全力控制自己，才不让自己喊叫起来。软绵绵、毛茸茸的声音从左耳进，右耳出。我只记得它讲到了儿童和儿童学。我像照相机感光板似的，把一些不相干的、别人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极其准确地照了下来：一把金色的镰刀（那是扩音机表面的反光），镰刀下面是一个孩子（实物教具），他正朝听众们挪动着。嘴里咬着小制服的衣角，小拳头握得紧紧的，大拇指（应该说是很小的指头）朝里握着，淡淡的一圈胖乎乎的黑道道，是手腕上的肉褶。我像感光板那样照着相：孩子一条裸露的腿伸到了讲台外边，粉红色的脚趾像扇子似的撑开，他往下踩着……眼看就要摔下来了……

这时，一个女人的喊声传来。一件制服扇动着透明的翅膀飞到了台上，抱起了孩子，嘴唇吻着孩子手腕上胖乎乎的肉褶，把孩子挪到讲台中央，然后又从台上下来。我照下了粉红的、耷拉着嘴角的月牙儿和泪汪汪的蓝眼睛。是O-90。突然，我意识到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像我遇到的某个逻辑严密的公式那样合理和必要。

她坐在我左边稍稍靠后一些。我回过头去。她顺从地把目光从讲台上的孩子身上移开，投向我，注视着我。于是，她、我和台上的桌子又形成三个点，通过三点连成三条线，它是某些难以避免的、无人知晓的事件的投影。

我沿着暮色浓重的绿色街道回家，路灯像一只只盯着你的眼睛。

我听到自己整个人都像钟表似的在嘀嗒作响。我身上的指针马上就要越过某个数字，再走下去，将无法回头。她需要使人以为她在我这儿。而我需要她，至于她的需要，与我又有何相干！我不愿去当别人的窗帘——我不愿意，很简单。

背后又响起了我熟悉的踩水洼的吧唧吧唧声。我已经用不着回头看，我知道那是S。他会一直跟到大门口，然后大概就在下边人行道上站着，往上放出一根根芒刺，钻进我的房间，直到我放下那幅遮掩罪行的窗帘。

他，护卫局的天使，已拿定了主意。我也已决定不这么干。我决心已定。

我上楼进了房间，打开灯。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O-90在我的桌旁站着，确切说是挂在那儿。她就像一件脱下来挂在那儿的空荡荡的衣服，衣服里面仿佛已没有一根发条，手脚也都没了发条，头发也直直地、无力地垂着。

“我来是想谈谈我的那封信。您收到了吧？收到了？我需要知道您的答复，我今天就需要知道。”

我耸了耸肩，颇为自得地望着她泪汪汪的蓝眼睛，好像她什么都错了似的。我拖延着不马上回答她。后来，我得意地，把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送进她的耳朵里：“答复？有什么可说的……您说对了。毫无疑问，您说的都是对的。”

“这就是说……（她微微一笑，想以此掩饰轻微的颤抖，但是我看出来了。）很好！我这就……我这就走。”

她靠着桌子挂在那儿，眼睛、手和脚都垂着。桌上还放着那个女人的揉皱了的粉红票子。我赶紧打开《我们》的手稿，遮住了粉红票子（也许主要是不想让我自己看见，而不是O-90）。

“瞧，我在不停地写。已经写了170页了……这有些出乎意料……”

她说，不，是声音的影子在说："还记得吗……那时我在您的第7页上……洒了滴墨水——您还……"

满碟的蓝色溢出了碟沿，泪水无声地从脸颊上迅速地淌下，急促的话也往外溢："我受不了了，我马上就走……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这样吧。但是我只希望——我应该有您的孩子。您给我留下一个孩子，我就走，我马上就走！"

只见她制服底下的全身都在发抖，我感到自己马上也要……我把手背到后面，笑了笑说："怎么？难道想尝尝大恩主的死刑机的威力？"

她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又向我涌来："随便吧！可是我会感觉到……感觉到我腹中的他，哪怕只有几天……只要能看到，哪怕只看到一次他手上的肉褶，就像讲台上的那个孩子。哪怕只有一天！"

三个点：她，我，还有讲台上那长着胖乎乎肉褶的小拳头……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被带去参观蓄电塔。当爬到塔顶的时候，我俯身探出玻璃栏墙，只见下面的人都成了小点。我心里一阵发紧，但又很兴奋，我想："要是我跳下去，会怎么样？"可我的两只手把扶手抓得更紧，如果是现在——我就跳下去了。

"您甘愿这样？您明明知道……"

好像面对着阳光，她闭上了眼睛，脸上漾起一个满是泪水的欣慰的微笑。

"对，是的！我愿意！"

我从手稿底下拿出那张粉红票子——那个女人的票子。我跑下楼去找值班检票员。O-90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但我当时没听清楚，等我回来后，才明白过来。

她坐在床沿，两只手紧紧地夹在膝盖中间。

“这……这是她的票子？”

“无所谓。嗯，是她的。”

有个东西咔嚓一声断裂了。大概是O-90的身子动了一下。她坐着，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一声不响。

“怎么啦？快点儿……”我粗鲁地重重地捏了她的手腕，在那圈孩子般胖乎乎的肉褶旁，现出几个红印——明天会变成青紫斑。

这是最后的记忆……接着，熄了灯，思想也熄灭了，黑漆漆的一片，飞溅着火星——我从栏杆上跳了下去……

记事二十

提要

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岩石。

放电——这是最合适的形容。现在我发现这最符合我的情况。这些日子我的脉搏越来越干燥，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张，阴阳两极日益靠近，已发出噼啪声，只要再移近一毫米，立刻就会爆炸，然后是一片寂静。

现在我心里很平静，空洞洞的，就像家里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人躺在床上生病一样，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思想铮铮的敲击声。

也许，这次“放电”可以彻底地治愈折磨着我的灵魂。我又会变得和大家一样。至少现在当我想到O-90站在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或坐在气钟罩下时，可以丝毫不感到内疚。如果她在手术局供出了我，那也无妨。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必将虔诚地、感激涕零地去亲吻大恩主的惩罚之手。在大一统王国里，我享有接受惩罚的权利。我不会放弃这一权利。我们任何一个号码都不应该也不敢拒绝这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它更珍贵。

……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撞击般的铮铮声。那玄妙的飞船将把我载往我喜爱的抽象思维的蓝色高空。在这最纯净的稀薄空气中，我的“权利”的观念，像充气轮胎一样破裂了。我很明白，这不过是古代人荒唐偏见的再现，是他们关于权利的思想。

有的思想是黏土质的，有的思想是由金子和我们贵重的玻璃雕凿出来的，是永世长存的。为了对构成思想的材料进行检验，只须在材料上滴一滴强酸。其中有种酸液是reductio ad finem[20]，古人也知道这种试剂，好像他们就是这么称呼它的。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有毒的试

剂，他们宁愿要黏土质的或者玩具似的天空，也不屑于要那蓝色的空蒙。至于我们，感谢大恩主，我们是成年人，我们不需要玩具。

好吧，我们来给权利做一次滴定试验。甚至古代最有头脑的人也知道：权利来源于力量，而权利又是力量的功能。现在有两个天平盘：一个盘里的重量是一克，另一个是一吨；一个盘里站的是“我”，另一个是我们，即大一统王国。很显然，认为“我”可以对王国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是一吨的等量，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以得出下列的分配方法：给一吨以权利，给一克以义务。而由渺小到伟大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忘记你是一克，而记住你是百万分之一吨……

脸色红润、躯体肥胖的金星人，皮肤粗黑得如铁匠般的天王星人，在蓝色的寂静中，我听到了你们的不满和埋怨。可你们应该明白，一切伟大的都是简单的；你们应该明白，唯有四则运算法则是不可动摇和永恒的。只有建立在四则运算法则基础之上的道德，才永远是伟大的、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这个真理是最新的发现，是几百年来人们不畏艰辛、奋力攀登的金字塔的顶峰。站在这样的高峰上，你会看到，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残留着祖先的野性，它像蛆虫一样，还在蠕动；站在这样的高峰上，非法的母亲O-90、杀人犯、亵渎大一统王国狂妄的诗人，都是罪犯，对他们定罪判刑也毫无二致——死刑。这是最理想的秉公断案。这也正是历史早期充满天真的玫瑰色遐想、住砖瓦房的古人所憧憬的公正裁决。他们的上帝同样把亵渎神圣教会这一罪愆当作杀人罪来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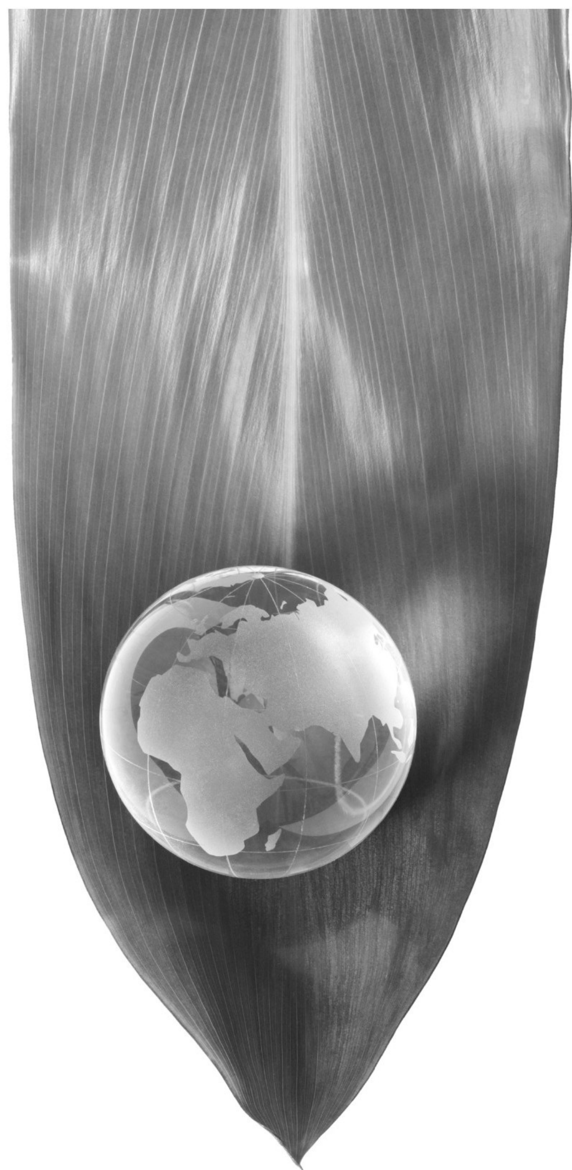
严厉的黑皮肤天王星人，你们也像古代西班牙人那样聪明地想出了火刑，你们沉默不语。我觉得，你们与我同在。但是，我听到了玫瑰色的金星人的议论，他们在谈论刑讯和惩罚，谈论着要回到野蛮时代。我亲爱的星球人，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不能进行数学哲理思考。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像飞船上升一样，是呈螺旋形的。然而圆周与圆周又各自有别：有的金灿灿，有的却鲜血淋淋。但是它们都是360°。从0°开始，往前：10°，20°，200°到360°，然后又回到0°。是

的，我们又回到了零。不过，这对我的数学头脑来说是很明了的：这个零完全是另一个新的零。我们从零开始向右出发，却从零的左边回来，因为原来的正零被我们的负零取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我眼里，这个零仿佛是一条狭长的巨大岩石，它默不作声，尖削如利刃。在一片骇人的黑森森的夜色中，我们屏息凝神离开了零度岩石黑夜的那一边。几百年来，我们这些哥伦布，在海上扬帆，不断地航行……我们绕过了整个地球，最后，终于胜利了！礼炮轰鸣！大家都爬上了桅杆：我们看到的是零度岩石完全陌生的另一侧。这里是大一统王国的北极光笼罩的天地，漂浮着巨大的浅蓝色浮冰，彩虹和太阳璀璨明媚，仿佛有几百个太阳，几亿道彩虹……

一把刀的厚度就能把我们与零度岩石的黑暗面隔开，原因何在呢？刀是人所创造的最牢固、最不朽、最天才之物。刀是断头台，刀是可用来斩断乱麻的万能工具，而刀刃正如唯一无畏的思想，砍向谬误邪说……



记事二十一

提要

作者的责任。坚冰将溶化。好事多磨的爱情。

昨天是她该来的日子，可是她没有来，又找人送来一张含糊不清的短笺，但是我很平静，很坦然。如果我还是照她信中吩咐的去做，如果我把她的粉红票子送交给值班检票员，然后放下窗帘，一人独坐在屋里——那么，我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无力违抗她的意志。可笑！当然绝非如此！只是因为，窗帘可以把我和所有的膏药般的微笑隔开，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写记事，此为其一。其二，我怕以后找不到打开所有未知数的那把唯一的钥匙，而它只可能在她那里，只能在I-330那里找到（例如，柜子之谜、我假死之谜及其他）。我现在认为，即使只是作为记事的作者揭开这些谜，我也义不容辞，何况人从生理上都对未知数反感。而作为一个homo sapiens[21]，只有在他的语言中完全不存在问号而只有惊叹号、逗号和句号时，才是完全意义的homo sapiens。

我觉得，只是出于本记事作者的责任感，今天16点的时候，我又坐上飞船，向古宅飞去。当时朔风怒号，飞船在空中艰难地前进，仿佛正在穿越一座密林，透明的树枝呼啸着，抽打着船身。城市在下面，整座城市都由浅蓝色的坚冰垒筑而成。突然，云彩出现了，斜斜的影子飞掠而过，冰层变成了铅灰色，膨胀起来，就像春天你站在岸上观看河面的冰层，它似乎就要断裂、涌动、旋转起来，然后漂走。但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冰层纹丝不动，你自己倒觉得身体发胀，心跳加快，心境越来越不安宁。（我为什么要写这些？这些古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可以摧毁我们生活中最透明的、最坚固的水晶玻璃的破冰船……）

古宅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四周走了一圈，看见在绿色大墙旁

有一个看门的老太太。她用手掌挡着太阳，朝上看着。那里大墙上面盘旋着一只只尖三角似的飞鸟，尖叫着俯冲下来，胸脯冲撞在坚固的电压围墙上，然后又飞回去，在绿色大墙上空盘旋。

在她暗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看到不时飞掠过斜斜的影子和快速朝我投来的目光。

“什么人都没有，谁都不在！真的！所以没必要去那儿。真的……”

为什么没必要？这种说法也真怪，为什么认为我必定是某个人的影子呢？也许你们才都是我的影子呢？可不是吗，我把你们都写进了记事稿。原来这些还只是一页页四方形的空白纸。没有我，那些由我引路在一行行字迹小径中行走的人能见到你们吗？

当然，我没有对她说这些，根据我的经验，最痛苦的莫过于别人怀疑你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三维空间的真实，而是别的什么。我只板着脸对她说，她应该去开门。于是，她放我进了院子。

院子里空落落的，悄无声息。墙外风声呼号，但离得很远，就像那天一样遥远。那天我们从地下长廊里走出来，两人肩并着肩，合二为一——如果那一切确实发生过的话。我在一个石砌的拱形屋顶下走着，脚步声撞到潮湿的拱顶，又折回来落在我背后，仿佛后面老有人跟踪我。透过布满朱红色小疙瘩的砖墙上的一扇扇方形墨镜，窥视着我的举动，看我如何打开咯吱作响的板棚的门，看我如何探头张望那些犄角旮旯儿和各处的通道。围墙上有扇门，门外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这是伟大的两百年大战的古迹。地上戳着一条条光秃秃的砖石斜脊，墙基的黄砖高高低低，露在外面，还有一座竖着笔直烟囱的古代炉灶，它就像一艘永恒的舰艇化石，停泊在由黄色和朱红砖石组成的浪涛中。

这些高低不平的黄砖，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但记不清楚，好像在底下，在很深的水里。于是我开始到处寻找：我跌进坑里，绊到了石块，黄锈斑斑的铁条钩住了我的制服，我累得大汗淋漓，咸涩的

汗水从额头往下淌，流进了眼睛……

哪儿都没有！我哪儿都找不到地下长廊的地面出口——没有出口。不过，这样也许更好，这一切更可能是我那些荒唐的梦中的一个。

我浑身沾着蛛网，满是尘垢，疲惫至极。我打开围墙门，想回到大院里去。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响声，还有吧唧吧唧的脚步声，眼前又出现了那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和S双曲线的微笑。

他眯缝起眼睛，放出一根根芒刺，直朝我钻来，一边问道：“您在散步？”

我没有回答。两只手非常碍事。

“怎么样，您现在觉得好些了？”

“是的，谢谢您，好像快恢复正常了。”

他放过了我，抬眼朝上望，头后仰着，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喉结。

在不太高的上空，大约50米的地方，传来飞船的嗡嗡声。飞船飞得不高，速度又慢，飞船上还吊着长筒观察镜，因此我知道这些飞船都是护卫局的。但是它们不像往常那样只有两三架，而是有10架到12架之多（很抱歉，这里我只能用约数）。

“为什么有这么多飞船？”我斗胆问了一声。

“为什么？嗯……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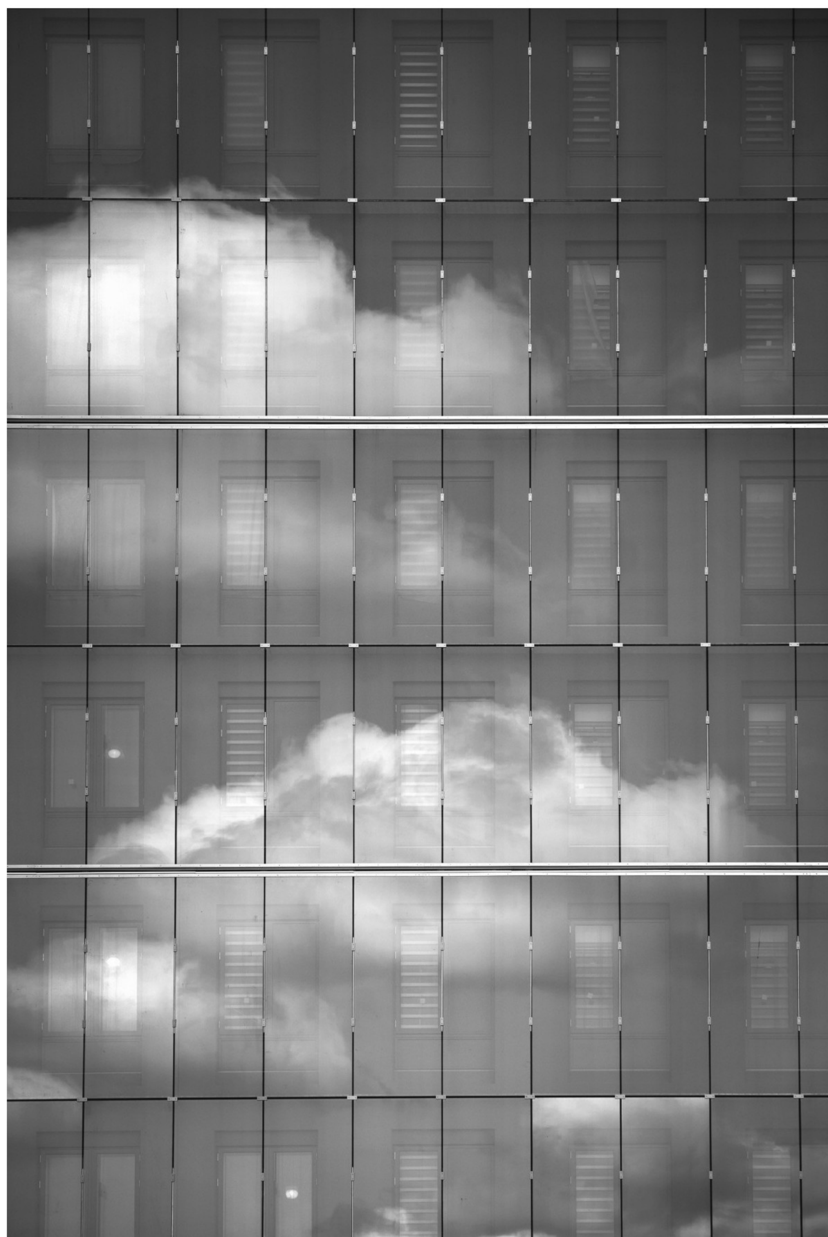
他向我点了点头，又吧唧吧唧踩着院子的石板地走了。后来，他又回过头来，半侧着身子对我说：“请您多加小心！”

剩下我一个人。周围静悄悄，空荡荡的。绿色大墙上空鸟儿翻飞盘旋，阵阵清风吹过。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飞船很快从空中掠过。云彩轻轻地投下沉重的阴影。下面是浅蓝色的圆屋顶，一个个冰块似的玻璃立方体，渐渐变成铅灰色，渐渐变潮，膨胀起来……

傍晚

我打开了手稿。我想就伟大的一致同意节写一写我认为（对你们读者）一些不无裨益的看法。这一节日即将到来。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还不能写。眼下我总要留神去倾听风的黑色翅膀拍打玻璃墙的声音，我总要回头张望，我在等待什么。等待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熟悉的棕红色鱼鳃到我房间里时，我高兴极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她坐了下来，郑重其事地把夹在两膝之间的制服裙裙褶抚平，然后很快地送过来一个又一个微笑，把我身上的裂缝一块块地粘住，于是我觉得身体被牢牢地粘紧了。我觉得很牢固，很愉快。



“您知道吗，今天我一进教室（她在儿童教育工厂工作），就看见墙上贴着幅漫画。真的，不骗您！他们把我画得像条鱼。也许，我真的……”

“不，不，瞧您说的。”我忙不迭地说（说真的，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像鱼鳃，这很清楚，至于我说过的关于鱼鳃之类的话，是很不恰当的）。

“当然，归根结底，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您要明白，问题在于行为本身。我当然把护卫局的人叫来了。我很爱孩子，我认为，最难做到、最伟大的爱——是严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哪能不明白？这和我的思想正好有共同之处。我忍不住把记事二十章中的一段念给她听，这段开头的那句是：“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撞击般的铮铮声……”

我不用看就知道，她棕红色的脸颊正在颤抖，离我越来越近，现在她那瘦骨嶙峋得有些扎人的手指伸到我的手里：“给我，把这个给我！我要把它抄录下来，让孩子们背出来。我们更需要它，比火星人更需要，今天、明天、后天，我们都需要。”

她回头看了一下，声音很低地对我说：“您听说了吗？听人说，在一致同意节……”

我倏地站了起来：“听人说什么？什么？一致同意节怎么啦？”

那道舒适的围墙没有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抛到了外面，狂风在屋顶上肆虐，斜移的乌云……越来越低……

Ю毅然决然地搂住了我的肩膀（虽然我已发现她手指的骨节都在颤抖——我激动的情绪引起了她的共鸣）。

“坐下吧，亲爱的，不要激动。说什么的没有啊……再说，只要您需要，那天我就陪伴在您身旁。我把孩子托付给别人。我来陪您，亲爱的，因为，说实在的，您也是个孩子，您也需要……”

“不，不，”我摆着手说，“完全不必！要是这样，您真会以为我是个孩子，以为我一个人不能……完全不必！”（坦白说，那天我还有别的计划。）

她笑了笑。她微笑的不成文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唉，您真是个固执的孩子！”后来，她又坐下，垂着眼睛，手又羞答答地把制服裙膝盖处的褶子抚平。现在，她说起了别的事：“我想，我应该拿定主意了……为了您……不，我求求您，别催我，我还需要想一想……”

我没有催她，虽说我明白我应该是幸福的，也明白如果我能使别人在晚年得到幸福，我将无上光荣。

……整整一夜的梦。我梦见了翅膀，我用手抱着脑袋来回躲着这些翅膀。后来又梦见一把椅子，但这把椅子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而是古代款式的木椅。它像匹马似的倒换着腿（右前腿——左后腿——左前腿——右后腿），朝我的床跑过去，还上了床。我喜欢木椅子，尽管坐着它不舒服，还硌得疼。

真怪，难道就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治治做梦的毛病，或者使它变成理性的，甚至有益于健康？

记事二十二

提要

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完善之中。我是个细菌。

假如您现在站在岸边：层层波浪有节奏地向岸上涌来……突然，掀起的波浪就此停住不动，凝固了，这是多么可怕和反常。如果有一天我们正在按守时戒律表散步，突然散了队形，乱了阵脚，停了下来，那时你同样会感到可怕和反常。我们编年史上曾记载过类似的情况，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9年前：一块陨石从天空坠落，哗哗响着，冒着烟，落在正在散步的稠密人群之中。

我们正在散步，像平时那样走着，也就是说，我们像亚述人古迹上凿刻的勇士那样：有1000个脑袋，整齐划一地迈着腿，整齐划一地挥动胳膊。在大街街尾，蓄电塔发出令人胆寒的呜呜声。一个四方队形从街尾迎着我们走来：前后左右都有卫兵押解，中间有三个穿制服的号码。他们胸前的金色号码牌已被摘掉，这十分明白，明白得吓人。

高塔顶端是一个巨大的刻度盘，这是从云端俯下来的一张脸，向下吐出一秒又一秒的时间，冷漠地等待着。到了13点06分整，四方形队列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离我很近，连最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得很真切。我非常清楚地记住了一个青年细长的脖颈和布满蓝色血管的太阳穴，它们就像小小的神秘世界地图上的河流。这个神秘的世界，看来就是这个青年。他大概看见了我们队列中的某个人，就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拿起电鞭子朝他啪的一声抽去，射出蓝莹莹的火花，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一声。接着，差不多每隔两秒就听见清脆的啪的一声，紧接着便是一声尖叫，啪的一声——尖叫一声。

我们还像刚才那样步伐整齐，像亚述人那样迈着步子。我看见火

花迸射时弯弯曲曲的美丽光带，心想：“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不断完善，永无止境。应该如此。古代人的鞭子多么丑陋……而我们的多么美……”

这时，从我们队伍里跑出一个纤细矫健的女人，她喊道：“住手！不许打！”她径直冲向四方形队列。就像119年前陨石坠落那样，散步的队列停下了，队伍凝固了，仿佛蓝灰色的海浪被突然袭来的寒流封冻了。

有一秒钟，我和大家一样，像局外人一样看着她。她已经不是号码了，而只是一个人，是侮辱大一统王国的物质。当她转过身，并把大腿扭向左边时——她的这一动作突然点醒了我。我熟悉这柔韧得像软枝条的身躯，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和手都接触过它。当时我已确信无疑。

两个卫兵朝她冲过去，想截住她。在马路路面那块目前还明光铿亮的地方，他们马上就要……接触到她，她马上会被逮捕。我的心咯噔一下，停住不跳了。我来不及思考这样做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荒唐还是理智，就冲了过去……

我感觉到有几千双惊恐得圆睁着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这却使那个野性的、手上汗毛浓密的“我”，更不顾一切地亢奋地、勇敢地奔去。他从我身体里蹿了出来，越跑越快，离她还剩两步了，她突然回过头来……

我看见的是一张布满雀斑的颤抖的脸，还有棕红色的眉毛……不是她！不是I-330！

我喜不自禁。我想喊“别放了她”“抓住她”这类话，可听到的只是自己的低语。而在我的肩头，一只手重重地落了下来。他们抓住了我，押着我朝前走。我想向他们解释……

“你们听我说，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以为，这是……”

但是，我哪能把自己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呢？我也说不清记在记事

稿里的我的病。我没精打采，乖乖地被押着走……骤起的疾风刮落了一片树叶，它无可奈何地落下，飘落着，旋转着，想挂在它所熟悉的任何一根树枝上。我也像这片树叶，想抓住任何一个无声的圆球形玻璃房，抓住屋墙的透明玻璃，抓住蓄电塔直冲云霄的浅蓝色尖针。

现在，当沉重的帷幕将把我和这整个美妙的世界彻底隔开的时候，我发现，在玻璃马路上不远处，一个我熟悉的大脑袋正急速地赶过来，甩动着两只粉红色翅膀似的大耳朵。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扁平的声音：“我认为有义务在这里证明一下，号码Д-503有病，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相信，他只是受了不自觉的不满情绪的影响……”

“是的，是这样，”我抓住了这句话，“我还喊了‘抓住她’呢！”

背后有人说：“您什么也没喊。”

“可我是想喊的，我敢向大恩主起誓，我想喊的。”

一根根灰色冰冷的尖锥往我身上钻了一秒。我弄不清楚，也许他发现我说的（差不多）是真话，也许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暂时再饶我一次。他还是写了张条子，交给一个抓着我的卫兵。于是我又自由了，确切些说，我又被关进了严整的、不见首尾的亚述人队列之中。

那个押着雀斑脸和太阳穴（上面画着地图似的蓝线）的四方形队列，拐过街口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我们走着。这是一个有百万个脑袋的身躯，每个人都感到驯服的欢乐，大概也就是分子、原子和吞噬细胞所感到的欢乐。古代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先人，虽说他们还很不成熟）懂得这个道理：顺从是善行，而骄傲是罪孽，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我是魔鬼的子孙。

现在，我正和大家齐步走着，但还是和大家不一样，隔离着。刚才的惶急和不安，使我现在还浑身发抖，就像大桥上刚刚轰隆隆驶过了一列古代披着铁甲的列车，余颤不止。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但

是，只有眯着的眼睛、化脓的手指和蛀牙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这个个体，健康的眼睛、手指和牙齿仿佛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个人意识，不过是一种病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可能，我已经不是那个能认真地、平静地吞噬细菌（比如那个蓝色太阳穴和雀斑脸）的吞噬细胞。我可能是种细菌。这种细菌可能在我们中间已滋生了上千个，也像我这样乔装打扮成吞噬细胞……

如果今天的风波从实质上来说不太重要，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开端，是第一块陨石，而后面还云集着不计其数的轰响着、燃烧着的巨石，它们将无穷无尽地坠落到我们这个玻璃极乐世界来，那时会怎么样呢？

记事二十三

提要

鲜花。晶体的溶化。只要。

据说，有的花百年难得一开。为什么没有千年、万年一开的花呢？我们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日子。我陶醉在幸福之中。我走下楼梯，去找值班检票员。周围千年的花蕾静静地绽开着。一切都喜气洋洋，争芳吐艳：椅子、鞋子、金色号码牌、电灯、睫毛很长的黑眼睛、玻璃栏杆、掉在台阶上的头巾、值班检票员的小桌子，以及坐在桌旁的Ю棕红色的雀斑脸，一切都与平日迥然不同，都是崭新的、光鲜的、娇嫩的、玫瑰色的、湿润的。

Ю接过我的粉红票子。在她脑袋上方，玻璃墙外的一枝无形的树枝上，悬挂着一轮浅蓝色的温馨的月亮。我得意地指指月亮说："月亮——您明白吗？"

Ю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票上的号码，接下去又是她那熟悉的处女般贞洁的动作：把夹在两膝之间的裙褶抚平。

"亲爱的，您的脸色不正常，有病容，因为不正常和疾病是一回事。您在糟踏自己，谁也不会对您说这一点的，谁也不会。"

这个"谁"指的当然就是票子上的号码I-330。可爱的Ю，好心肠的Ю！您当然很正确。我不理智，我有病，我有灵魂，我是个细菌，但是开花——不是疾病吗？花蕾绽开的时候，难道不疼吗？您是不是认为精子是最可怕的细菌呢？

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I-330坐在宽敞的大软椅里。我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她的两条腿，头枕在她的膝盖上，我们默默无语。静悄悄的，只有脉搏在跳动……于是，我这个晶体，在她——在I-330身

上溶化。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被打磨出来的棱角（它们在空间里限制着我）在溶化，我在慢慢消失，在她两膝之间溶化，在她身上溶化。我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又在不断膨胀变大，难以包容。因为她不是I-330，而是宇宙。在这一瞬间，我和床边的这把软椅快乐地融为一体。还有，古宅门口笑盈盈的老太太（她笑得多可爱），绿色大墙外的荒野，半睡半醒的银黑色瓦砾堆（就像那个打瞌睡的老太太），还有一扇在十万八千里外砰然作响的门——这一切都包容在我的身体里，和我在一起，它们听着我的脉搏，在这美妙的一瞬间流逝……

我想告诉她，我是个晶体，在我身上有扇门，我觉得这把软椅多么幸福。但是我说得颠三倒四，荒唐可笑，结果什么名堂也没说出来。我只好闭上嘴，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突然说了这些话呢……

“亲爱的I，原谅我！我这是怎么啦，说了些什么胡话呀……”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胡话呢，难道这不好吗？如果千百年来对人类的蠢话、蠢事，能像对待智慧一样精心培养、教育，也许可以培养出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她说得对，她现在怎么能不对呢？

“就因为你干的那件蠢事，因为你昨天在散步时干的事，我更爱你，更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给我送来了票子，为什么非让我……”

“也许，我需要考验考验你？也许，我需要知道，你是否会按照我所要求的一切去做，你是否完全属于我。”

“当然，完全属于你！”

她用手捧住我的脸（整个我），抬起我的头，说：“要是这样的话，你把《诚实号码的义务》置于何地了呢？”

她微笑了，露出了一口甜蜜的、尖利的皓齿。她坐在宽敞的软椅里，就像一只蜜蜂，既有刺，又有蜜。

是啊，义务……我回忆着最近写的一些记事。真的，记事里没有写，我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从实质上讲，我有义务……

我没有回答。我激动地（大概样子很蠢）望着她的眼睛，从这个瞳孔看到那个瞳孔，从每个瞳孔里我都看见了自己：我极小极小，只有一毫米高，我被框在这小巧的令人感到快意的牢房里。接着又是——蜜蜂——嘴唇，以及花朵绽开时甜蜜的疼痛……

我们每个号码身上都有一台看不见的、轻轻嘀嗒作响的计时机，所以我们不看表，也能准确地（误差不超过5分钟）知道时间。但是当时我的计时机停了，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惊慌地从枕头下抽出带表的号码牌……

感谢大恩主，还有20分钟！可是那一分钟一分钟短得可笑，撅着根短尾巴在奔跑。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她说，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我要告诉她O-90写的信，还有我给O-90孩子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不知为什么，我还想谈谈我的童年，告诉她数学老师普利亚帕的事，还有$\sqrt{-1}$以及我第一次参加一致同意节的事：那天我曾伤心地哭过，因为在那么不平常的节日，我的制服上竟落了团墨水渍。

I-330抬起头，用胳膊支着，嘴角两边是两道又深又长的线，高高挑起的眉毛拧成黛色的三角——一个X。

“也许到那一天……”她打住话头不往下说了，黛眉变得更浓重。她抓住我的手，紧紧捏着说：“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你永远记住我！”

“你说这些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呀？I，亲爱的？”

I-330没有回答，也没看着我，她的目光穿过我望得很远很远。突然我听到墙外的大风正像巨大的翅膀那样扑打着玻璃（当然，刚才也一直在刮风，只是我现在才听到）。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盘旋在

绿色大墙上飞鸟清脆的鸣叫声。

I-330甩了一下头，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上抖落下来。她整个人又一次和我接触了一下，只一秒，就像飞船完全着陆前的那一秒回弹时一样。

“好了，把我的长袜给我！快些！”

她的长袜在我的桌上，就在打开的记事稿第193页。匆忙之中我蹭着了手稿，稿纸撒了一地，怎么也没办法按顺序再摞齐。最要命的是，即使摞齐了，也不是真正的秩序了。随它去吧，反正还会变得高低不平，充满一些X。

“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我说，“现在你就在这儿，就在我身旁，但你好像还是在那不透亮的古墙里。我听到墙里的簌簌声、说话声，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我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你总是只说半句话，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次我在古宅究竟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长廊是什么。那个医生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I-330把手放在我肩上，慢慢地、深深地看进到我的眼睛里：“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是的，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

“你不怕跟我走，任我把你带到哪儿，永不回头？”

“是的，哪儿都可以！”

“好吧。我可以答应你：等过了节，只要……哦，你的飞船‘一统’号就快建好了吧？这事我总忘了问。”

“等等，你说‘只要’什么？你又吞吞吐吐！‘只要’什么？”

她已经到了门口，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剩下我一个人。她只留下了一股淡淡的幽香，就像大墙外飘来的阵阵甜蜜的、干燥的黄色花粉的香气，还有那一个个深深印在我心里的问号，它们很像古代人用来钓鱼的钓钩（在史前博物馆里有陈列品）。

……为什么她突然问起“一统”号呢？

记事二十四

提要

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我就像一台超速运转的机器，轴承发烫，再过一分钟，熔化的金属就会滴出金属液体来，一切都要完了。快浇些冷水，来些逻辑吧！我一桶一桶地往上浇，逻辑却在灼热的轴承上嗞嗞作响，升腾起溟蒙的白色蒸汽，消散在空中。

这很明白，要想确定函数的真正意义，应该考虑函数的极限。还有一点也很明白，昨天荒唐的“在宇宙中的融化”过程的极限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正是我在宇宙中最彻底的融化。由此可知，如果用“Л”来表示爱情，而用“C”来表示死亡，那么Л＝f（C），即爱情是死亡的函数……

对，正是这样。因此我害怕I-330，和她斗争着，我不愿意。可是为什么在我脑子里，“我不愿意”与“我不由自主地愿意”同时存在呢？可怕的是，我不由自主地希望，昨天令人快意的死亡能再来。可怕的是，即使现在，当逻辑函数已经一统化，而且它隐隐约约地包含着死亡，我的手、我的胸膛、我的嘴唇，以及我肉体的每毫米还在想着她……

明天是一致同意节。她肯定会参加。我会见到她，但只能在远处看着她。距离，会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需要——我难以克制地渴望能和她在一起，让她的手、她的肩膀、她的头发……即使要忍受这种痛苦，我也愿意——听之任之。

伟大的大恩主！您听我都胡说了些什么，居然希望痛苦！谁都明白，痛苦是负值，加在一起的负值会减少我们称为幸福的总和。

因此……

现在——没有什么“因此”的下文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干干净净，明白无遗。

傍晚

透过大楼房间的玻璃门望出去，只见风卷云霞，一片刺目的粉红色霞光令人惶恐不安。我把软椅转过来，不让这片粉红色的霞光总浮现在自己的眼前。我翻看着笔记，发现自己又忘记了：记事不是为自己写的，而是写给你们看的。我的未知的读者们，我爱你们，怜悯你们，因为你们现在还在遥远的世纪，步履艰难地蹒跚在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

下面我要写一写一致同意节这一伟大的节日。我觉得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像古代人的复活节。我记得，在节日前夕，我总要给自己画一张按小时计算的时间表。每过一小时，我就郑重其事地划掉一小时——这样就离节日近了一小时，等待的时间少了一小时……老实说，如果确信别人不会发现的话，现在我还要随身带上这么一张时间表，随时看看离明天还有多长时间。

（有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缝纫工厂送来了刚做好的新制服——一般在一致同意节前夕给全体号码发新制服。走廊里喧哗起来，响起了脚步声和欢呼声。）

我继续往下写。明天我将目睹年年重复又年年崭新的感人场景，可以看到万众一心的伟力，看到号码们虔诚地举起的如林的手臂。明天是每年选举大恩主的节日。明天我们又将向大恩主敬献我们幸福坚固的玻璃王国的钥匙。

不言而喻，这和古代人无秩序、无组织的选举大不一样。说来可笑，古代人在选举之前居然对选举结果一无所知。最愚蠢的莫过于，他们竟毫无预见，仅凭偶然性而盲目地建设国家。不管怎么说，看来要明白这道理，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不消说，我们王国不论在选举还是在其他方面，任何偶然性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就连选举本身的意义也主要是象征性的，为的是提醒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统的、强大的、由百万个细胞构成的一个机体，用古代人《福音书》的话说，我们是统一的教会。因为大一统王国有史以来，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没有任何声音敢破坏这庄严肃穆的齐声合唱——一个声音都没有。

听说，古代人选举是秘密进行的。他们隐姓埋名，躲躲闪闪，活像一个个贼。我们的一些史学家还肯定地说，古代人去参加选举仪式时还要精心化装。在我想象中，选举是这样一幅荒诞阴森的图景：黑夜，广场上，一个个身着黑色披肩的影子，贴着墙根蹑手蹑脚走过来，火把的红色火舌被风吹得时明时灭。为什么要这么神秘？这问题，至今也没完全解释清楚。很可能选举与某种神秘主义的、迷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仪式有关吧。我们可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选举，是公开的、坦诚的。我看着大家如何选举大恩主，大家也看着我如何选举大恩主。还有别的可能性吗？“大家”和“我”——都是统一的我们。这种选举比古代人那种贼头贼脑、胆小如鼠的“秘密”要光明正大、高尚得多。此外，这种选举也合理得多。因为如果发现某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常规的单音和声里响起一个不协和音），还有隐身的护卫局人员呢，他们就在我们的队伍里，立刻就可以确定哪些号码误入歧途并前来挽救他们，这也使大一统王国免受其害。最后，还有……

从左边玻璃墙望出去，只见有个妇女正在柜门的镜子前急急忙忙地解开制服纽扣。有一秒的时间，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她的眼睛、嘴唇和高耸的粉红色乳房……接着，窗帘落了下来。刹那间，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了昨天的一切。我不知道“最后，还有”是指什么。我不愿意写这些，不愿意！我要的只有I-330，只要她。我希望她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现在我写的一致同意节都是废话，我很想划掉刚才写下的那些，把它们撕碎扔掉，因为我明白，只有与她同在，只有我们肩并肩在一起时，才是我的喜庆节日。没有她，明天的太阳只是一个白铁皮做的圆圈，天空是一片涂成蓝色的大铁片，而我自己也同样……

我情急之下抓起话筒：“I-330，是您吗？”

“是我，您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可能还不算晚。我想求您……我希望您明天和我在一起。亲爱的……”

“亲爱的”这三个字我说得轻如耳语。不知为什么，脑子里闪过今天早上在飞船站的一件事：人们开玩笑地把一块表放在百吨级汽锤之下，脸上拂过一阵风——汽锤落下，百吨的重量轻轻地、绵软地接触到了脆弱的表……

没有人说话。我仿佛听到电话那边——在I-330的房间里，有低沉的说话声。后来她说话了：“不行，不能这样。您也知道，我自己……不，不，这不可能。为什么？明天您就明白了。”

夜晚

记事二十五

提要

自天而降。历史上最大的灾祸。已知的到此结束。

典礼开始之前，全体起立，音乐机器几百支铜管齐鸣，和着几百万人齐声高唱国歌。乐声像一张庄严肃穆的帷幕，缓慢地在全体号码头部上方飘扬。有一秒的时间，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I-330说过的那些有关今天节日的令人不安的话，仿佛连她本人都忘了。现在我又是当年一致同意节为一个滴在制服上只有我自己能看出来的小墨水渍而哭泣的小男孩。但愿周围人都没发现我身上无法洗掉的墨斑。我知道，我是个有罪之人，在这些坦荡无私的人中，不该有我的一席之地。唉，我应该站起来，把自己的一切尽快地大声说出来，哪怕因此遭受惩罚！那时我会有一秒的时间感到自己是天真、纯洁无瑕的，就像这孩子般纯净的蓝天。

所有的眼睛都朝上凝视着。清晨的天空湛蓝明澈，还闪烁着滴滴泪珠似的夜露。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小点，它时而呈现黑色，时而射出道道金光。是他——新一代耶和华，乘坐飞船自天而降。他和古代耶和华一样英明、慈爱而又残忍。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离我们越来越近。百万颗心飞腾，迎向他。现在他已经看见我们了。我设想自己和他一起从上往下鸟瞰：那圆形的观众台上围着一圈圈蓝点的同心圆，上面点缀着细小光点（号码牌的亮光），就像蛛网上的一道道蛛丝。在蛛网中央，那只白色的英明的蜘蛛——全身着白的大恩主即将就座，他用幸福的有益健康的蛛网英明地网住了我们的手脚。

大恩主自天而降的庄严场面结束了。管乐的奏乐停止了，全体坐下。这时我立刻领悟到：的确，一切就像一张薄薄的蛛网，它紧绷着，微微发颤，好像马上就会绷断，发生不可思议的意外……

我微微抬起身子，朝四周扫视一遍。我的目光遇到了一双双充满敬爱而又惶恐不安的眼睛，这样的目光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有一个人举起了手，手指微微地、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向另外一个人打了个暗号，对方也同样打着手势回答他，还有……我明白了，他们是护卫局人员。我知道，他们十分紧张不安。蛛网绷得很紧，在颤动，我的脑子像调到相同波长的无线电，也发生了相应的颤动。

讲台上，一个诗人正在朗诵选举前的颂诗，可是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只听到大钟的摆锤按六音步扬抑抑格在规律地摆动。而摆锤每晃动一次，指定的时间就逼近一分。我一直慌张地看着人群里的一张张脸，就像在翻阅一页页书。我还没有找到我要找的那唯一的脸庞。我必须尽快找到她，因为现在摆锤再摆动一下，就……

他——当然是他。在讲台下，光亮的玻璃地面上，一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很快地掠过，玻璃地面上映出一个像双环扣似的黑色的S形体。他正急匆匆地朝观众台之间横七竖八的通道那儿跑去。

S和I-330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依我看，他们之间总有一条线牵连着，但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迟早我会弄明白的。我紧紧盯住了他。他像线团一样地滚了过去，后面拖着一条蛛丝。好，现在他停下来了……

我仿佛被雷电的高压电流击中，穿透，拧成了一个结。在我这个圆形横排与我呈40°的地方，S停下来，弯下弯腰。我发现了I-330。她旁边是那个讨厌的正嘿嘿笑的厚嘴唇R-13。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冲过去向她喊道：“你今天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我？”可是那张无形的有益的蛛网牢牢地缠住了我的手脚。我咬紧牙关，铁人般地坐在那儿不动，眼睛盯着他俩不放。我心里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由于非肉体原因引起的肉体上的疼痛，显然是……”

很遗憾，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记得一时间脑子里无意识地闪过一个关于“心”的古代词语“心惊胆战”。这时六音步颂诗已经朗诵

完，我战战兢兢的，一动不动。眼下就要出事了吧……会出什么事呢？

选举前，按规定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通常这时是静默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静默不是平常那种真正虔诚的、肃穆的平静，倒像古代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那时候古代人还没有我们的电塔，未被驯服的天空时常雷雨交加，狂风肆虐。

空气仿佛是块透明的铸铁，你不由得想大口大口地吸气。我紧张得耳朵发疼，记录着周围的声响：后面传来耗子咬东西般的令人不安的沙沙声。我垂着眼睛，总是看见肩并肩坐在一起的I-330和R-13，还有我膝盖上的两只手——不是我的手，是令人厌恶的毛茸茸的手。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带表的号码牌。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台上传来一个铸铁般沉重缓慢的声音：“赞成的，请举手。”

以前，我能忠诚地、坦荡地直视他的眼睛，意思是说：“我的一切都在这儿。一切都在这儿，毫无保留地献给您！”但是现在我不敢。我艰难地举起了手，仿佛所有的关节都锈住了。

几百万只手举了起来。有人压低嗓子“啊”了一声。我感觉到出事了，发生得很快。但是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我没有勇气，不敢抬眼……

“有反对的吗？”

以往，这一刻是节日最庄重的时刻。全体肃穆端坐，对最伟大的号码赐予我们的良性桎梏低首下心，喜不自禁。但此刻，我心中惶恐，又听到了簌簌的响声，声音轻得像一声喘息，却比刚才铜乐齐奏的国歌听得更真切。它像人在生命终结时吐出的最后一口气，他周围的人脸色煞白，每个人的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我抬起眼来……

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千钧一发之际，我看见几千只“反对”的

手唰地举起又落下了。我看见了I-330那张打着X的苍白的脸和她举起的手，眼前一阵发黑。

又是百分之一秒的瞬间，冷场，悄无声息，只有脉搏隐约可闻。接着，仿佛全场听从一个疯子的指挥，所有观众台上霎时间响起了咔嚓声、喊叫声；制服在奔跑，在飞扬，像一阵旋风；护卫局人员惊慌失措，狂奔乱跑；我眼前闪过一双双鞋底，旁边是一张拼命喊叫的张得大大的嘴，但我听不见声音。几千张嘴在大声喊叫，却没有声音，就像恐怖影片里的一个镜头——不知为什么，这个片段刀刻斧凿般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一切好像在银幕上上演似的，在远处低一些的地方，我有一秒的时间瞥见了O-90毫无血色的嘴唇。她紧贴着通道的墙站在那儿，两只手交叉着挡着腹部。一眨眼，她已经不见了，被人潮卷走了，也许我忘记了她，因为……



下面发生的事不再是银幕上的画面，它发生在我的脑子里，发生在我抽紧的心里，发生在我疯狂跳动的太阳穴里：在我左上方，R-13突然从长凳上跳了起来，满嘴唾沫，脸涨得通红，像疯了一样。他搂

着脸色惨白的I-330，她身上的制服被从肩头撕裂到胸口，白皙的皮肤上淌着鲜红的血。她紧紧勾住了R-13的脖子。他跨着大步从一条长凳跳到另一条长凳，模样丑陋但动作灵活，就像只大猩猩，抱着她往上跑去。

就像古代失火了一样，四周一片火红。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跳过去，抓住他们。现在我也无法解释当时哪来那么大的气力。我像攻城锤似的冲开人群，踏着别人的肩头，跳过一条条长凳……很快就赶了上去，一把抓住了R-13的衣领。

“你敢！你敢！听见没有！马上……”幸亏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喊叫，都在奔窜。

“谁？怎么回事？怎么啦？”他回过头来，喷着唾沫星子的嘴唇瑟瑟发抖。他大概以为护卫局人员逮住了他。

“怎么啦？我不愿意，我不答应！把她放下来，立刻放下来！”

但他只是愤愤地用嘴唇噗地吐了口气，摇摇头，又往前跑去。下面要写的事真使我感到十分羞愧。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记下来，可以让你们——我未知的读者们——对我的病史做全面的研究。当时，我挥起手朝他的脑袋使劲儿打去。你们知道吗，我打了他！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这一拳打下去，我当时感到一种解脱，全身都感到轻松。

I-330一下子从他怀中出溜到地上。

“您走吧，”她对R-13大声说，“您还看不出来，他……走吧，R，走吧！”

R-13龇着黑人般的白牙，冲我啪啪地喷出一句话，就往下蹿去，不见了。我把I-330抱起来，紧紧贴在身上，走了。

我的心怦怦跳，心脏在膨胀变大，每跳一下，就涌出一股炽热的、疯狂的、欢乐的激浪！任凭天塌地陷，我全然不顾！但愿能永远

这样抱着她走啊走……

夜晚，22点

我的手连笔杆都快握不住了。今天早上发生了那么多令人头晕目眩的意外，我感到疲惫不堪。难道大一统王国保障我们安全的永恒的大墙果真坍塌了？难道我们又将无家可归，像我们远祖那样生活在自由的野蛮状态？难道没有大恩主了？反对票……在一致同意节投反对票！我为他们感到羞愧、心痛、担心、害怕。可是“他们”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我属于“他们”还是“我们”，难道我说得清楚吗？

我把她抱上了最上面那阶观众台。现在她坐在晒得发烫的玻璃长凳上。她的右肩和右肩下方——那最美妙的难以计算的曲线的开端——裸露在外，上面有一道纤细的鲜红血流。她仿佛没有注意这道血迹和裸露着的胸……不，不尽然。她注意到了这一切，但她正需要这样，即使现在穿的是扣紧扣儿的制服，她也会把它撕开，她……

“明天，”她透过亮晶晶的咬紧的齿缝深深地吸着气，说，“明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你明白吗，不仅我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不清楚。要知道，我们已知的一切已经结束，新的无法揣测，也无先例可循。”

下面，人海沸腾，浪花飞溅，东奔西窜，喊叫不止。但这一切离我们很远，而且越来越远，因为她正凝视着我，把我慢慢地拉进她狭窄的金黄瞳孔的窗户里。我们长时间地默默坐着。不知怎的，我回忆起一件事，有一天我隔着绿色大墙也朝那双莫名其妙的眼睛凝视了许久，大墙上方还有一群飞鸟在盘旋（也许是另一次）。

“你听我说，如果明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就带你去那儿，你明白吗？”

我，我没听懂，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已经融化了，变成了无限小，只是一个点……

但是，在这个点的形态中，归根结底也有自己的逻辑（今天的逻

辑）：在点的状态中，包含最多的未知数，只要这个点移动或微微晃动一下，它就会变成几千条形态各异的曲线和几百个主体形态……

现在，我不敢动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觉得，所有号码都和我一样，一动也不敢动。现在，当我写这篇记事时，他们都关在自己的玻璃斗室里，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走廊里听不到平时嗡嗡的电梯声、笑声和脚步声，只偶尔能见到两个两个的号码从走廊里经过，他们踮着脚，耳语几句，不时回头张望着……

明天会出什么事？明天我会变成什么呢？

记事二十六

提要

世界是存在的。斑疹。41℃体温。

清晨。透过玻璃天花板望去，天空还像往常那样结实，圆圆的，就像红通通的脸。如果今天我睁眼看到天上有个四方形的太阳，如果看到的是披着各种颜色兽皮的人，而四周的墙都是不透亮的砖墙——这样，我可能不会感到十分惊奇。这么说，世界——我们的世界，当然依然是存在的啰？也许世界之所以存在，只是惯性的缘故，就像一台已切断电源的发电机，它的齿轮还在咔咔地转动，还要再转上两圈、三圈，转到第四圈时，才会停歇下来……

你曾经有过这种奇特的体验吗？半夜，你醒了过来，睁开眼，只见一片漆黑，你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不知东西南北。你就想赶紧确定周围的环境。你想要寻找你所熟悉的和牢靠的东西，比如，摸到一堵墙壁、一盏灯或一把椅子。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着《国家报》，急急忙忙地找着……找到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一致同意节庆典昨天举行了。无数次证明自己绝对英明的我们的大恩主，第48次全票当选。选举庆典上发生了些骚乱，这是反对幸福的敌人蓄意捣乱，破坏了庆典的良好气氛。因此，他们也就无权再作为大一统王国新政权基础的普通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确知，如果承认他们的选票，那是十分荒唐的，就像音乐大厅里正演奏一支雄壮的英雄交响乐，把大厅里几个病人偶然发出的咳嗽声也当成交响乐的组成部分……

啊，英明的大恩主！难道我们最终还是得救了？对这晶莹剔透如水晶的逻辑三段推理，难道还能提出什么异议吗？

下面还有几行字：

今天12点整，将召开行政局、卫生局和护卫局的联席会议。近日即将采取一项重要的全民性措施。

是的，一座座大墙仍屹立在那里。它们还在！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那种不知身在何处、不辨方向的感觉。当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和圆圆的太阳时，我丝毫不感到惊奇，大家都像往常一样去工作……

我走在大街上，步伐特别坚定有力。我觉得别人走路时也和我一样。前面是十字路口的拐角。我发现，人们都奇怪地绕开拐角上的那幢楼房走，好像墙里有条管子正朝外滋凉水，人们都无法从人行道上走过去。

再往前走五步到十步，我感到有一股凉水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一下子把我从人行道上冲走……大约在两米高的墙上，贴着一张四方形的纸，上面用毒汁似的绿墨水写着两个莫名其妙的字：

靡非[22]

纸下面站着一个双曲线的人形，背朝着我，两只透明的招风大耳由于愤怒，也许由于激动而发颤。他伸出右胳膊使劲儿去够那张纸，左胳膊像一只受伤的翅膀一样无力地向后垂着。他又蹦又跳地想扯下那张纸，但是够不着纸——只差一点儿。

大概每个过路人都这么想：“这儿有这么多人，如果只有我上去帮他的忙，他会不会以为我有过错，所以才想去……”

坦白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想起他曾多次充当我真正的守护天使，多次救过我，于是我鼓起勇气，伸手把那张纸撕了下来。

S转过身，无数根芒刺迅疾地朝我飞来，钻进我心里，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接着，他朝墙上原先贴着“靡非”的地方抬了抬左眉。他微微笑了笑——奇怪，仿佛临了他的笑容里还透出几分快活的神

情。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医生宁愿病人出斑疹，体温升高到40℃，而不愿意应对病人在潜伏期令人心焦的缓慢上升的体温。因为前者至少容易确诊这是什么病症。我理解他笑的含义[23]。

我走下地铁通道。脚下干净的玻璃梯级上又贴着一张写着“靡非”的白纸。在地铁隧道里的墙上、长凳上、车厢的镜子上，都是一张张吓人的白色斑疹点，看来贴得很匆促、马虎，而且歪歪扭扭。

车轮的嗡嗡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响亮，就像发高烧时血液的呜咽。有个号码的肩膀被人撞了一下，他一哆嗦，手里的一卷纸就掉了下来。我左边的一个号码正在读报，眼睛总是盯着一行字，一直看着那一行字，他手上的报纸正微微地、令人难以觉察地颤动着。我感觉到所有地方的脉搏都在加快，无论在车轮里，在手上，在报纸里，甚至在眼睫毛里。大概今天我和I-330到那儿时，体温会升到39℃，40℃，41℃……

在飞船站，在同样的寂静中，远处传来我们看不见的螺旋桨的嗡嗡声。车床阴沉着脸，默默地站在那儿。只有起重机悄悄地，仿佛踮脚滑动着，不时弯下腰来，用它们的大爪子抱起一团团冷缩的空气，往“一统”号的船舱里装。第一次试航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怎么样，一星期能装完吗？”我问第二设计师。他的脸像个瓷盘，上面描着甜蜜的蓝色和娇嫩的小粉花（那是眼睛和嘴唇），但是今天这些小花仿佛褪色了，被冲淡了。我们出声数着数。我数到半截，突然停住了，张大嘴愣在那儿：在圆顶之下，装载着蓝色空气团的大起重机上也隐约可见一张四角见方的白纸。我只觉得浑身直抖，大概是笑得发颤了，真的，我感觉到自己在笑（你感到过自己的笑吗，有过这种体验吗？）。

“您听我说，假如您坐在一架古代飞机上，高度5000米，突然机翼折断，您头朝下栽去……可是在半空中坠落时，您还在计算着什么明天12点到14点干什么……14点到18点……18点吃饭！这难道不可笑吗？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我对第二设计师说。

小蓝花转动起来，并且瞪大了。如果我是个玻璃人，不知道三四个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话，那会怎样呢？……

记事二十七

提要

不能没有提要。

在没有尽头的长廊里（以前我去过），只有我一个人。天空哑然无声，仿佛是用水泥浇灌而成的。不知哪儿传来水滴落在石头上的声响。我前面是那扇熟悉的沉重的、不透亮的门，里面传出来低沉的嘈杂声。

她说，她16点整出来见我。但是现在已经16点过5分了，过10分了，过15分了，还不见人出来……

突然（瞬间），我（原先的我）感到害怕——如果这扇门打开的话……再等最后5分钟，如果她再不出来……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水滴在石头上的声音。没有人。我又发愁又高兴，觉得自己得救了。我慢慢地沿着长廊往回走。长廊顶上成串的小灯在颤抖，灯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昏暗。

突然，我后面的门急促地哐啷一声响了，接着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声音撞到廊顶和四壁，又轻轻地折回空中。她飞似的奔来，张开嘴微喘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这儿的！我知道，你……你……"

长矛般的睫毛，往两旁闪开，让我进去……当她的嘴唇印在我的嘴唇上时，这种古代的、荒谬的、令人陶醉的礼仪，对我所起的作用真的无法言传！怎样来形容那股在我灵魂里卷起的狂飙呢？它席卷了我灵魂里的一切，唯有她留下了。真的，她确实就在我的灵魂里，你们要笑话我，那就请便吧。

她费力地慢慢抬起眼睑，又费力地慢悠悠地说道：“不，够了……以后吧。现在我们走吧。”

门开了。那里台阶都已踩旧、磨损，声音嘈杂得令人难以忍受，还有尖哨声、亮光……

自此以后，一昼夜已过去，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可是让我对此做出相对准确的描绘，我无能为力。仿佛一枚炸弹在我脑袋里爆炸，那一张张号叫的大嘴、翅膀、喊叫声、树叶的簌簌声、说话声、石块……它们纷至沓来，都近在身旁，使你应接不暇。

我记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赶紧回来。因为我明白，当我在长廊里等待时，他们炸毁、破坏了绿色大墙。墙外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涌了过来，入侵我们这个已经没有低等世界脏物的净界。

大概我对I-330说了类似的话。她笑了起来：“不！不！我们只是离开那边，走到绿色大墙外边来了。”

这时，我睁开了眼睛。现在我面对面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号码不曾见过的事物，过去由于隔着一层模糊的玻璃大墙，它们被缩小了1000倍，而且面目不清。

太阳……这里的太阳不是我们那个均匀地洒在马路玻璃面上的太阳。这里的太阳是活生生的多棱面闪烁的光体。它不停地跳动着，射出令人头晕目眩的道道亮光。树木像直冲天空的笔直的蜡烛，有的像趴在地上的蜘蛛的爪子，有的像无声的绿色喷泉……它们都在运动、颤悠，沙沙作响。一个毛糙的小圆球状的东西从我脚下匆匆忙忙地滚过去，可是我仿佛钉在那里，一步也挪动不了——因为我脚下的不是平面，你明白吗，不是平面，而是讨厌的、软绵绵的、绿色的、柔韧的活物。

我被这一切震惊得发昏，喘不过气来——这大概是最恰当的用词。我站在那儿，两只手紧紧抓住了一根晃晃悠悠的树枝。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你刚来，会适应的。胆子放大些！”

和I-330一起站在那跳动得令人头晕的绿色网上的，是某个纸剪的薄薄的侧影……不，不是“某个”，我认识他。我记得，他是医生……是的，我非常清楚。我心里非常明白：他俩挽着我的胳膊，笑着拉着我往前走。我的脚磕磕绊绊打着滑，走不稳。四周是乌鸦哑哑的叫声，地上到处是青苔和坑洼，老鹰叫着，还有树枝、树干、翅膀、树叶、尖啸……

现在，树林往两边让出道来，中间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空地上站着一群人……其实我真不知该怎么称呼才对，可能确切地说是——生灵。

下面的事最使我为难，因为它已超出了一切可能的界限。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I-330总是避而不谈。如果她谈了，我也不会信的，连她也不相信我会信。明天我可能连自己也不信了，不相信这里写的事是真的。

林中空地上有一块头盖骨似的光秃秃的石头，石旁围立着三四百个人——姑且称为“人”吧，真不知用什么词才好。在人头攒动的石头高台周围，你一眼望去，首先看见的是熟人的脸；在这里，我首先看见的只是我们灰蓝色的制服。一秒钟过后，在制服群中，我又十分清晰、很容易地辨出了黑色、红棕色、金黄色、深褐色、灰色和白色皮肤的人——看来，他们都是人。他们都不穿衣服，而是披着亮晶晶的短毛，就像史前历史博物馆中公开陈列的骑在马（标本）背上的人一样。但是这里的女性的脸和我们妇女的脸完全一样，没有丝毫差异，粉嫩，而且没有毛，胸部那对具有美丽几何曲线形状的结实丰满的乳房上也没有毛。而男性，只有脸部没有毛，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这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太突然了，我反倒平静地站在那儿。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我平静地站在那儿看着。就好像有一台天平，当你在一个秤盘里放上过多的重量，以后任凭你再放多少，指针都不再会移动了……

突然，剩下我独自一人。I-330已经不在我身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见了，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周围都是披着毛发的人，阳光下，

他们身上的毛像缎子一样闪亮。我抓住一个热乎乎的结实的黑色肩膀问道：“看在大恩主的分上，请问您有没有看见她去哪儿了？她刚才还在，一下子就……”

我眼前是两条毛茸茸的紧蹙的眉毛：“嘘——别说话。”他朝林中空地中央那块头盖骨似的黄石头扬了扬毛茸茸的眉毛。

她在那儿，正高高地站在众人之上。太阳光明晃晃地从对面直射进我的眼睛。她站在蓝色天幕前，太阳从她背后照射过来，为她全身勾勒出一个轮廓清晰的黑炭般的身影。她的头顶上空不远处飘浮着云彩。仿佛不是云而是石头在移动，而她正站在石头上，后面是人群，林中空地像舰船一样悄无声息地滑翔——脚下的大地在轻轻地飘向远方……

“弟兄们……”她说，“弟兄们！你们都知道，大墙那边的那座城里，正在建造‘一统’号。你们也知道，摧毁这座大墙以及所有墙的日子已经到来，让绿色的风从这里吹向那边，吹遍大地吧！可是，‘一统’号将把那些墙带上太空，带到几千个别的星球上去。这些星星又将每夜在黑色的树叶缝隙间对着我们闪闪烁烁地絮语……”

人的浪潮、水花和风向石头涌去：“打倒‘一统’号！打倒它！”

“不，弟兄们，不必打倒它。‘一统’号应该是我们的。当它第一次离开地球驶向太空时，飞船上的人将是我们，因为‘一统’号的设计师和我们在一起。他抛弃了那些墙，和我一起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设计师万岁！”

霎时间，我已经站到高处，下面满眼都是脑袋，一个个脑袋……脑袋……和呼喊着的张得大大的嘴、举起来又落下去的手臂。这情景十分奇特，又令人陶醉。我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我是我，一个单独的世界，我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像往常那样），而成了一个个体。

现在，我又回到下面，紧靠在石头旁。我仿佛经过恋人热情的拥抱，浑身被幸福地揉皱了。太阳照耀着，上面传来各种声音，还有

I-330的微笑。一个金发女人，全身如缎子般闪亮，身上散发着草的芳香，手上拿着一只看来像是木头做的碗。她鲜红的嘴啜饮一口后，递给我喝。我闭上眼，激动地喝着这甘美、亮晶晶的辛辣饮料，想用它来浇灭我胸中之火。

然后，我浑身的血液和整个世界加速1000倍地流动和旋转起来，地球轻快地飞旋，轻如羽毛。我感到身上轻松了，一切变得简单明快。

现在，我才看到石头上有两个我曾见过的硕大的字："靡非"。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字是很必要的，它们像一条简单牢固的线，把一切都串联了起来。好像也在这块石头上，我看见有幅粗线条勾勒的青年人体图像，他长着翅膀，身体透明，心脏处是一块夺目的、燃烧着的红通通的煤块。我又觉得我理解它……也许不是理解，而是感觉到，就像我听不见I-330说的话，但我感觉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她正站在石头上讲话）；我感觉到大家都一起呼吸，会一起飞往某个地方，就像那天大墙上飞翔的鸟群……

在我后面，喧嚣的人群中，突然有个声音嚷嚷起来："但这是狂热！"

这时，好像是我，对，我想的确是我——我跳上了石头。站在石头上，我看到了太阳、众人的脑袋和蓝色天幕上一排排绿色的锯齿状树木，我喊道："是的，一点儿不错！所有人必须发疯，所有人必须尽快地发疯！我知道，这是必须的。"

我身旁站着I-330。她微笑着，从嘴角向上扬起两道深色的线。我胸中有一块燃着的煤，令我瞬间感到轻松，又有些微的疼痛，美极了……

但后来，在我心里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感情和回忆的碎片。

一只鸟慢慢地低飞着。我发现，它也和我一样是有生命的，它的头也和人一样能左右旋转，圆圆的黑眼珠向我投来锥子般的目光……

我又看见一个人的背，上面长着油亮的棕黄色的毛。一只翅膀透明的黑色小飞虫在上面爬。他的背抖了一下，想把小虫甩掉，又抖了一下……

我还看见，地上映着树枝和树叶编织成的扶疏的绿荫。暗影里有些人躺着，嚼着什么东西，像古代人食用的稀奇古怪的食物：长条状的黄色果子和一块黑色的食物。有个女人塞到我手里一块，我觉得很可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眼前又是人群，他们的脑袋、胳膊、腿脚和嘴巴。人们的脸有时很快抬起来，又低下去，看不见了——就像气泡似的破了，消失了。突然，我仿佛看见了那对透明的、忽闪着飞过的招风耳。也许只是我的错觉，只出现一秒，它们就不见了。

我使劲儿捏住了I-330的手。她回过头来："你怎么啦？"

"他在这儿……我觉得……"

"他是谁？"

"……就刚才……在人群里……"

黑炭似的细眉眉梢向上一挑——一个尖利的三角形，她笑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怎么还笑呢？

"你不明白，I-330，你不明白。如果他，或者他们那帮人之中有谁在这儿，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你真可笑！大墙那边有谁会想到我们在这儿呢？你不妨回想一下，就拿你来说吧，你曾想过这是可能的吗？他们正在搜捕我们，任他们抓去吧！你在说胡话！"

她轻松愉快地笑了，我也笑了。整个大地都陶醉了，快活地、轻盈地飘荡……

记事二十八

提要

她俩。熵[24]与力。人体中不透明的部位。

如果你们的世界和我们远古祖先的世界相似的话，你们不妨设想，有一天你们突然发现了世界的第六或第七大洲亚特兰蒂斯[25]，那里的城市是我们前所未闻的，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迷宫。那里的人无须借助翅膀或乘坐飞船，就可以在空中飞翔，凭目力就可以举起石块。总之，那里的东西，即使你患了幻想症，也难以想象出来。昨天我就遇上了类似的情况。因为自两百年大战以来，我们中从来没有人去过绿色大墙外边——以前我曾对你们说起过。

我未知的朋友们，我知道自己有义务向你们详尽地描述昨天见到的那个奇特而又难以想象的世界，但是目前我仍很难来谈这个话题。新鲜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不断发生，就像暴雨一样袭来，我真是应接不暇：我扯起制服的衣襟去接，伸出双手去捧，但仍然漏掉了许许多多的雨水。这里我所记的，只是溅落到纸上的几滴水罢了。

起初，我听到背后的房门外有人在大声吵闹，其中有I-330的声音——坚韧有力，铮铮作响；另一个声音，死板，像把木尺——是Ю的声音。接着，我的门突然哗啦一声敞开，她俩飞速弹射进来——用“弹射”正是形神兼备。

I-330的手扶着我的椅背，向右侧着头对着Ю，只有牙齿露出些微笑意——真是这样。我不太愿意看见她这副模样：含笑高踞在我之上。

“您听我说，”I-330对我说，“这个女人似乎认为她有责任把您像孩子一样保护起来，以免和我接触。这是您允许的吗？”

这时，那个女人说话了，脸上的鱼鳃直颤："是的，他就是一个孩子。确实如此！所以他没有发现，您这样对待他，只是为了……这一切不过是场闹剧。的确如此！所以我有责任……"

镜子里闪现出我那折断的颤抖着的剑眉。我倏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克制那个握着瑟瑟发抖的毛茸茸拳头的"我"，费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个字，直视她的腮帮子，喊道："马上给我——出去！马上滚！"

鱼鳃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鼓了起来，随即瘪了下去，变成了灰色。她张大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就砰地一甩门走了。

我急忙跑到I-330跟前："这件事我永远……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她竟敢来阻拦你！但是你不会想到，她……我知道，因为她想登记我，而我……"

"幸好，她来不及登记了，像她这样的，即使有1000个，我也无所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她那样的1000个，而只相信我一个。昨天的事发生以后，我整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你眼前了，这本是你的愿望。你已将我握在手里，你随时都可以去……"

随时都可以去……做什么？我马上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血顿时涌上了我的耳朵和脸颊。我喊道："别这么说，别再这么说！难道你还不知道，那是另一个我，过去的我，而现在……"

"谁了解你呢……一个人就像一本小说，没读到最后一页，你无法知道最后的结局，否则就不值得一读。"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她正凝望着远处，眼睛紧随着一片缓缓地不知飘向何方的云彩……

突然，她那充满柔情的手又毅然决然地推开了我："我告诉你，我这次来是要对你说，也许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吗，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的讲演都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刚才我路过讲演厅时，看见里面正在准备什么，摆上了一张张桌子，还有穿白大褂的医生。”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目前谁都不清楚。这是最糟糕的。我只感觉到，他们已接通电源，电光在闪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但是，也许他们来不及了。”

我早已不再考虑他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也弄不清楚。我希望他们来得及，还是来不及呢？只有一点我很明白：I-330正走在悬崖边缘，眼看就会……

“但这太不明智，”我说，“你们和大一统王国较量，无异于用手去捂住枪口，以为这样子弹就射不出来。这简直是发疯！”

I-330微微一笑：“‘所有人必须发疯，所有人必须尽快地发疯！’有个人昨天这样说过，你还记得吗？在那边……”

是的，这句话已经记在记事稿里了，当然确有其事。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脸，此刻她脸上那个深色的X分外明显。

“I-330，亲爱的，现在还为时不晚……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下一切，忘记过去，和你一起去大墙那边，和他们一起……尽管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她摇了摇头。我看到，在她黑幽幽眼睛的两扇窗户里，炉火正旺，火苗直往上蹿，飞溅着火星。我明白，已经晚了，我的话已无济于事……

她站起来准备走。也许这是最后的几天，也许只是最后的几分钟……我抓住了她的手。

“不！求您再待一会儿，看在……分上，看在……的分上……”

她抓起我毛茸茸的手，慢慢地举到亮处。我最讨厌这只手。我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

“你的手……你不知道，很少有人知道，从这座城出去的女人常常会爱上那些男人。很可能，你身上有几滴太阳和森林的血。也许因为这样，我爱上了你……”

沉默。多么奇怪，由于沉默，由于空寂和一无所有——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喊道：“啊！您还不能走！您不能走！在走之前，您要告诉我那些男人是谁，因为您爱他们……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失去的一半，H_2和O，为了获得水、小溪、大海、瀑布、浪涛和暴风雨，这两个一半必须合起来成为H_2O……”

我对她当时的每个动作都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她从桌上拿起我的一把玻璃三角尺。我说话的时候，她用尺子的边按着自己的脸颊，在上面印出一道白杠，然后又变回了粉红色，最后消失了。奇怪的是，我都忘记了她说的话，尤其是开头说的话，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些个别的意象和色彩。

我记得，一开始谈到了两百年大战。绿色的草地上遍洒殷红的颜色，在深色的土地上、蓝色的雪地上，随处可见一摊摊永不干涸的红色水洼。后来，出现了一片片被太阳晒得焦枯的黄草地，还有赤身裸体、面容枯黄、蓬头垢面的人和毛发蓬乱的狗——旁边是死狗，也许是饿死的人浮肿的尸体……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墙之外，因为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城里已经开始食用我们今天的石油食物。

几乎从苍穹到地面，到处是黑沉沉的烟雾，它们飘浮着，在树林和村庄的上空变成了缓缓移动的烟柱。人们低沉地号哭着，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人潮正被驱赶进城市里，以强制来拯救他们，迫使他们得到幸福。

“你差不多都知道这一切吧？”

“是的，差不多都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当然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幸存下来，留在大墙之外。他们赤身裸体，躲进了森林。在那里，他们从树林、野兽、飞禽、花草和太阳身上学会了一切。他们身上长出了长长的毛发，但是在毛发之下保留了鲜红的热血。你们却比他们糟。你们身上长满了像虱子一样的数字，它们在你们身上乱爬。应该把你们身上这些东西都撕下来，扒得光光的，把你们赶到森林里去，让你们也学会因恐惧、喜悦、激怒、寒冷而发颤，让你们去向火祷告、乞求。而我们靡非，我们要——”

“等一等，什么是‘靡非’？‘靡非’是什么意思？”

“靡非吗？这是个古代人名，他就是那个……你记得大墙外边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的青年人形吗？……不，我还是用你们的语言来解释更好，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力。一种力量导致舒适的平静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种导致平衡的破坏，使事物永远处于无穷尽的痛苦的运动之中。我们的祖先，确切地说，你们的祖先基督徒崇尚熵，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它顶礼膜拜，但我们是反基督的，我们——”

正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轻得像耳语。一个人飞快地冲了进来。就是那个帽子压到眼睛上、鼻子扁平的人，他以前多次给我带来I-330的便条。

他跑到我们跟前收住脚时，喘得像台气泵，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概是一路拼命跑来的。

“快说话呀！出了什么事？”I-330抓住他的手问。

“他们上……这儿来了……”“气泵”总算缓过气来了，“护卫局的人来了……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那个……怎么说呢……驼背模样的……”

“S？”

“对了！他们已经到了，进了楼。马上就会来这儿。快，快！”

“没关系！来得及……”I-330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火花。

她这种表现，也许可以说是荒唐又不理智的蛮勇——也许其中还有我无法理解的奥妙。

“I-330，看在大恩主的分上！你要明白，这可是……”

“看在大恩主的分上。”她笑了，脸上显出一个尖刻的三角形。

“就真……看我的面子……我求求你。”

“哦，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谈一下……算了，没什么关系，明天吧……”

她快活地（的确是快活地）朝我点点头，那个人也从前额的帽檐下露了露脸，朝我点了点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快些坐到书桌旁去！我打开记事稿，拿起了笔。希望他们来时发现我正在干有利于大一统王国的事。突然，我觉得头上一根根头发都活了，分开了，动了起来：“万一他们突然要读最近写的那几篇记事——只要读上一页，就完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看见四周的墙壁都在颤动，手里的笔也颤抖着，眼前的字都浮动着挤到了一起……

把记事稿藏起来？可是往哪里藏呢？周围到处是玻璃，烧了它们？那样他们从走廊和隔壁的房间里就会看到火光。再说，我也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勇气去毁掉这些令我痛苦却又是我最珍贵的身心的一部分的记事稿。

远处走廊里已传来了说话声和脚步声。我只来得及顺手抄起一沓稿纸塞到屁股下面，然后像焊在椅子上一样，一动也不动。椅子上每

个最小的粒子都在颤动，而脚下的地板晃悠得像船上的甲板，上上下下……

我似乎全身缩成一小团，躲在我那凸起的前额里，从紧蹙的眉头下偷眼瞧着他们：他们从走廊右边的房间挨个儿查起，越来越近了。有些号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动不动，就像我一样，有些号码则赶紧站起来欢迎他们，敞着大门。他们多幸福！如果我也能像他们那样……

“大恩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优质的消毒剂。由于进行了这种消毒，大一统王国机体内不再存在任何动乱……”我瑟瑟发抖的手使劲儿在纸上挤出这些纯属废话的语句，我俯首在桌上，头越来越低，而脑子里却像一个嘈杂的打铁铺……我凝神听着……我听见门把手咔嗒拧动了……带进一阵风来……我坐着的椅子晃动起来……

这时，我好不容易才从书稿上抬起头来，朝进来的人转过脸去（演滑稽戏可不容易……对了，今天有人对我说起过滑稽戏的事）。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S，他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像锥子似的深深钻进我的心里，钻进我的椅子和我手下那沓稿纸。然后，在我门口闪过一些我熟悉的、天天见到的面孔，其中有一张脸与众不同，那张脸上鼓着棕红色的鱼鳃……

我马上想起了半小时前房间里发生的那一幕，所以我很清楚，她现在可能……我全身发抖，心怦怦地跳（幸亏那个部位不是透明的）我用稿纸遮着它。

Ю在S后面，朝他走去，小心翼翼地扯了一下他的袖子，低声说：“他是Д-503，‘一统’号设计师。您大概听说过吧？他总是这样坐在他的书桌旁……一点儿都不知惜力呢！”

我真的无颜以对！她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

S悄悄地溜到我背后，越过我的肩头俯身往桌上看。我用胳膊肘挡住刚刚写下的东西。他厉声喝道：“马上把这拿出来，纸上写的是

什么？”

我羞赧地递上了那页纸。他看了一遍。我看见他眼角流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悄悄地移到脸上，摇晃着小尾巴，停在他嘴唇的右角上……

“有点儿含混不清，但是还可以……没什么，您可以继续写，我们以后不再打扰您了。”

他吧唧吧唧地朝门外走去，就像船上动叶片拍击水面的声音。他一步步走远了，我才觉得我的腿、胳膊和手指一一回到了我身上，我的灵魂又均匀地遍布全身，我又开始呼吸了……

最后，Ю在我屋里逗留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凑到我耳边低声说：“这是您的运气，为此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到了晚上，我听说，他们带走了三个号码。不过谁都闭口不谈这件事，同样也没人谈论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是隐藏在我们之中的护卫局人员的教育起了作用）。号码们谈论的主要是天气的变化以及气压表气压骤然下降的事。

记事二十九

提要

脸上的线条。萌芽。反常的压缩。

真奇怪，气压表的水银柱在下降，可是没有起风，很平静。上空已经刮起了风暴，可是我们听不到。乌云正在急速飞驰，目前还不多，只是一些零散的、边缘如锯齿状的碎云。仿佛上空有座城市被摧毁了，大墙和塔楼的残垣断壁正往下坠落，同时以骇人的速度越变越大，逼近地面；但要穿过蓝色的无限空间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坠落到我们这里。

地面上，一片平静。空中飘浮着一些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不知是什么物质，每年秋天它们都会从大墙那边飘过来。它们在空中慢慢飘浮着，你会突然感到脸上粘上一种异样的看不见的物质，你想把它们从脸上拂去，不行，毫无办法，怎么也无法摆脱……

早晨，当我沿着绿色大墙走时，感觉到那里的细丝简直源源不断。I-330约我在古宅我们的那个套间里会面。

当我走近那幢古宅大院时，听见身后响起了急促的小碎步声和短促的呼吸声。我扭过头，看见O-90正在追赶我。



她浑身上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显得特别圆润、丰腴，有弹性。我十分熟悉的她的双手和胸，还有她的躯体——都变圆了，制服紧绷在身上，仿佛她的身躯马上就会撑破薄薄的衣衫来见阳光和光明。我不由得想到春天绿色的丛林，那里的幼芽也是这样顽强地想顶出地面，为的是快些抽枝、散叶和开花。

她沉默了几秒，蓝色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的脸。

“一致同意节那天，我看见您了。”

“我也看见您了。”我立刻想起她站在下面的情景：她站在狭窄的过道里，紧贴着墙，双手护着腹部。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她制服下隆起的圆圆的腹部。

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一下子又变得圆润又粉红，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我很幸福，我太幸福了……我感到很美满，您明白吗，我觉得不能再幸福了。当我走路时，周围的一切我都听不见，我只是听着我腹内的动静，听着自己身体里面……”

我没说话，总觉得脸上有异物，它老碍事，可我又没法摆脱它。突然，她蓝莹莹的眼睛变得更蓝了。她抓住了我的手，我感觉到她印在我手上的吻……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它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古人的温存。我感到十分羞赧，一阵心疼。我抽出了自己的手——大概动作还很粗暴。

“您听我说，您疯了吗？先不说您疯不疯，您居然……您高兴什么呢？难道您竟忘了您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吗？现在还没事，反正也逃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

她变得黯然了。她身上所有的圆形都瘪了，变形了。我心中对她感到怜悯，与此同时又感到一种不愉快，甚至感到心脏病态的收缩（心脏的确像一个完美的气泵。一收缩，它就吸入液体，从技术上来讲是荒谬的。由此可见，所有的“爱情”“怜悯”及其他能引起心脏收缩的感情，从实质上来讲是十分荒唐的、反常的和病态的）。

悄无声息。左侧是大墙模糊的绿色玻璃，前面是朱红色的古宅大院。这两种颜色混合起来，使我萌生了一个我认为了不起的想法。

“等一等！我有办法救您！我要救您，让您躲过那可怕的命运——只让您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死去。您可以抚养他长大，您明白吗？您将好好地抚养他，看着他在您怀里长大，变得茁壮丰满，就像果实一样……”

她浑身发颤，紧紧抓住了我。

“您还记得那个女人吗……很久以前在散步时见过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就在这里，在古宅里。我们一起去找她，我保证，我会立刻把一切都安排好。”

我仿佛已经看见我和I-330领着O-90在长廊里走……后来，她又到了那边满是花草和绿叶的世界里……但是，她向后退了一步，粉红色的月牙儿嘴角颤动着，耷拉了下来。

“就是那个女人吗？”她问道。

“您指的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窘迫，“是的，就是她。”

“您想让我去找她，让我去求她……让我……以后您绝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

她弯着腰很快走开了……后来，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转过头来，大声喊道：“死就死吧，无所谓！这与您无关，对您来说也无所谓！”

静悄悄的，没一点儿声音。天空中，蓝色的大墙和塔楼的碎片不停地坠落，越变越大，速度快得惊人，但是它们要穿越无限的空间，还需要不少时间，也许需要好几天。看不见的细丝在空气里浮动着，飘落在我脸上，无论怎样我都无法把它们从脸上抹去，也躲不开它们。

我慢慢地向古宅走去。我的心脏在收缩，是荒唐的、痛苦的收缩。

记事三十

提要

最后的数。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吗？

下面所写的，是我和I-330昨天在古宅里的谈话。我们周围是驳杂的色彩：红的、绿的、黄铜色的、白的、橙黄的……乱哄哄的，使人无法进行逻辑思考……再加那个翘鼻子古代诗人的大理石雕像，总是含笑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

我一字不差地记述这次谈话，是因为我觉得它对大一统王国的命运会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对大一统王国，乃至对宇宙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此外，你们，我未知的读者们，读到这里也许会为我开脱几句……

I-330开门见山，把所有问题向我一股脑儿提了出来：“我知道，后天你们的‘一统’号将做首次试航。到时，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怎么？后天？”

“是的。你坐下，别着急。我们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昨天，护卫局逮捕了几百个涉嫌分子，其中有十二个靡非。再耽误两三天，他们就没命了。”

我没作声。

“他们为了考察试航过程，会给你们派去电气师、技师、医生和气象学家。12点整，请记住，午饭铃打响后，当全体都去食堂的时候，我们将留在走廊上，把他们锁在食堂里——这样‘一统’号就是我们的了……你懂了吗，我们的目的非达到不可！我们手里的‘一统’号将成为武器。它能痛快地解决一切，没有痛苦。至于他们的飞船……

那算什么！那不过是渺小的蚊子，竟想去和苍鹰较量。以后，如果无法避免的话，可以把发动机的喷射口对准地面，光靠这个就足以……”

我跳了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这太荒唐！难道你不明白，现在你搞的就是革命吗？”

“是的，是革命！为什么这是荒唐的呢？”

“说它荒唐，是因为不可能再发生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你说的革命，是我说的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一次。在此之后，不可能再发生任何革命。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一个尖刻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不仅是数学家，而且是个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这样吧，请你告诉我最后的数。”

“什么意思？我……我不理解，哪个是最后的数？”

“就是那个最后的、最高的、最大的数。”

“可是，I-330，这不是说胡话吗？数是无穷的，怎么可能有最后的数呢？”

“那么你所说的革命又是什么呢？最后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无穷尽的。所谓的‘最后的革命’只是哄孩子的。无穷大会吓着孩子，为了让孩子们晚上能安心睡觉，所以……”

“看在大恩主的分上，你说，你说这些话意义何在？既然所有的人都已经很幸福，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方说……好吧，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可笑！简直是小娃娃提的问题。即使你对孩子已说得一清二楚，他们总还会问：后来呢？为什么呀？”

“孩子是唯一的最大胆的哲学家。无所畏惧的哲学家非孩子莫属。我们正应该像孩子那样，永远需要问：后来怎么样？”

“后来什么也没有！到此为止。整个宇宙，一切都是均匀的……”

“嗬，到处都是均匀的！这本身就是熵，心理上的熵。你作为数学家，难道不明白生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差异，温度的差异，热的反差。如果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同样的温度，或者到处都是冷冰冰的物体……那就应该使它们发生撞击，迸发火花，发生爆炸，燃起炼狱之火。所以我们要使它们碰撞！”

“但是，I-330，你应该理解，我们的祖先在两百年大战期间正是这么做的……”

“哦，所以他们是正确的，1000倍的正确。他们唯一的错误是，后来他们竟认定自己是最后的数，其实这样的数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犯了与伽利略相同的错误。伽利略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他不知道整个太阳系又围绕着某个中心旋转，他不知道地球真正的（而非相对的）轨道根本不是简单的圆形……”

“那么你们呢？”

“我们，目前我们认为没有最后的数。也许，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不，当我们上了年纪，甚至我们很可能会忘记。一切事物都会衰老，这是无法避免的。到那时，我们会像秋天树上的落叶，不可避免地落下来，就像你们后天也……不，不，亲爱的，不是说你。你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们是一起的！”

我从未见过她这般模样。她像炽烈的火焰，像急速的狂风，像飞溅的火星，她以她的整个身心拥抱我。我消失了……

最后，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你可记住了：12点。”

我说：“嗯，记住了。”

她走了。我独自待着，四周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蓝的、红的、绿的、黄铜色的、橙黄的……

嗯，12点……突然，我觉得脸上沾了什么东西，怎么也拂不去。突然，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昨天早晨的情景、Ю以及她对I-330的喊骂……我怎么啦？真奇怪。

我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想快些回家……

在我背后，传来大墙上面飞鸟清脆的啼鸣；在我前面，在落日的余晖里，我看到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火红的圆屋顶、燃着熊熊烈火的巨大的立方体房屋，还有那根像一道凝固在天空的闪电似的蓄电塔顶上的尖针。所有这一切，这完美的几何美，难道将用我自己的手来……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出路吗？

我路过一个讲演厅（不记得是第几讲演厅）。大厅里的长凳都摞了起来，中间放着一张张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玻璃罩布，白底上有一摊摊太阳光粉红的血迹。这一切都隐藏着某种不知晓的，因此可怕的明天。这是反常的：一个有思想、有视力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无规则的、未知的X中，就像别人蒙住了你的眼睛，让你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走，而你明知悬崖的边缘近在咫尺，只要再跨前一步，你就会摔成一块不堪入目的扁扁的肉饼。目前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我不再等待，自己投身下去，会怎么样？这也许是唯一的正确办法，那时也就一了百了吧？

记事三十一

提要

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当你感觉到已经没有得救的希望，当你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竟得救了！

这就仿佛你已经一步步跨上了大恩主那台骇人的机器，玻璃气钟罩已哐啷哐啷响着盖住了你的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无比留恋地凝望着蓝天……

突然，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个梦。太阳还是玫瑰色的，快快活活的。那墙，那冷冰冰的墙摸上去仍使人感到无比欢欣；还有那枕头，你仍将永远陶醉在枕头的柔软之中……

以上所写的，大致就是今天早上我读完《国家报》的感受。过去我做过一个噩梦，但现在梦已醒。而我，胆小怕事、不信鬼神的人，竟已经想到了身不由己的死亡。现在我无颜再谈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一些细节。随它们去吧，无所谓，把它们保留下来吧，就算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的回忆吧。它曾有过可能，但以后不会再发生……不可能。

翻开《国家报》，头版赫然入目的是：

欢呼雀跃吧！

因为从今以后，你们将变得完美无瑕！而在此之前，你们所创造的机器曾比你们更为完美。

何以更完美？

发动机迸溅的每个火花，都是最纯粹的理智的火花；活塞每一次的冲程，都是无可指摘的三段逻辑。难道你们的理智不也同样准确无误吗？

起重机、压力机、抽水机的哲学，完整并且清晰，就像圆形的圈。难道你们的哲学不如它们的圆？

机械之美，就像钟摆和节律一样，在于始终如一和精确无误。难道从小受泰勒体系熏陶的你们，会不如钟摆精确？

差异只有一点：

机械没有幻想。

你们是否见过，某个正在工作的压力汽缸会浮现出毫无意义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微笑？你们是否听说过，起重机在深夜休息时不安地辗转反侧，唉声叹气？

没有！

你们应该感到羞愧！护卫局人员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你们脸上有这样的微笑和你们的唉声叹气，你们应该感到无比羞愧。大一统王国的历史学家正申请退休，他们不愿意记述这类不光彩的事件。

但是，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染上了疾病。这疾病的名称是：

幻想。

幻想是蠹虫，它们会在你们的额头啃出一道道黑色的皱纹。幻想

是狂热，它撵着你们向远方不停地奔跑，其实这“远方”正始于幸福的终点。幻想是通向幸福之途的最后路障。

你们欢呼雀跃吧，路障已被炸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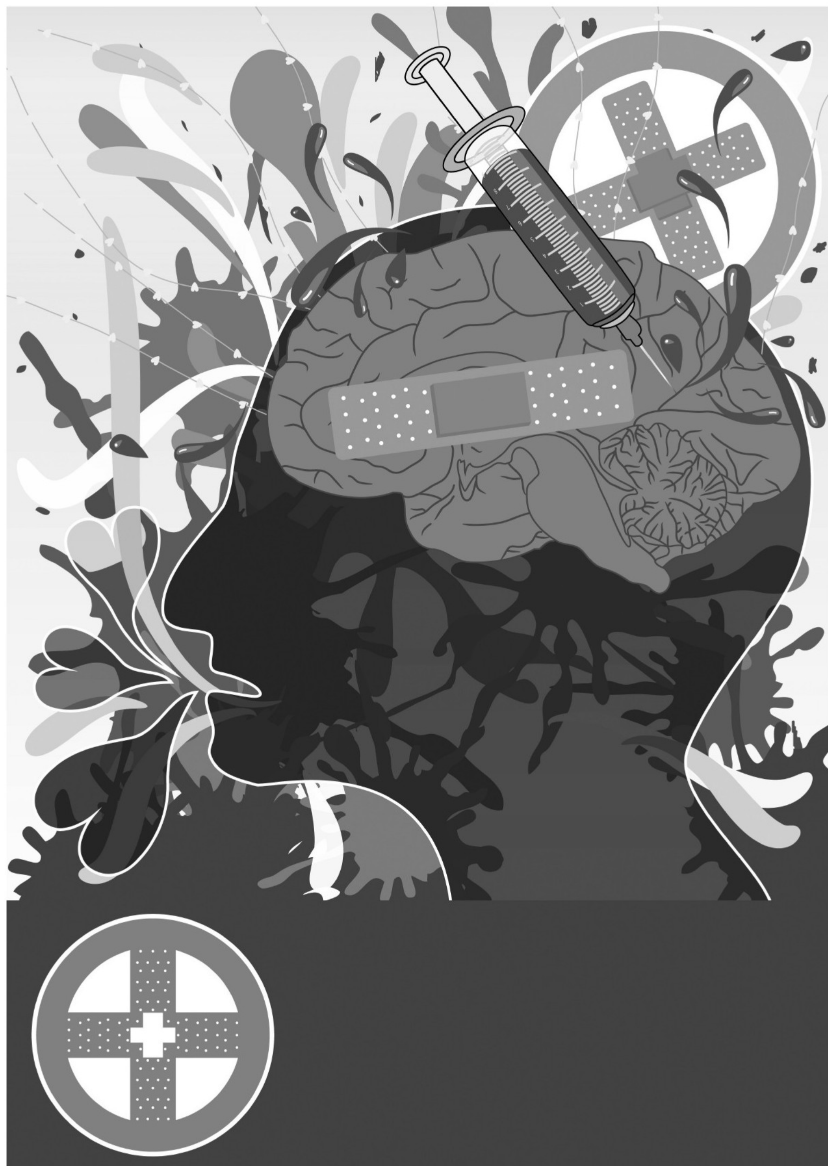
道路通畅无阻。

王国科学家最近发现：幻想的要害是位于瓦罗里[26]桥的一个不起眼的脑神经结。用X射线对神经结做三次烧灼手术，就可以根治幻想——

永不复发！

你们——完美无缺，你们——机器化了，通向百分之百的幸福之路畅通无阻。你们全体人员，不论老少，请立即来接受这项伟大的手术，请速来讲演厅，接受手术。伟大的手术万岁！大一统王国万岁！大恩主万岁！

……如果你们不是从我这本颇像古代的荒诞记事本中读到这些话，如果你们手上也拿着一份和我这份一样正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知道这一切正是当前的现实——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现实，难道你们的感觉会和我的有什么不同吗？很可能你们也和我一样会感到头晕目眩吧？也许你们的背上和手上好像也会被针刺到，既感觉甜蜜，同时又不寒而栗吧？可能你们会觉得自己是伟岸的巨人，是阿特拉斯[27]，只要你们直起腰来，头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



我抓起了电话筒：“I-330……对，对，I-330，”接着，我声音急促地喊道，“您在家啊？您读报了吗？您正看报吗？告诉您，这可是……这可……这太好啦！”

“嗯……”她阴沉沉地半天不说话。话筒发出低微的嗡嗡声，她思

索着什么……“我今天一定要见您。对，在我这儿，16点以后，一言为定。”

多么可爱！她太可爱了！“一言为定。”……我觉得脸上总挂着笑，而且合不拢嘴。我将带着微笑上街，让它像盏灯一样高高地照着……

街上疾风扑面，打着旋儿，呼啸着，砭人肌肤，但是我觉得更快活了。任你号吧，任你吼吧，反正现在你已经不能吹倒大墙。即使天空沉铁般的飞云倾泻下来，也不必介意，你们遮不住太阳，我们约书亚[28]已经用铁索将太阳永远地牢锁在苍穹之上。

在街口，讲演厅旁密密匝匝围着一群群约书亚，额头紧贴在玻璃墙上。墙里面，一个号码躺在白得耀眼的桌上。在白布罩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那两只向外撇着的黄色脚掌。几个穿大白褂的医生正俯身在他头部，一只白色的手向医生递过去吸了药水的针管。

“你们怎么不进去呀？”我没问哪一个，应该说，我问的是大家。

“您呢？”一个圆脑袋回过头问我。

“我，过一会儿。我先要去……”

我觉得脸上有些发窘，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我确实首先需要去见I-330，可是，为什么“首先”要见她呢？我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

飞船装配台上，晶蓝如冰的“一统”号闪闪发亮，机舱里发动机呜呜响着，好像在温情地不停重复着一个我所熟悉的词。我俯身抚摸了一下发动机上冷冰冰的长管。多么可爱……太可爱了。明天你将获得生命，明天你机体内会迸溅出灼热的火星，你将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震颤……

如果一切还和昨天一样，我会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个威力巨大的玻璃巨制呢？如果我知道明天12点我会出卖它……是的，出卖它的话……

有人在后面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回过头去，是第二设计师那张扁平的瓷盘脸。

“您已经知道了？”他说。

“知道什么？手术吗？真的吗？怎么，事情一下子都来了呢……”

“不，不是这件事。试飞取消了，改期到后天。都是因为手术的关系……我们白赶了一场，白费了好大劲儿……”

“都是因为手术！”他既可笑，又头脑简单，只能看到脸盘前那么一丁点儿地方，别的就看不见了。他可不知道，要不是因为明天有手术，明天12点，他就会被锁在玻璃房里急得团团转，还会狗急跳墙呢……

15点30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一进门，就发现IO在里面。她坐在我的桌子旁，瘦骨嶙峋的身子绷得笔直，右手托着右颊。大概她等了我很久，因为她一见到我进门，就马上站了起来，脸颊上清晰地显着五个手指印。

只一秒钟，我脑子里闪过了那个不幸的早晨：也是在这儿，在桌旁，她和怒气冲天的I-330……但只有一秒的回想，这一切就在今天的阳光下消失了。这种情况倒也常有，比如，遇到大晴天，你走进房间里，漫不经心地扭动开关，灯亮了，但好像看不出灯光，灯显得挺可笑，又可怜，毫无用处……

我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手去，我什么都宽恕了。她抓住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捏着，硌得我的手痛。她松弛的两颊激动得直发颤，倒像古代人的装饰物。她说：“我等您……才等了一分钟……我不过想来告诉您：我很幸福，我为您感到十分高兴！您明白吗，过了明天，您就会彻底恢复健康！您就会获得新生……”

我看见桌上有张纸。这是我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两页，昨天写完后就这样一直放到今天。如果她看了我所写的内容……不过，这也无所谓。现在这些不过是历史罢了。这一切太遥远，有些可笑，仿佛你

倒拿着望远镜所看见的远景……

“嗯，”我说，“告诉您，我刚从街上来，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映在马路上，您明白吗，影子还发光呢。我觉得，不，我相信，明天不会再有影子，每个人都不会有影子，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影子，因为阳光可以照透一切……”

她既温柔又严厉地说：“您真是个幻想家！我可不允许我学校里的孩子这么说……”

她还说了些孩子们的事。她说，她如何把全体学生一下子都带去做了手术，在那儿不得不把他们捆绑起来，还说什么“要爱，就不能手软，不能姑息”，还说什么她好像最后要做出决定……

她把两膝之间灰蓝色裙子的皱褶抚平，用她的微笑默默地在我全身贴上了膏药，然后走了。

幸好，今天太阳还没有停住不动，它在急急地奔跑，现在已经16点了。

我敲了敲门——我的心也在怦怦地敲击……

“请进！”

我坐在她软椅旁的地板上，搂住了她的两只脚。我仰着头，凝视着她的眼睛。我一会儿望着这只，一会儿望着那只，在每只眼睛里都看到了那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我……

墙外，正风雨交加，黑云沉沉，由它们去！我脑子里塞得很满，语言就像倾泻的激流，我说着话，和太阳一起飞向某个地方……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飞行的方向，跟随我的还有其他星球，它们喷着火焰，星球上的火花在歌唱；跟在后面的还有默默无声的蓝色的星球，那里理智的石块组成了井然有序的社会，它们也像我们的地球一样，达到了绝对的百分百的幸福顶峰……

突然，I-330坐在软椅里说道：“你是否认为位于顶峰的就是有组织社会里的那些石头？”

她脸上的三角形越来越尖利，越来越阴暗：“幸福……幸福是什么？欲望都是令人痛苦的，对吗？显而易见，当你没有任何欲望，连一点儿要求也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我们直到现在还给幸福打正号，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多么荒唐的偏见，应该给绝对幸福打上负号——神圣的负号！”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嘟囔着：“绝对零度是-273℃……”

“对，正是-273℃，冷了些，但事实本身不正好说明我们位于顶峰吗？”

就像很久以前那样，她仿佛正在替我说话，把我的思想都抖搂出来。但这些话里有一种使人害怕的东西，我不能……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个“不”字。

“不，”我说，“你……你在开玩笑……”

她笑了起来，笑声很响——太响了。她的笑声达到了某个极限，但只一秒，很快便低沉下来……没有声音了。

她站起来，把两只手放在我的肩上，长时间定定地望着我，然后把我拉入她的怀中——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火辣辣的嘴唇。

“永别了！”

这一声道别来自遥远的地方，从上空飘落下来，可能过了一分钟或许两分钟，我才听到。

“为什么说‘永别’呢？”

“你病了，因为我，你犯了罪，难道你不感到痛苦吗？现在要做手术，你会治好因为我而得的病。所以，我们——永别了。”

“不！”我喊了起来。

她白皙的脸上显出一个无情的尖利黑三角：“怎么？你不愿意得到幸福？”

我的脑袋要裂了，两列逻辑火车撞了个正着，车身断裂，发出轰响，全毁了……

“那好吧，我等等，你选择吧：要么接受手术，获得百分百的幸福，要么……”

“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意义。”这句话我是说了，还是心里所想呢？我弄不清楚，但是I-330听见了。

“嗯，我知道。”她在回答我。后来，她一直把手放在我的肩头，眼睛也一直望着我，说：“那么，明天见吧。明天，12点，你还记得吗？”

“不行。试航推迟了一天……是后天……”

“这对我们来说更好。12点——后天。”

我一个人沿着暮色苍茫的街道回家。风打着旋儿，扑打着我，吹着我朝前走，就好像我是一张纸。黑压压的天空上，残云急速地飞驰着……它们还可以无止境地飞舞一天、两天……迎面过来的号码的制服蹭到了我——但在街头，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很清楚，大家都得救了，但是我已没有希望，我不愿意得到拯救……

记事三十二

提要

我不相信。拖拉机。小小的身影。

你们是否相信，你们会死？是的，人都难免一死。我是人，因此……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我的问题是，你们是否相信过这种说法，完全相信，不是用你的大脑相信，而是用你的身体去感觉：有朝一日，现在你们拿着这页纸的手指会变得枯黄、冰凉……

不，你们当然不相信，所以至今没有人从十层楼上往马路上跳，所以你们至今还在吃饭，看书，刮胡子，微笑，写东西……

我现在也正处于这种状态，真的，正处于这种状态。我知道，钟表上那根黑色的小指针从这儿往下爬，移向午夜，然后又慢慢往上爬，再越过最后的界限，难以想象的明天将会来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知为什么还是不相信这一切。也许，在我看来，24小时是24年。因此，我还来得及做些事，去一趟某处，回答别人的提问，从舷梯登上“一统”号。我还可以感受一下“一统”号在水面上如何晃悠，我明白，应该抓住冰冷的玻璃扶手。我还可以看见，那些透明的、仿佛有生命的起重机弯着鹤一般的长颈，伸出嘴，爱护地、深情地给“一统”号的发动机喂食——可怕的炸药粮食。在下边河面上，我能看到被风吹皱的清晰的蓝色水流和漩涡。但这一切并没有和我在一起，它们完全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平面的，就像绘图纸上的平面图。当第二设计师那张平面图纸般的脸突然对着我说话时，我都觉得有些奇怪了。

“您看，我们给发动机装载多少燃料？如果按3小时计算……或3个半小时……”

在我面前，在图纸上方，是我握着计算器的手，对数刻度表盘上显示的是15。

“15吨。但是最好装……对，最好装100吨……”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心中有数，明天……

我看到手里握着的刻度表盘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颤。

“100吨？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量？这些足够一星期的消耗。不止一星期，还可以更长些！”

“以防不测嘛……谁知道……”

“我知道……”

风呼啸着，空气里充塞着无形的物质，填得结结实实的，直至高空。我觉得呼吸困难，举步艰难。街尾蓄电塔上钟表的指针也艰难地、缓慢地，但一秒不停地爬着。蓄电塔的尖顶高耸入云，蓝莹莹的。它低沉地呜呜响着，吸取云中的电。音乐机器的铜管乐声吼叫着。

队伍还像往常一样，四人一排地走着。但是队伍有些散乱，也许是因为风的影响，队伍晃来晃去，歪歪扭扭，越来越乱。在路口，队伍被什么挡住了，往后退。号码们停了下来，挤成一团。他们呼吸急促，一下子都伸出了鹅一般的长脖子望着。

“看！不，往那边看，快看！”

“他们！是他们！”

“……要是我，我绝不同意！绝不，宁可把头颅送进死刑机……”

“小声些！疯啦……”

路口讲演厅的门敞开着，一支五十来人的队伍脚步缓慢而沉重地

从里面走出来。不过这些“人”不同寻常，他们没有腿和脚，而是装着沉重的、固定的轮子，由一种无形的传动装置牵引、转动。他们不是人，是人形机器。他们头上打着一面白旗，在风中啪啪作响，旗面上绣着金色的太阳，在太阳光线里绣着一行字：“我们是开创者！我们做过手术！跟随我们来吧！”

他们慢慢地、势不可当地从人群中碾压过去了。不消说，如果挡在他们路上的不是我们，而是墙、树木或房屋，他们照样会不停步地碾过墙、树木和房屋。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大路中央。他们紧紧地，像拧上螺丝一样，挽起了手，拉成一长列，面对着我们。我们这群十分紧张的人一个个探出了脑袋，伸长了鹅一般的脖子，等着看下一步会怎么样。乌云翻滚，狂风呼啸。

突然，长列的侧翼从左右两个方向我们包抄过来，速度越来越快，就像往山下滚落的沉重的机器。长列紧缩成圆圈，把我们往讲演厅敞开的门那边挤，想把我们逼进门里……

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道：“要把我们撵进去！快跑啊！”

霎时间，一切涌动起来。紧挨着墙的地方还有一扇狭窄的可以通行的小门，大家伸着脑袋都往那里冲去。刹那间，脑袋都变成了楔子的模样，胳膊、肋骨、肩膀和两侧都尖利起来。四周是杂沓的脚步、挥动着的手臂和飞起的制服，它们呈扇形往四周扩散，仿佛消防水龙带里挤压出来的水。

突然，在我眼前（不知从哪儿）忽地闪过一个双曲线的S形状身影，还有一双透明的招风大耳——但一闪就不见了，像钻进了地下一样。我独自混在急速闪动的手和脚之间奔跑……

我跑进一个门洞里，稍事喘息，背紧贴在门上。转眼间，像风似的吹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

“我一直……我一直跟着您……我不愿意接受……您明白吗，我不愿意。我同意去……”

抓着我衣袖的是一双圆滚滚的小手，一双圆圆的蓝眼睛，是她——O-90。她倚着墙，整个人仿佛出溜着坐到了地上。在地上，在冰冷的台阶上，她的身体蜷缩成了一团。我俯身望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和脸——我的手是濡湿的。这时，我显得很大。而她很小，仿佛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这和我对I-330的态度迥然不同。现在我觉得，我对O-90，有些像古代人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

她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从指缝里漏出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低语："我每天夜里……我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手术……我每天夜里……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夜里我想着他：将来他是什么样子，我将如何疼爱他……如果我的病被治愈了，那时我会空虚得无法生活。您明白吗？所以您有责任，您应该……"

多么荒唐的想法！但我的确相信，我有义务，有责任。这之所以荒唐，是因为我的这一义务又是我的罪行。荒唐的是，白的不可能同时又是黑的，义务和罪行不能等同。也许生活中既没有黑，也没有白，而颜色只取决于主要的逻辑前提。如果前提是，我非法使她怀了孩子……

"好吧，只是您别这样，别这样……"我说，"您听我说，我应该把您带到I-330那儿去，我以前跟您提过，让她……"

"好吧。"（声音很低微，手仍捂在脸上。）

我搀扶着她站了起来。我们沿着暮色苍茫的街道走着，默默地各想各的心事，也许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在悄无声息的铅灰色的房子之间走着，顶着抽打着我们的狂风……

透过呼啸的风声，我清晰地听到背后又响起了那熟悉的踩在水洼里的吧唧吧唧声。拐弯的时候，我扭过头看了一眼：倒映在马路模糊的玻璃面上急速飞过的乱云中，我看见了S。顿时，我的手不自在起来，好像它们不是自己的，甩手的节奏也乱了。我开始大声地对O-90说话，我说，明天……对，明天，"一统"号要首次试航，这是真正空前的、了不起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O-90瞪圆蓝眼睛惊讶地看着我，看我莫名其妙地使劲儿大甩胳膊。我没让她说话，我一个人说了又说。可是我脑子里正极其紧张地思考着。一个念头不断敲击着脑子，嗡嗡作响，只有我一人知道："不能这样……得想个办法……不能让他跟我们去I-330那儿……"

本来应该向左拐，我却拐向右边。一座桥像恭顺的奴隶一样拱着背，任我们三个——我、O-90和我们后面的S踩在它的背上。对岸大楼里的灯光洒落在河水里，变成千万个剧烈跳动的、疯狂飞溅着白色泡沫的火花。风呜呜响着，仿佛在不太高的地方有一根绷紧的低音粗弦在鸣响，可以听到低音里一直夹杂着我背后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到了我的住处。O-90在门口站住了。她刚开口说了半句话……

"不对！您不是答应……"

但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急急忙忙把她推进了门里。我们进了楼。在前厅里，在检票桌那儿，我看见了那熟悉的松弛的脸颊，她激动得直颤悠。桌子四周紧紧围着一群号码，他们正在争论什么。二楼栏杆上探出了好些脑袋，然后也一个接一个地跑下楼来。但这些——以后再说吧……我赶紧把O-90带到大厅对面的一个角落里。我背靠着墙坐了下来（因为我看见墙外人行道上有一个大脑门的黑影正来回走动），掏出了小本子。

O-90在自己的衣服堆里慢慢地、无力地坐下，仿佛她制服下面的躯体在蒸发，在消融，只剩下了一件空落落的衣服和空漠的、蓝得一无所有的眼睛。她疲倦地说："您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您欺骗了我？"

"嘘——别说话！您看那儿，看见墙外有什么吗？"

"嗯，有个影子。"

"他总是跟踪我……我不能，您明白吗，我不能带您去。现在我给您写个便条，您拿着它自己去。我知道，他会留在这里的。"

在她的制服下面，她的血肉之躯又有了生机，腹部已渐渐变圆，脸颊上微微露出一丝希望和光彩。

我把便条塞在她冰冷的手里，紧紧握了握，最后一次看着她的蓝眼睛。

“永别了！也许，以后还会……”

她抽出了手，弯着腰慢慢地走了。刚走了两步，她又转过身来，回到了我跟前。她的嘴唇翕动着，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整个人对我只说着一句话，而脸上带着痛苦不堪的微笑和深深的伤痛……

后来，她弯着腰的瘦弱身影出了门，墙外映出小小的影子，她头也不回地很快走远了，越走越快……

我走到Ю的桌子跟前。她激动地、懊恼地鼓着鱼鳃对我说：“您知道吗，大家都好像发了疯！这个人就一口咬定说他在古宅那里看见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光身子的人……”

那堆人头里有个人说：“真的！我再说一遍，我看见了！”

“怎么，您喜欢这些吗？真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这几个字，她说得斩钉截铁，我不禁自问：“说不定，最近我出的那些事以及周围的事真的也全是梦呓。”

但是，我看了看自己毛茸茸的手，想起了她的话：“你身上有一些太阳和森林的血液。也许因为这样，我爱上了你……”

不，幸好这不是做梦。不，幸运的是，这不是做梦。

记事三十三

提要

（这篇是无提要的急就章。最后的。）

这一天——来临了。

我赶紧拿过报纸。也许报纸上……我的眼睛读着报纸（的确是在用眼睛读报，因为现在我的眼睛就像你拿在手上的钢笔，或计算器，它们是身外之物，是工具）。

报纸上，大号黑字占了整整一页头版：

幸福的敌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你们要用双手卫护你们的幸福！明日暂停工作一天。全体号码均须参加手术治疗。拒不参加者，必将受到大恩主死刑机的惩治。

明天！难道能有明天吗？还可能有什么明天吗？

我像每天那样，习惯成自然地，伸手（也是工具）到书架上，想把今天的报纸与夹着其他报纸的金色硬皮夹放到一起，突然，手在半空停住了。

“何必多此一举？反正都无所谓了。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永远不会……”

报纸从手里落到地板上。我站在房间里，环顾着四周，环顾着整个房间。我匆匆地收拾着东西，把一切舍不得留下的都塞进自己那无形的箱子里：桌子、书籍和软椅。I-90曾经坐在这把软椅上，我坐在她脚下的地板上……还有那张床……

又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荒唐地在等待什么奇迹——会不会有

电话来，也许她会让我……

不，没有奇迹……

我要离开这里，走向未知。这是我最后的几页记事。永别了，我未知的星球人，我亲爱的读者们，为了和你们一起分享我的经历，我写下了这么多记事。我这个患有灵魂疾病的人，把我的一切全都袒露在你们面前，连一根磨坏的螺丝钉、最后一根崩断的发条，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出来了……

我要走了。

记事三十四

提要

获释的奴隶。阳光明媚的夜。无线电瓦尔基里女神[29]

啊，如果我真的彻底毁了我自己和所有的人，如果我真的和她一起到了大墙外面，与龇着黄牙的野兽为伍，如果我真的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那该多么好！我会感到上千倍、百万倍的轻松。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让我去扼杀我的灵魂吗？难道这样有用吗？

不，不，绝对不可能！Д-503，你要镇静。你要把自己放到坚实的逻辑轴线上——哪怕只有不长的时间，使尽全身的力量压住杠杆，要像古代的奴隶那样，推动三段论的碾轮，直到你能提笔记下一切，直到你能彻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走上“一统”号时，人们都已到齐，各就各位，巨大的玻璃蜂箱内的所有蜂房都不是空的。从甲板上的玻璃望下去，到处都是蚂蚁般的小人，他们分布在电报机、发电机、变压器、高度计、整流器、发动机、水泵、导管等处。在休息大厅里，有些人正俯身在图表和仪器上，大概是科学局的指挥人员。第二设计师和他的两位助手站在一旁。

他们三人的脑袋都像乌龟一样缩在肩膀里，脸色灰白，无精打采，阴沉沉的，不见阳光。

“怎么样？”我问。

“没什么……怪吓人的，”其中一个笑了笑，灰溜溜的，没有一丝神采，“可能还不清楚要降落的地方。总之，什么都不清楚……”

我看着这几个人就生厌。再过一小时，我就用自己的这双手把他

们从守时戒律表井然有序的数字中彻底勾掉，彻底把他们从大一统王国的母体上清除掉。他们使我想起了《三个获释的农奴》中的悲剧形象。我们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故事中，为了进行试验，三个号码被解除一个月的劳动，任由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30]这三个可怜虫在过去劳动惯了的地方逛来逛去，眼馋地朝里面张望；在场院里站着不走，一小时一小时地重复着原来的劳动动作。因为到了规定的时间，这些动作已成了他们机体的需要。他们空手拉锯子、推刨子，好像在握着锤子叮叮当当地锤打铸铁。总算挨到了第十天，他们再也忍受不了，就手拉手，在《进行曲》的乐声中，往河里走去，慢慢地沉入水中，直到河水最后终止了他们的痛苦……

我再说一遍，我看着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就想赶紧离开这儿。

“我去检查一下机舱，”我说，“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例如，发射点火需要用多大的电压，船尾液舱需要多少水压舱。我身体内部有台留声机，它能对一切问题迅速做出准确的回答，而我在不停地默默盘算着自己的事。

突然，在那条狭窄的走廊上，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那一刻起，实际上行动已经开始了。

在狭窄的走廊上，不时闪过穿灰色制服的号码和一张张灰不溜丢的脸。其中有一张脸一闪而过。他的头发低低地耷拉在前额，一双眼睛藏在蹙紧的眉头下——他就是刚才那个人。我明白，他们已经在这里了。我是躲不开这一切的，而时间有限，总共才几十分钟……我浑身上下的分子开始微弱地颤抖（它们就这样一直颤到事件结束）。仿佛我是一幢房子，房子里放了一台硕大的马达，但这房子分量太轻，于是所有的墙壁、隔墙、电缆、房梁、灯都在发颤。

我还不知道她是否在这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他们已派人来，命令我尽快上去，到指挥室去。应该出发了……驶往哪儿呢？

周围是一张张灰色、没有光泽的脸。下面，水面上映着一道道紧张的蓝色水纹。天空是沉重的、铸铁般的层层云块。当我在指挥室接电话时，我的手臂也像铸铁一样，沉重得连话筒也拿不起来。

“向上，45°！”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飞船尾部喷出湖绿色的烟柱，脚下的甲板向前驶去，甲板像橡胶一样软软的。现在，一切都留在下面了，我的全部生活将永远……那立体图纸般的蓝色水晶城、圆圆的屋顶，电塔上铅灰色的孤零零的手指——这一切只一秒就深深地坠入了旋涡，周围的一切都收缩了。接着，浓云忽闪而过，我们穿过云层，飞向太阳和蓝天。蓝色逐渐变深，黑色弥漫开来，星星像冰冷的银白色汗珠从天幕上渗了出来……

这是一个可怕的、亮得使人目眩而又黑暗的夜，是个阳光灿烂的星夜。仿佛你突然变聋了，能看见铜管正在狂喷，但是你只能看见，听不见声音。太阳也是一样，悄然无声。

这都是很自然的。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冲出了地球的大气层。但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胆怯了，静了下来。而我，在充满幻想、喑哑无声的太阳下，却感到更轻松了。仿佛经过最后一次阵痛后，我已经跨过了非跨不可的界限。我的躯壳留在了下面，而我自己在新的世界飞翔。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不同于过去，与之截然不同的新天地……

“继续前进！”我对着指挥话筒发出了号令。于是，留声机的机械传动铰链手把指挥话筒递给了第二设计师。我全身的分子都在微微发颤，这颤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跑下去想找……

这是大厅的门——再过一小时这扇门将哐啷啷地重重地关上……门旁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矮个头，脸是一张千百次混在人群中也难以辨认的普通人的脸，只是两只手特别长，直抵膝盖，仿佛在组装他的时候，因为手忙脚乱错拿了另一套组合零件的手。

他伸出一只长手挡住了我。

“您去哪儿？”

我很明白，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随他去吧，也许这样更好。我俯视着他，故意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我在指挥这次试航，您明白吗？”

手收回了。

大厅。在仪器和地图上方，凑着几个满头灰发的脑袋，还有黄头发的、秃顶的、暗黄的脑袋。我只是很快一瞟，就全都扫视了一遍，然后退出来，通过走廊，下了舷梯，来到机舱。这里十分燥热，噪声很大，爆炸后管道变得十分灼热；闪闪发亮的曲柄像喝醉了似的剧烈地上下升降着；刻度表盘上的指针一秒不停地微微晃动着……

最后，我到了测速仪那儿。那个帽子盖住前额的人正低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请问（由于机器轰鸣，我必须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她在这儿吗？她在哪儿？”

帽檐底下暗处露出了微笑：“她？在那儿，在无线电机房……”

于是我过去了。那里一共有三个人，都头戴支棱着耳机的头盔。她好像比平时高出了一头，支棱着的耳机闪闪发亮，仿佛要飞起来。她就像古代的瓦尔基里女神，上面无线电天线上巨大的蓝色火花好像是她放出来的，那股淡淡的闪电过后产生的臭氧仿佛也是她放出来的。

“我要找个人……不，比如找你就可以……”我气喘吁吁地对她说，“我需要向下面，向地面，向飞船站，发信号……我们走吧，由我口授……”

机房旁是一个小得像盒子一样的舱房。我们一起坐在桌旁。我摸

到她的手，紧紧捏住，说："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能体会到吗，这简直太妙了：我们在飞行，却没有目的地，任你自由地飞……很快就到12点了，还不知道怎么样。等到晚上……晚上我和你又会在哪儿呢？也许，在草丛里，在干枯的树叶堆里……"

她放出蓝色的火花，我可以闻到闪电的气味。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请记下，"我大声地气喘吁吁（因为刚才跑的）地说，"时间11点30分，速度：6800……"

她戴着支棱着耳机的头盔，眼睛看着纸，低声说："……昨天晚上，O-90拿着你的便条来找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别说话。但是孩子是你的吧？我把她送走了，她已经在大墙那边了。她会活下去的……"

我又回到了指挥室。前方又是荒谬的黑夜，既有昏黑的星空，又有耀眼的太阳。墙上时钟的指针一瘸一拐，从一分慢慢地移到另一分。一切仿佛都沉浸在迷雾之中，都在令人难以觉察地颤抖（只有我一个人能发现）。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这儿，而是发生在下面，离地球近些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停止！"我向指挥话筒发出命令。

由于惯性，一切还在继续向前，但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现在，"一统"号在空中滞留了一秒，像挂住了根头发丝，接着那根头发丝断了，"一统"号像块石头似的往下坠落，速度越来越快。在静默中，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十分钟又十分钟地过去。能听到脉搏的声响。我眼看着指针离"12"越来越近。我很明白，我是块石头，I-330是地球。我是被人抛向天空的石块，急切地要往下坠落，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可是如果……下面蓝色的云海已是坚硬的……如果……

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灵活而准确地拿起指挥话筒发出了命令：“减速！”石块不再往下降落。只有飞船下部四根管子（两根位于船尾，两根位于船首）在疲惫地噗噗喷气，以使“一统”号能维持一定高度。“一统”号震颤着，就像抛了锚似的稳稳停在空中，离地面约1000米。

飞船上的人都拥到甲板上（很快就到12点，马上就要响起吃饭铃声），他们从玻璃船舷上面探出身子，急不可耐地、贪婪地望着下面这个陌生的墙外世界。下面有琥珀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那是秋天金黄的树林、翠绿的草坪和湛蓝的湖泊。在一个蓝碟子般的湖边，有几堆黄色的残砖碎瓦，还有一根森然的枯黄的手指——这大概是奇迹般留下来的古代教堂的尖塔。



“看呀，看呀！那边，靠右些！”

那里，在绿色的荒原上，一片棕色的暗影飞快移动着。我下意识地拿起手上的望远镜朝那儿看去，只见那里一群棕色的马扬着马尾，在齐胸高的草丛中奔驰，而骑在它们背上的是那些披着褐色、白色和黑色毛发的人……

我听见后面有人说：“我告诉您，我看到了面孔。”

“得了吧！您对别人说去吧！”

“拿去，给你们望远镜……”

但是马群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荒原……

在荒原上方，响起了铃声刺耳的颤音。铃声响彻了整个荒原，震撼着我和所有的人。这是吃饭的铃声，再过一分钟就到12点。

对我来说，世界分裂成了互不联系的碎片。在台阶上，不知谁的金色号码牌当啷掉到地上。这对我来说已无所谓，我一脚踩了上去，它咔嚓一声碎了。我听见有人说：“您听我说嘛，有面孔！”眼前大厅幽暗的四方大门敞开着，还有一口含着微笑的细密白齿……

这时，一声又一声响起了仿佛没有间歇的极其缓慢的钟声。前面的队伍已经开始朝前走了……突然，那四方的大门被两只长得出奇的手交叉着挡住了（我曾见过这手）：“站住！”

她的手指塞进我的手里，是I-330。她正站在我旁边。

“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难道……难道他不是你们的……”

他站在别人肩上，下面是上百张脸，上面是他那张在人群中见过千百次的普通人的脸，但又和所有脸不同。

“我代表护卫局……你们知道我在对谁说话，你们每个人都听见了。告诉你们，我们已经都弄清楚了。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号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清楚。‘一统’号不会成为你们的！试航将进行到底，现在不许你们再乱动。你们将按原计划完成试航。以后……好了，我说完了……”

周围静悄悄的。脚底下的玻璃砖变软了，像棉花一样，我的脚也

软得像棉花。我旁边的I-330脸上露出苍白至极的笑容，迸发出疯狂的蓝色火花。透过牙缝，她对我耳语道："啊，这是您干的？您'履行义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手从我手里抽了出来。她那顶瓦尔基里女神愤怒的带翅膀的头盔一下子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我一个人怔怔地、一言不发地和大家一起往大厅里走去……

"其实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件事，除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白纸……"

我的心无声地、绝望地、大声地向她喊着。她隔着一张桌子坐在我对面，甚至没有瞥我一眼。她旁边是一个暗黄的秃头。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是I-90）：

"'高尚之举'？但是，最亲爱的教授，对这几个字哪怕只须做简单的社会学分析，谁都会明白，这是偏见，是古代封建时代的残余，而我们……"

我感到自己的脸越来越苍白，很快大家就会发现的……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正对每块食物做着那规定的50下咀嚼动作。我自我封闭起来，就像把自己锁在古代人不透光的房子里，用石块把门堵死，在窗上挂上窗帘……

后来，我又拿起了指挥话筒。我们在寒气逼人、濒临死亡的忧伤中飞行，穿过乌云，飞向冰冷彻骨、星光灿烂的夜空。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不用说，我身上那台连我自己也听不见声音的逻辑马达，一直在不停紧张、全速地运转。因为在我记忆中突然出现一个蓝色空间，我看见了我的书桌；坐在桌旁的是IO的鱼鳃，书桌上是我忘在那里的记事稿。除了她，没有别人，我恍然大悟……

唉，我一定要到无线电机房去……那顶带翅膀的头盔，那蓝色闪电的气味……我记得，后来我大声地对她说话；我也记得，她的目光穿过我望着别处，好像我是玻璃人。她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

方：“我忙着，正在接收地面发来的信号。请您向她口授吧……”

在盒子般的小舱房里，我略作思索，毫不踌躇地发出了命令：“时间：14点40分。下降！熄灭发动机。到此结束。”

指挥室里，“一统”号的机器心脏已经停止工作。我们在降落。我的心跟不上“一统”号下降的速度，它慢得多，不停地升到喉咙口来。穿过云彩，然后是远处绿色的斑块，它越来越苍翠，愈来愈鲜明，像疾风似的扑向我们——很快就将结束……

眼前是第二设计师那张不同往常的斜眉歪脸的白瓷盘。可能是他狠狠地推了我一下，我的头撞着了什么东西。我眼前一阵发黑，就栽倒了，迷迷糊糊听见他说：“船尾舵手——全速前进！”

猛烈地向上一冲……别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记事三十五

提要

被箍住了。胡萝卜。杀人。

我彻夜未眠，反复想着一件事……

昨天事发后，我的头被紧紧缠上了绷带。其实，缠上的不是绷带，是头箍，是毫不留情的玻璃钢箍。头箍箍在我头颅四周，而这件事就在这个圆箍里来回兜圈子：我要杀死Ю。杀死Ю以后，我去找I-330，对她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最令人厌恶的是，杀人是肮脏、原始的做法。想到要去砸碎别人的脑袋，我总是奇怪地觉得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腥味，连口水都咽不下去，总要不停地往手帕里吐唾沫，嘴里开始发干。

我的柜子里放着一截沉甸甸的断裂的铸铁活塞杆（本来我要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它的断裂情况）。我把记事稿卷成卷（让她把我彻底读个够，连一个字母也不落下），套在活塞杆外面就下楼去了。楼梯总也走不完，梯级滑得令人恼火，上面还有水，我还总想用手帕擦嘴巴……

下到底层，我的心扑通一沉。我停下脚步，抽出活塞杆，朝检票桌走去……

可是Ю不在，只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冰冷的桌面。我记起来，今天工作全都停了，所有的号码都应该去做手术。所以，她没事可做，因为没人去登记。

街上在刮风。满天都是一块块飞驰着的沉重铁片。这很像昨天的一个场景：那时，整个世界都碎裂成了互不相干的尖利碎块，急促地掉下来，从我眼前飞过，只做一秒的停留，然后毫无痕迹地消失……

请设想一下，如果这页纸上字迹清晰工整的黑色字母突然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由于惊慌东奔西窜，那就会一个字都没有了，只是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堆砌："怕—害—跳—怎—"。现在，街上的人也这样散乱无序。他们排不成队伍，朝前的，往后的，斜走的，横穿的……

街上已经没有人。急速奔驰的生活突然停住了：在二层楼一间仿佛吊在空中的小玻璃方格房间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站着接吻。她的整个身子仿佛断了似的朝后仰着。这是最后一次接吻。

在一个路口，人头攒动，像刺灌木丛。他们脑袋上方打着一面孤零零的旗，上面写着："打倒机器！打倒手术！"我独自（不是真的我）只有一秒的时间思索："难道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如此强烈，要想彻底消除它，非要和心一起剜出来吗？每个人都应该去行动，否则……"有一秒的时间，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我的）野兽般的手和这一卷铸铁般沉重的记事稿……

这时，一个小男孩从街上飞奔而过，他的整个身子朝前探着，冲向前方，下唇朝外翻着（就像卷起的袖口边），唇下是一块小小的阴影。他哭喊着，脸都变了样。有人在后面追赶他，已传来脚步声……

孩子使我想起了Ю。"对了，Ю现在应该在学校里，我要赶紧去那儿。"我朝附近一个地铁入口跑去。

在入口，有个人正往上跑，嘴里说着："没有车！今天列车不开！那里正……"

我走下地铁的台阶。那里简直是一个梦的世界。多棱的水晶玻璃像无数个太阳，熠熠闪光。月台上一眼望去全是脑袋，压得月台结结实实的，一辆列车是空的，停在那里。

寂静中，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没看见她，可我知道是她，我熟悉这种柔韧的、激越的、像鞭子抽出来的声音，还在那边什么地方看到了那个眉梢高挑的倒三角……我喊了起来：

“让我过去！让我到那边去！我必须……”

但是我的手和肩膀不知被谁紧紧夹住了，无法动弹。四周静静的，她在说话：

“……不，你们快上去吧！那里能治好你们的病，让你们饱尝甜蜜的幸福，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去睡觉，有组织地、有节奏地打鼾——难道你们没有听到这伟大的鼾声交响乐吗？你们真可笑：他们要把你们从问号里解放出来，那些弯弯扭扭像蛆虫的问号正折磨着你们，而你们却在这里听我说话。快些上去，去接受伟大的手术吧！我将一个人留在这里，与你们毫不相干！你们别管了，我要自己去追求，而不愿让别人为我去争取，如果我争取的是不可能的……”

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沉重而缓慢：

“啊哈！争取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你追求的是愚蠢的幻想，你想任这些幻想在你面前耍花招？不，我们要逮住它们，让它们动弹不得，然后……”

“然后，吃掉它们，再倒床睡去，鼾声大作。这时在你面前会出现一个新玩意儿。听说，古代有一种动物叫驴子。人们要想让它不停地向前走，就要在前面的车辕上，在驴子面前吊一根胡萝卜，但又不能让它咬到。要是让它咬到了，它就把胡萝卜吃了……”

忽然束缚松开了，我冲到人群中间她讲话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你推我搡，乱了起来。后面有人喊叫道：“他们来这儿啦！他们来啦！”灯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有人剪断了电线。到处是如潮的人流、喊叫声、喘气声、脑袋、手指……

我不知道我们在地铁里乱哄哄地待了多久。最后，我才摸到台阶，看到了昏暗的光线，眼前慢慢地越来越亮了，于是我们像扇形似的往街上四散跑去……

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外面刮着风，灰暗的暮霭低垂下来，简直就要落在你头上。在人行道湿漉漉的玻璃板底下很深的地方，倒映着

灯光、墙和移动着脚步的憧憧人影。我手里的那卷稿纸格外沉重，拽着我往下沉。

在楼下大厅里，还是不见Ю在桌子那儿。她的房间里也空荡荡的，没有亮灯。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灯。紧紧箍着的太阳穴怦怦地跳。我还在那个套在脑袋上的圆箍里来回兜圈子：桌子、桌子上那卷白色稿纸、床、门；桌子、桌子上那卷白色的稿纸……我左边的房间里垂着窗帘。可以看见右边的房间里一个满是疙瘩的秃脑袋，额头像一条巨大的黄色抛物线，正埋头读书。额上是一行行字迹模糊的黄字，那是额上的皱纹。我们有时目光相遇，我总觉得他额头上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事情发生在21点整。Ю来了，是她自己来的。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个细节：当时我的喘气声特别响，我都听见了自己呼哧呼哧的声音。我想小声些，可是不行。

她坐下来，把膝盖中间的制服裙皱褶抚平。棕红色鱼鳃抖动着。

“啊，亲爱的，这么说，您真的受伤了？我一听说，马上就——”

那截活塞杆就在我面前的桌上放着。我倏地站了起来，气喘得更粗了。她也听见了，话说一半就打住了。不知为什么，她也站了起来。我已经看准了她脑壳上我该下手的地方，可嘴里觉得甜得发腻……想找块手帕，但是没找到手帕，就把口水吐到地板上。

右边房间里的那位（额头上布有写着我故事的黄色皱纹）总在窥视我。我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朝这边注意看，我更受不了。我按了一下电钮，其实我并没有放下窗帘的权利，但是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窗帘落了下来。

不消说，她感觉到了，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赶紧朝门外冲去。但是，我截住了她。我呼哧喘着粗气，目光一秒也没离开她脑壳上的那个地方……

“您……您疯了！您不能这样……”她往后退去，一屁股坐了下来，准确地说，是倒在床上，颤抖着，把合十的手掌塞在两个膝盖中间。我浑身是劲儿，眼睛还是紧盯着她不放，慢慢地伸出手（只一只手在移动），抓起活塞杆。

“求求您！只要等一天，只要一天！我明天……明天……我就去……把一切都办妥……”

她在说什么？我已扬起了手……

我认为我把她打死了。我未知的读者们，你们有权说我是杀人犯。我知道，要不是她当时大喊一声，我的活塞杆已经砸中了她的脑袋……

她喊道：“看在……看在……的分上……我答应您……我……这就……”

她瑟瑟发抖的手扯下了身上的制服，一具枯黄的、肌肉松弛的肥大躯体倒在了床上……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她以为我放下窗帘是为了想和她……

这太出乎意外、太荒唐滑稽了，我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我那根紧绷着的发条马上松了下来，手也无力地垂下来，活塞杆当啷一声落到了地上。这时，我才亲身体会到笑是最可怕的武器，笑可以摧毁一切，连杀人也不例外。

我坐在桌子旁边，哈哈地笑——这是绝望的、最后的笑，不知如何摆脱这荒唐的处境。如果任由事态自然发展下去，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但这时房间里突然又发生了新情况：电话铃响了。

我赶紧去接，紧紧捏住了话筒。也许是她。可电话里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请等一下。”

话筒没完没了地嗡嗡响着，等得令人心焦。从那边远处传来铸铁般的脚步声，慢慢走近了，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终于说

话："Д-503？嗯……我是大恩主。立刻来见我！"

当的一声，电话挂上了，接着又是当的一声。

Ю还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脸上的微笑把鱼鳃都撑开了。我从地板上抱起她的衣服，扔到她身上，从牙缝里挤出声音："喂！快些，快些！"

她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体，两个乳房垂到一边，眼睛睁得圆圆的，整个人宛如一座蜡像。

"怎么啦？"

"没怎么。请您穿上衣服！"

她缩成一团，紧紧揪住了衣服，声音瘪瘪地说："您转过身去……"

我转过身去，把额头靠在玻璃上。灯火、人影、火花都在黑色的湿漉漉的镜子上颤动。不，这是我，这确实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见我？难道他已经知道她的事、我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了？

Ю已经穿好衣服，站在门旁。我朝她跨前两步，使劲儿捏住她的手，仿佛要从她手里一滴滴地挤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您听着……您是知道她的名字的，她……您报告了没有？您一定要说实话，我需要……我已经无所谓了，只需要实话……"

"没有。"

"没有？可是为什么呢，您已经去了那儿，而且报告了……"

她的下唇突然翻了出来，就像那天我见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泪水沿着腮帮子流下来……

"因为我……我怕如果把她……这样您可能……您不会再爱

我……哦，我不能，我不能啊！”

我知道这是真话。荒唐而又可笑的人类的真话！我打开了门。

记事三十六

提要

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真奇怪，我的脑袋里仿佛留下了一张空白页。我怎么去那儿的，怎么等待的（我知道自己等过）——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没有留下任何声音、面容和动作，仿佛我和世界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

等我头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低垂着眼，只能看到他那两只放在膝盖上的铸铁般的巨手。这两只巨手也重重压着他自己。他慢慢地动了动手指。他的脸在高处，被迷雾笼罩着，因此他的声音也是从很高处传过来——声音不像洪钟或巨雷，并不使人感到震耳欲聋，倒很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

“这么说，您也是？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您有幸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您的名字本应在大一统王国历史上开辟新的光辉篇章……您也是参加者？”

热血涌上了我的脑袋和脸颊——又是一页没有字的白页。我只觉得太阳穴怦怦地跳，上面传来低沉的声音，但一个字也听不清。只是当声音停下来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看见他那千斤重的手慢慢移动起来，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我说：“怎么？您怎么不说话？我是刽子手？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是的。”我顺从地回答。然后他的话每个字都清晰可辨了。

“怎么？您以为我害怕这个词吗？难道您不曾撕下这个词的外壳，看一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吗？现在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回忆一下那个场景吧：在阴沉的黄昏时分，一座山丘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边有一群人。一些身溅血迹的人，在山丘上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另一

些满面泪水的人在下面观看。您是否觉得山丘上的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最难演的、最重要的呢？要是没有他们，这幕伟大庄严的悲剧是演不成的！愚昧的人群嘘他们，向他们喝倒彩。然而，悲剧的作者——上帝应该更慷慨地犒劳他们。基督教慈悲为怀的上帝，把一切不顺从的人都放到地狱之火里慢慢烧死，难道他不是刽子手？而被基督徒捆在篝火上烧死的异教徒，比被烧死的基督徒少吗？您要明白，就是这位上帝，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被称为仁慈的上帝。荒谬吗？不，相反，这是对人的难移的本性——理智——的血写的明证。甚至在人还是野蛮的、满身披毛的时候，他就明白：对人类真正的代数的爱，必定是反人性的，而真理的必然标志是真理的残酷。难道有不灼烧人的火吗？好吧，您来论证一下，辩论辩论吧！”

我哪能辩论呢？这些思想以前也是我的思想，我哪能辩论呢？只是我从来没有赋予它们如此光彩夺目、坚硬的外部形式。我沉默不语……

“如果可以认为您的沉默意味着同意，那么我们再往下谈谈。我们要彻底地谈谈，不躲躲闪闪，就像孩子们已经去睡觉，只留下大人的时候那样。我问您个问题：人生下来就开始祈祷，幻想，折磨自己。他企求什么呢？他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人来告诉他一个永恒的真理——什么是幸福，并用锁链把他和幸福拴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吗？古人曾幻想进天堂……您回忆一下吧，在天堂里，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愿望，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天堂里的天使是幸福的，他们被摘除了幻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幸福），是上帝的奴隶……我们已经追赶上幻想，已经把它这样抓住了（他的手紧紧攥住了——如果他手里捏着块石头，大概会从石头里挤出水来），现在只需要把猎物开膛剥皮、剁成块儿，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您……”

沉重的铸铁般的说话声突然中断了。我全身红得像一块放在铁砧上的铁锭。锤子又默默地举了起来，我等着，这一下更……可怕……突然：“您几岁？”

“三十二。”

“可是您比只有您一半年龄的儿童天真一倍！您听我说，难道您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确信，从您那儿，我们能知道。他们需要您，只因为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只是想通过您……”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喊道。

……这就像你用手挡住了自己，向子弹喊叫，你还听见自己那可笑的“别这么说”，而子弹已经射穿你，你已经倒地抽搐。

是的，不错，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的，是的……突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天早晨IO那张愤怒的、颤抖的棕红色的鱼鳃，那时她俩都在我房间里……

现在我又记得很清楚，我笑了，抬起眼向上看。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苏格拉底般的秃顶的人，秃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一切都非常简单。一切都那么伟大而又平庸，简单得好笑。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声不停地往外涌。我用手掌堵住嘴，急急忙忙地冲了出来。

一级级的台阶，风，湿漉漉的跳动着的灯光和人脸的光影。我奔跑着：“不，我一定要见她！只要再见她一面！”

到这儿，又是一张空白页。我只记得一双双脚。不见人，而只见他们的脚：它们乱糟糟地走着，马路上不知从哪儿来了这几百双脚，就像落下一阵沉重脚步的雨点。我听到有人快活地、俏皮地唱歌，有个声音喊道：“嘿，嘿！过来，到我们这儿来！”这大概是对我喊的。

然后，是空荡无人的广场，广场上疾风阵阵。广场中央是一个乌蒙蒙的、骇人的、有千钧之重的庞然大物——大恩主的死刑机。仿佛突然响起了回声，死刑机使我联想到了一幕情景：雪白的枕头上面，枕着半闭着双眸、向后仰着的头，还有甜蜜的、尖利的两排牙齿……这一切和死刑机联系到一起，使人感到荒唐、惊悚。我知道为什么会

产生这样的联想，但我还不愿正视它，也不想说出来，我不愿意，不能这样！

我闭上了眼睛，坐在通向立方体高台死刑机的台阶上。大概正在下雨，我的脸湿淋淋的。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喊叫声，但是谁也听不见，谁也听不见我的呼喊：“把我从这里救出去吧，救救我吧！”

如果我像古代人那样有个母亲，那该多好！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正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对她来说，我不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不是号码Д-503，不是大一统王国的一分子，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躯体，是母亲身上一块被蹂躏、被窒息、被抛弃的一块肉……或者我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别人把我钉上十字架（也许两者都一样），但愿她能听到这些，而别人听不到。但愿她老人家布满皱纹、合拢着的瘪嘴能来亲吻我……

记事三十七

提要

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早晨在食堂里，我左边的人满脸惊恐地悄悄对我说：“您吃呀！他们看着您哪！”

我使劲儿挤出一个微笑，觉得脸皮裂开了一道口子，微笑使这裂口越撕越宽，我觉得越来越疼……

后来，我刚叉起一块食物，手里的叉子就突然一颤，当啷敲到了盘子。一下子，桌子、墙壁、杯盘、空气都震颤了，发出了铮铮的响声。外面响起了一声震天巨响，就像腾起了沉重的圆形声柱，它越过我们的头顶，越过房屋，传向远方，逐渐变弱，最后像水面上扩散开的微波一样消失了。

霎时间，我眼前的一张张脸都没了血色，变得苍白，那些正起劲儿咀嚼的嘴像出了故障似的停住了，叉子都凝固在半空中。

以后，全都乱了套，脱离了永恒不变的轨道。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国歌也没唱完），也顾不上节拍，马马虎虎还没嚼够数就连吞带咽地吃了下去。他们相互抓住对方问道：“怎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台伟大的机器，曾几何时是多么严谨有序，现在一块块乱纷纷地散架了。他们朝楼下跑去，奔向电梯。楼梯上、梯级上，都是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和匆促的只言片语，就像被风刮起的信纸的碎片……

附近所有房子里的人都拥了出来。再过一分钟，这条大街就会像显微镜下的一滴水：封闭在玻璃般透明滴液里的鞭毛虫，正在那里慌张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乱窜。

“嗬！”有个人扬扬自得地说了一声。我看见他的后脑勺和朝上指着的一根手指。我清楚地记得他那根黄中透点儿粉红的手指，还有指甲盖末端一个白色的半圆，就像从地平线上刚爬上来的半个月亮。这手指像指南针，于是几百双眼睛循着手指的方向朝天空望去。

天空中，乌云好像在逃避无形的侦缉队的追捕。它们逃窜着，互相挤压着，你追我赶，朝前飞奔。护卫局深色的、挂着黑色探视镜的飞船在空中巡察，乌云在四周点缀着它们，再远处，在西边，有一群……很像……

开始时，谁也看不清那些是什么，甚至连我（我很幸运，要比别人看得清楚些）也不明白。那好像是一大群黑色的飞船，飞得很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成了一个个令人难以觉察的飞动的小黑点。它们越来越近。天空响起嘶哑的、刺耳的啼鸣。最后，在我们头上出现了飞鸟。天空布满尖声鸣叫着往下降落的黑色三角形；强大的气浪把它们向下驱赶，它们落在圆屋顶上、普通房顶上，停栖在电线杆和阳台上。

“嗬！”那扬扬自得的脑袋转了过来。这时，我发现他就是那个蹙额的家伙。但如今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称呼，他仿佛整个人都从永远紧蹙的额头下爬了出来，他的眼角、嘴角像一束束头发丝似的放射出道道光芒——他喜眉笑眼地说：“您知道吗，”在风的呼啸声中，在飞鸟的鼓翼和聒噪声中，他对我大声喊道，“您知道吗，大墙，大墙炸塌了！您明白这意思吗？”

在离街很远的那边，有几个人影闪了过去，他们伸着脑袋，急匆匆地往屋里跑。马路中央有一大群做过手术的人，他们匆促但又缓慢地（他们已变得沉重）向西走去。

那个嘴角和眼角聚着光束的人……我拽住他的手，问道：“请问她在哪儿，I-330在哪儿？在大墙那边吗？还是……我一定要找她，您听明白了吗？马上告诉我，我不能……”

“在这儿，”他陶醉似的快活地叫道，露出满口结实的黄板牙，“她

在这儿，在城里，她在行动。哦……我们也在行动！”

我们——是谁？我——是谁？

他身边有五十来个和他一样的人，都是从阴沉紧蹙的眉头下爬出来的，嗓门儿很大，快快活活，有一口坚固的好牙齿。

他们张大嘴迎着狂风，手里挥舞着电绳索（他们从哪里弄到的？），电绳索的外观也显得慈眉善目，一点儿也不吓人。他们也往西走去，跟在做过手术的人后面，但走的是第48街，平行着走……

我脚步踉跄，常常绊在拉得紧紧的风的绳索上。我朝她跑去。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磕磕绊绊地跑着，一条条街都空无一人，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野蛮的，鸟儿欢天喜地地鸣叫个不停。世界一片混乱。透过玻璃墙，我吃惊地看到，在几个房间里，女号码和男号码正在恬不知耻地做爱，甚至连窗帘也不放下，也没有任何票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她住的楼。大门茫然地敞开着。在楼下，检票桌那儿没有人。电梯停在升降井的半中央。我沿着没有尽头的楼梯气喘吁吁地往上跑，冲进走廊。我飞快地一间间房门看过去，门上的号码就像轮子里的辐条：320，326，330。I-330，到了！

透过玻璃门望进去，只见房间里的东西散乱着，一片狼藉。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大概匆忙中被碰翻了。它四脚朝天地翻倒在地上，就像一头断了气的畜生。床莫名其妙地斜抵着屋墙。粉红票子撒了一地，被踩脏了。

我弯腰拾起一张又一张。每张上面都写着“Д-503”，所有的票子上都标记着我，这上面有我融化了的炽热感情。这是留下来的唯一的……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让它们就这么散落在地上任人践踏。我又拾起一把，放在桌上，小心地把一张张捋平，看了一眼……我笑了起来。

你们也许知道吧，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以前我不懂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笑不过是你内心爆炸的回声，它可能是红色、蓝色、金黄色的节日焰火，也可能是人体血肉的飞溅……

在几张票子上，我瞥见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号码。我没记住数字，只记住了字母，是Φ。我把桌上的票子都拂到地上，用脚踩着它们——也踩着我自己……我就出来了……

我在走廊对面的窗台上坐着，等待着什么。我木然坐了很久。左边响起了脚步声。一个老头儿走了过来，他脸上长满皱纹，就像被穿透、漏了气的气球，扎破的孔眼里还渗出透明的水滴，慢慢往下淌。我慢慢地感觉到这似乎是眼泪。当老人已经走远时，我才想起来要问他。我朝他招呼：“喂，请问您，请问您认不认识号码I-330？……”

老人回过头来，伤心绝望地挥了一下手，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傍晚，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西边灰蓝色的天空每秒钟都在紧张地抽搐，从那儿传来了沉闷的轰响声。屋顶上布满了焦炭似的黑鸟。

我倒在床上睡去。噩梦立刻像野兽一样压迫着我，压迫得我难以呼吸……

记事三十八

提要

我不知道怎么写提要。也许整个提要可以一言蔽之：被扔掉的香烟。

我醒了。光线很强，照得眼睛疼。我眯起双眼，脑子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一切都沉浸在迷雾之中。我懵懵懂懂地想起："我并没有开灯呀，怎么……"

我倏地从床上跳下来，看见I-330坐在桌子后面，用手支着下巴，目光讥诮，嘴上挂着一丝笑意望着我……

现在我正坐在这张桌旁写这篇记事。那紧张得像箍得最紧的弹簧似的10至15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好像她刚刚关上门出去，我还可以追上她，抓住她的双手——也许她会笑起来并对我说……

I-330坐在桌子那儿。我向她奔去。

"是你啊，你！我去过，我看见了你的房间，我以为你……"

我还没冲到她面前，她长矛似的尖硬睫毛就挡住了我。我收住了脚步。我记得，在"一统"号上，她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我的。我需要立刻——在一秒内——把一切都告诉她……要让她相信我，否则永远也不……

"你听我说，I-330，我必须……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不，不，就现在，让我先喝口水……"

嘴里发干，仿佛里面贴满了吸墨水纸。我倒了杯水，嘴里还是

干；我把杯子放到桌上，两只手牢牢地捧起了水瓶……

现在，我眼前飘过一缕蓝烟，是香烟的烟雾。她把香烟送到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贪婪地把烟吞下去，就像我喝水一样。然后，她说："不必了。别说了。你不是已经看见，我还是来了？下面有人等我。你愿意在我们最后的几分钟里……"

她把香烟扔到地上，倚着软椅的扶手，整个身子朝后仰去（那边墙上有开关，可是她的手够不到）……我记得，当时软椅一晃，椅子的两只腿就离开地面翘了起来。接着窗帘落了下来。

她走到我面前，紧紧搂住了我。她的膝盖透过衣裙，朝我的身体慢慢地、温柔地、暖融融地注入能愈合我一切创伤的毒液。

突然……有时你会有这种感觉：当你整个身心沉浸在温馨甜蜜的梦中时，突然，有个东西刺痛了你，你猛然一惊，眼睛就又大大地睁开了……现在就是这样：她房间那些踩脏的粉红票子里，有一张上面写着字母Φ和几个数字……这时它们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团。甚至到现在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感情，但我狠狠地挤压着她，她竟疼得失声叫了起来……

那10到15分钟，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她枕在雪白的枕头上，向后仰着头，眼睛半闭着，还有那口甜蜜的利齿……这情景总是使我想起什么。这种联想既荒唐又使人痛苦，又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其实现在这样想是不应该的，是不必要的。我越来越深情地也越来越不留情地挤压着她，留在她身上的青紫手指印越来越清晰……

她说（没睁开眼睛——我注意到了）："听人说，你昨天去见了大恩主？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这时，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很大。我饶有兴味地看着她的脸如何很快地变白、渐渐模糊起来，隐没了，只剩下一双眼睛。

我一一告诉了她。只有一件事，我瞒着没对她说，那就是大恩主最后讲的那些话，说他们需要我只是因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不，不对，我知道……

她的脸又慢慢显现出来了，就像一张照片在显影液里渐渐显现出来：脸颊、洁白的牙齿和嘴唇。她站了起来，走到衣柜上的镜子跟前。

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我倒了杯水想喝，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我把杯子放回桌上，问她："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件事吗？"

她从镜子里望着我。镜子里是一个尖刻嘲讽的吊梢黛眉三角形。她转过身来，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结果什么也没说。

她不必说。我知道。

和她告别吧。我挪动着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腿，把一把椅子碰翻了。它倒在地上，四脚朝天，像死了似的，就像她房间里的那把椅子。她的嘴唇冰冷。以前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那张床前的地板也这么冰冷。

她走后，我坐在地板上，低头看着她扔在地上的香烟。

我写不下去，我不愿再写了！

记事三十九

提要

结局。

所有这一切，就像抛进饱和液中最后一颗盐粒：它很快分解成一块块针状晶体，凝结了，凝固了。我明白一切都已决定——明天早上我要去护卫局，这等于自杀，但是，可能只有到那时我才能重生，因为只有死去才能重生。

每隔一秒，西边的天空就紧张地震颤几下。我的脑袋在发热，砰砰地敲击着。我就这样坐了一夜，直到早上7点才睡去，那时黑暗已经退去，天空开始泛出绿色，停栖着黑鸟的屋顶也慢慢显出了轮廓……

我醒来时，已经10点了（看来，今天铃声没有响过），桌上还有昨晚留下来的那杯水。我口渴至极，将它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出门。我需要尽快去做，越快越好。

天空——空荡荡的，一片蔚蓝，仿佛狂风暴雨把天空洗劫一空。阴影的边角很尖利，一切仿佛都是由秋天的蓝色空气剪裁出来的，薄薄的，你都不敢用手去碰，一碰，它就会碎成玻璃粉尘。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不能想，别想，别想，否则……

我没有想，甚至我可能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只不过是对外界的印象罢了。这里，马路上方不知从哪里伸展出一根根树枝，叶子有绿色的、琥珀色的、绛红色的；天空中，飞鸟和飞船交叉着飞来飞去；还有人们的脑袋和张开的嘴，挥动着树枝的手……可能，这一切都在呼喊、啼鸣、嗡嗡作响……

然后，一条条空荡荡的街，仿佛瘟疫肆虐后一样，杳无人迹。我

记得，我的脚绊到一个绵软得使人难受的东西，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我弯腰一看——是具尸体。它仰天躺着，像女人似的叉开两条弯曲的腿。他的脸……

我认出了他厚厚的黑人般的嘴唇，他的牙齿仿佛还在迸发出笑声。他紧眯着眼睛，仿佛还在对着我笑。只一秒的停留，我便跨过了他的躯体，赶紧跑开，因为我不能再耽搁，我需要把事情尽快做完，否则我会觉得自己会像超载的铁轨，发生断裂、坍塌……

幸好，护卫局那块金字招牌离我只有二十来步路。我在门口站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护卫局走廊里，是一列不见首尾的长蛇阵，号码们一个挨一个排着，手里拿着几张纸或者几本厚厚的本子。他们朝前慢慢地挪动一两步，过一会儿，又停住不动了。

我在队伍旁来回地蹿着，脑袋像奔马似的疾驰。我拽住他们的衣袖恳求他们，就像一个病人渴望得到一种虽带来剧痛但能药到病除的良药。

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妇女，腰束皮带，臀部两个半球明显地撅着。她不停地向四周扭动着这两个半球，仿佛她的眼睛长在半球上似的。她扑哧冲我笑出了声，说：“他肚子疼！你们带他去厕所，那边，右边第二个门……”

一阵哄笑声。听到这笑声，我觉得喉咙里堵住了，我要马上大喊大叫，再不然……再不然……

突然，背后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是一对透明的招风大耳，但它们不是常见的粉红色，而是红通通的；喉结上下移动着，眼看就要把薄薄的外皮顶破。

“您来这里干什么？”他问我，尖尖的芒刺很快向我刺了进来。

我抓住他不放手：“快些，去您的办公室吧！……我需要把一切

——马上就去吧！能向您报告，很好……虽然向您本人报告，可能很可怕，但这样很好，很好……”

他也认识她，而这使我更痛苦，但是，也许他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那时我们会一起去杀死她。在这最后的一秒，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记得，门底下卡住了一张纸。当门关上的时候，它在地板上蹭着。后来，房间里仿佛罩上了一个奇特的没有空气的大盖子，静悄悄的。如果他说一句话，哪怕只说一个字，一个无关紧要的字，我就会马上全都痛快地说出来。但是他缄默着。

我全身紧张得连耳朵都鸣响起来。我对他说（眼睛不敢正视他）：“我觉得，我一直恨她，从一开始就恨她。我心里有斗争……不过，不，不，您别信我说的，我本来可以，但我不能自拔，我愿意毁灭，这对我来说曾经是最珍贵的……也就是说，不是毁灭，是希望她……甚至现在，现在我全都知道了，可是现在我还……您知道，您知道吧，大恩主传我去见过他？”

“是的，知道。”

“但是，他对我说的话……您明白吗，他那番话仿佛从我脚底下抽走了地板，于是我和桌上所有的东西——稿纸、墨水——都……墨水洒了，所有东西都溅上了墨水……”

“还有什么，说吧！快点儿说！那里还有人等着。”

于是，我急急忙忙、颠三倒四地把所有的事——所有本子里记的事——都说了。我说起了那个真正的我，又说起了那个毛茸茸的我，说到她当时怎么谈起了我的手——对了，一切都是从那儿开的头。我还说，当时我不愿意履行义务，怎样欺骗了自己，她怎样给我弄了假证明，我又如何一天天地生锈腐蚀；还说到了地下长廊和大墙外的种种见闻……

我说得颠三倒四，像一团团乱麻，累得我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

出来了。他那两片双曲线的嘴唇上，挂着一丝讪笑，帮我补上了几句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我感激地点头称是……后来（不知怎的）已经由他替我说了，我只是听着，说："对，后来……对，正是这样，对，对！"

我觉得自己仿佛吸入了麻醉剂，从脖子根儿开始发凉。我讷讷地问道："为什么？您怎么得知这一切的呢……"

又一个讥诮的冷笑，没说话，嘴唇的双曲线弯得更厉害……后来，他说："告诉您您对我隐瞒了什么吧。您历数了大墙外见到的人，但有一个人您忘记了。您否认得了吗？您不记得在那里见过我一眼？对，您见到过我。"

哑场。

突然，我脑子里像掠过一道闪电似的一亮，我明白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原来他——他也是他们的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这里报告，以求完成伟绩。岂料这一切，乃至我整个人，我所忍受的痛苦，都是可笑的，就像古代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31]。亚伯拉罕浑身冒冷汗，已经举刀过头要杀死自己的儿子时，突然天上有声音喊道："何必这样！我不过开了个玩笑……"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嘴上越来越明显的双曲线的冷笑，两只手紧紧抵着桌子边沿，身体随着后面的软椅从桌旁慢慢地移开。然后，我猛地握紧双手，冲了出去，顾不得别人的喊叫，就跳下台阶，旁边闪过人们一张张张大的嘴，我慌张地逃跑了……

我不记得怎样跑到了地铁的公共厕所里。地面上，一切都在毁灭。历史上最伟大、最理智的文化在崩溃；而这里，不知是谁开的玩笑，一切照旧，都很美好。四壁亮堂堂，水声轻快地潺潺流淌，还有看不见的透明的音乐像水流一样流淌。但是只要想一想，这一切都在劫难逃，都将埋没于荒草丛中，只有神话才会提到它们……

我痛苦得大声呻吟起来。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深情地抚摸着我的肩

膀。

这是厕所里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人。他秃头的前额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抛物线，额头上是一道道字迹不清的皱纹。那里写的都是关于我的事。

“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他说，“但是您无论如何也应该冷静些，何必如此！这一切都会回来的，必定会回来的。只是我的新发现应该公之于世，这很重要。现在我第一个告诉您：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并不存在无穷大！”

我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真的，我告诉您，无穷大是不存在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物质的密度应该等于零。但我们都知道，它不是零，所以宇宙是有限的。它是球形的，它的半径的平方r_2等于平均密度乘以……所以我只需要计算出数值系数，那么……您明白吗，一切都是有限的、简单的、可以计算的。那时，我们在哲学上就胜利了，您明白吗？而您，我尊敬的朋友，您妨碍我把题最后演算完，您总在哼哼……”

我弄不清楚什么最使我感到吃惊：是他的发现，还是他对开创新时代坚定不移的态度？这时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和对数刻度表。我明白了，即使全世界毁灭了，对你们，我未知的亲爱的读者们，我也有责任把我的记事完整地保留下来。

我向他要了几张纸，在这些纸上记下了我最后的记事……

我已经准备结束记事，将它画上句号，就像古代人埋葬死者后在墓穴上插上十字架一样。但我手里的铅笔哆嗦了一下，从手指缝中掉了下去……

“您听我说，”我拽了拽他的衣袖，说，“您听我对您说嘛！您应该……应该回答我：您那个有限宇宙的最终极限在哪儿？再往远处又是什么呢？”

他没来得及回答，上面台阶上传来了脚步声……

记事四十

提要

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白天。天气晴朗。气压表760毫米。

难道这里的230页记事是我Д-503写的吗？难道过去我确实这样感受过，或者只是我自以为这些是我的感受？

这里是我的笔迹。下面还是同样的笔迹。但幸运的是，仅仅笔迹相同而已，没有什么梦呓，没有荒唐的隐喻，没有什么感情的流露，有的只是事实。因为我很健康，十分健康，绝对健康。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能大笑，因为我脑袋里的那根刺已被拔除，现在头脑很轻松，空荡荡的。确切地说，不是空荡荡的，而是没有任何妨碍我微笑的奇思异想（微笑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状态）。

事实如下：那天晚上，我那个发现宇宙有限论的邻居和我，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其他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讲演厅（讲演厅的号码是112，不知怎的，我觉得挺熟悉）。我们被捆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我，Д-503，第二次谒见大恩主，并对他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幸福的敌人的一切。为什么以前我会感到难以理解呢？真是莫名其妙。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过去我有病（有灵魂）。

同一天晚上，我和大恩主同桌而坐。这是我初次坐在气钟罩旁。一个女人被押了上来。她应该当着我的面招供。但这个女人坚决不开口，只是微笑着。我发现这个女人的牙齿雪白尖利，非常漂亮。

后来，她被押到气钟罩下。她的脸雪白，而眼睛黑黑的、大大

的，十分美丽。当开始从气钟罩里抽出空气时，她的头向后仰去，微微闭上了眼睛，紧紧咬着嘴唇——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她望着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刑椅的扶手；她望着我，直到眼睛完全闭上。然后，她被拖了出来。电极很快使她苏醒，然后她又被送进气钟罩。这样反复了三次，但是她始终不吐露一个字。和这个女人一起押来的人比她老实些。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招供了。明天，他们都要被送上大恩主的死刑机，处以极刑。

已经不能再拖延了：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到处是哭喊声、尸体和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第40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1]原文“Интегрaл”，原义为“积分”，转义为“一统”“整体”，故可译为“积分”号宇宙飞船或“一统”号宇宙飞船，表示对星球进行一统化、整体化的征服。

[2]可能源自古代的“Uniform”。——原注

[3]泰勒（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曾创造泰勒制工业管理制度。其要点是，仔细观察每一名工人劳动，尽量减少其在操作中浪费的时间和多余的动作，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4]这是一个播音机器人。

[5]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6]麦克劳林（1689—1746），苏格兰数学家，著有数学分析、曲线理论和力学等方面著作。麦克劳林公式是一种积分公式。

[7]毕达哥拉斯的短裤，是学生对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谑称，因为把定理画出来很像一条短裤。

[8]夫琅禾费（1787—1826），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观测太阳光谱中的576条吸收线，并做了系统研究。这些吸收线被称为“夫琅禾费谱线”。

[9]拉丁语，意为“原文如此”（置放于括号内，表示前面的字或叙述，纵然不妥，但仍照原文引用）。

[10]拉丁语，通常用于表示“所以嘛”，带有较强的诙谐语气。

[11]这个词至今仍用作文学比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化学成分。——原注

[12]拉丁语，意为《性法典》。

[13]是机器人。

[14]拉丁语，意为“比值、比率”。

[15]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古代人的神学课，而是指大一统王国的法律。——原注（俄语中，神学课教师与法学课教师是同词异义。——译注）

[16]这些鲜花当然是从植物博物馆搬来的。我个人并不觉得花美。凡属于野蛮世界的东西，早已被赶到绿色大墙外面，它们都不美。只有理性的、有益的东西才最美的，例如，机器、靴子、公式、食物等。——原注

[17]指窃听器中的膜片。

[18]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想象中的神奇、富庶的国家——黄金

国。

[19]拉丁语，意为“所以”。

[20]拉丁语，这里指归谬法。

[21]拉丁语，意为“智人”。

[22]《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的简称。

[23]应该说，我只是在经过好多天之后，经历了那几天充满意外的怪异的事件之后，才了解了他微笑的确切含义。——原注

[24]熵，是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物理量。熵取极大值时，热量达到最终的平衡状态，能量差别趋向于零，最终归于永恒的死寂（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25]根据柏拉图作品中的古希腊传说记载，亚特兰蒂斯是直布罗陀海峡西大西洋上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

[26]瓦罗里（1543—1575），意大利解剖学家。

[27]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

[28]《圣经》故事中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

[29]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帮助英雄们战斗，并将阵亡将士的灵魂引入瓦尔哈拉大殿。

[30]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发生在守时戒律表制订后的第三世纪。——原注

[31]故事中，耶和华想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是否忠诚，便吩咐亚伯拉罕把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把以撒绑起来，然后举起尖刀朝以撒砍去。上帝让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上帝因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吩咐肯献出自己的独生子为燔祭，对亚伯拉罕表示称赞和祝福。